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 第十四期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二十六年二月一日重訂

站名	下行車	1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41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71次 平津客車 三等慢車	305次 平浦特快 膳臥各等	21次 快車 膳車各等	23次 平唐特快 膳車各等	4次 平津特快 膳車各等	301次 平滬特快 膳臥各等	401次 平津客貨 平滬通貨	3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73次 津唐客貨 三等慢車	75次 唐楡客貨 三等慢車	43次 唐楡慢車 各等
北平前門	開	6·00	6·30	6·45	8·00	10·00	13·00	16·00	18·00	20·15	21·00			
永定門	開		6·48	7·27			13·16			21·28				
豐台	開	6·23	7·03	8·40	8·26	10·26	13·32		18·25	23·00	21·26			
黃村	開		7·26	9·46			13·50			24·00	21·45			
郎房	開		8·16	12·40	9·20	11·25	14·39			1·35	22·33			
落垡	開		8·35	13·34			14·55			2·28	22·50			
楊村	開		9·03	14·58	9·59	12·05	15·23			3·37	23·12			
天津總站	開	8·02	9·39	16·46	10·24	12·32	15·57	17·53	20·16	4·53	23·38			
天津東站	到	8·10	9·48	17·03	10·32	12·40	16·05	18·00	20·25	5·10	23·47			
	開	8·20	10·00	停	11·05	12·55	16·20	停	20·50		24·00	7·10		
塘沽	開	9·14	11·03		開	13·58	17·28		開		1·04	10·00		
蘆台	開	10·07	12·29		往	15·06	18·33		往		2·09	12·52		
胥各莊	開		12·59		浦	15·50	19·26		上		2·57	15·17		
唐山	到	10·59	13·12		口	16·03	19·40		海		3·10	15·40		
	開	11·02	13·17			16·08	停				3·15	停	5·30	7·30
開平	開	11·13	13·31			16·19							6·10	7·45
古冶	開	11·37	14·04			16·44					4·02		7·20	8·14
灤縣	開	12·09	14·56			17·18					4·53		9·45	9·07
昌黎	開	12·50	15·58			18·07					5·58		12·58	10·10
留守營	開		16·21			18·26					6·23		13·51	10·34
北戴河	開	13·23	16·41			18·44					6·46		14·38	10·54
秦皇島	開	13·42	17·08			19·07					7·16		15·48	11·23
山海關	到	14·00	17·30			19·25					7·40		16·25	11·45
	開	14·35									8·20			
瀋陽(南滿站	到	21·40	·								15·35			

站名	上行車	22次 快車 膳車各等	6次 津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2次 滬平快車 膳臥各等	72次 津平客車 三等慢車	42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4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24次 唐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6次 浦平特快 膳臥各等	2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402次 津平客貨 滬平通貨	74次 唐津客車 三等慢車	76次 楡唐客貨 三等慢車	44次 楡唐慢車 各等
北平前門	到	9·50	11·30	13·55	16·46	17·30	18·30	21·12	23·00	23·20	2·40			
永定門	開	9·35			16·13	17·13	18·15				2·13			
豐台	開	9·22		13·31	15·35	17·00	18·00	20·44	22·35	22·58	1·35			
黃村	開	9·03			13·51	16·33	17·41				0·08			
郎房	開	8·16			10·40	15·41	17·06	19·42	21·36		22·28			
落垡	開	8·01			9·36	15·21	16·43	19·32			20·48			
楊村	開	7·39			8·10	14·53	16·21	19·07			19·53			
天津總站	開	7·12	9·38	11·40	6·15	14·20	15·56	18·41	20·39	21·15	18·10			
天津東站	開	7·00	9·30	11·30	5·40	14·05	15·45	18·30	20·30	21·05	17·10	停		
	到	6·45		11·00		13·55	15·30	18·18	20·00	20·55		12·12		
塘沽	開	5·44		自		12·52	14·36	17·20	自	20·04		10·35		
蘆台	開	4·41		上		11·42	13·41	16·12	浦	19·09		7·55		
胥各莊	開	3·45		海		10·48	12·57	15·15	口			6·05		
唐山	開	3·30		開		10·30	12·43	15·00	開	18·15		5·00	停	停
	到	3·25		來		10·25	12·38		來	18·1			22·35	17·15
開平	開					10·12	12·27			18·02			22·13	17·02
古冶	開	2·49				9·45	12·07			17·45			21·18	16·36
灤縣	開	1·52				8·45	11·20			17·04			18·22	15·43
昌黎	開	0·51				7·40	10·30			16·23			14·54	14·41
留守營	開	0·21				7·12	10·05						13·39	14·13
北戴河	開	0·02				6·54	9·50			15·53			12·57	13·56
秦皇島	開	23·29				6·25	9·23			15·30			11·30	13·27
山海關	開	23·00				6·00	9·00			15·10			10·25	13·00
	到						8·15			14·30				
瀋陽(南滿站	開						23·10			7·20				

北戴河海濱支綫

85次	87次	91次	93次	95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86次	88次	9次	94次	96次
7·00	9·50	13·30	16·00	18·50	開	北戴河	到	6·35	9·30	13·10	15·35	18·35
7·20	10·10	13·50	16·20	19·10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6·15	9·10	12·50	15·15	18·15

通縣支綫

501次 輕油車	503次 輕油車	81次 客貨車	505次 輕油車	507次 輕油車	53次 客車	509次 輕油車	55次 客車	511次 輕油車	513次 輕油車	83次 客貨車	下行	站名	上行	502次 輕油車	504次 輕油車	82次 客貨車	506次 輕油車	508次 輕油車	54次 客車	510次 輕油車	56次 客車	512次 輕油車	514次 輕油車	84次 客貨車
7·30	8·30	9·30	10·45	11·15	12·50	14·00	15·30	16·30	7·50	18·40	開	北平前門	到	9·15	10·25	12·10	12·40	13·40	14·48	15·29	17·20	18·37	20·05	21·25
7·35	8·35	9·38	10·50	11·20	12·56	14·05	15·36	16·35	17·55	18·48	到	東便門	開	9·10	10·20	12·02	12·35	13·35	14·40	15·24	17·14	18·32	20·00	21·17
7·36	8·36	9·40	19·51	11·21	12·57	14·06	15·39	16·36	7·56	18·59	開		到	9·09	10·18	12·00	12·34	13·33	14·40	15·23	17·1	18·30	19·58	21·15
7·52	8·52	9·59	11·07	11·37	13·14	14·22	15·56	16·53	18·12	19·09	到	雙橋	開	8·53	10·02	11·41	12·18	13·17	14·23	15·07	16·55	18·13	19·42	20·56
7·53	8·53	10·02	11·08	11·40	13·17	14·23	15·57	16·55	8·3	19·11	開		到	8·51	10·01	11·39	12·6	13·16	14·20	15·06	16·54	18·11	19·41	20·54
8·03	9·03	10·16	11·18	11·50	13·30	14·33	16·09	17·05	18·23	19·25	到	通縣南	開	8·41	9·51	11·25	12·06	13·06	14·07	14·56	16·42	18·01	19·31	20·40
8·05	9·05	10·23	11·20	11·52	13·32	14·35	16·10	17·07	18·25	19·33	開		到	8·40	9·50	11·17	12·05	13·05	14·06	14·55	16·41	18·00	19·30	20·32
8·10	9·10	10·30	11·25	11·57	13·38	14·40	16·16	17·12	18·30	19·40	到	通縣東	開	8·35	9·45	11·10	12·00	13·00	14·00	14·50	16·35	17·55	19·25	20·25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SHANGHAI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十四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四月十二日出版

外論介紹

國際新語

論評選輯

文藝


人造自來血
血液盛衰，關乎身體之強弱，故強身之道，補血爲先，人造自來血含有添生新血原素，功效止進，藥性和平，凡服過者類能道之，非一般標新炫異之投機藥品所可及。
五洲藥房發行
BLOOD TONIC

國內時事

⇩林主席抵粵下車時攝左爲香翰屏

⇧孔祥熙陳紹寬赴英參加英王加冕典禮登輪時情形

⇦孔祥熙（右）陳紹寬（左）



⇨第二屆全國美展會場一角

⇧政局要人1何其鞏2劉峙3韓復榘4錢大鈞5朱家驊6蔣伯誠7宋谷愚8葛光庭在杭州合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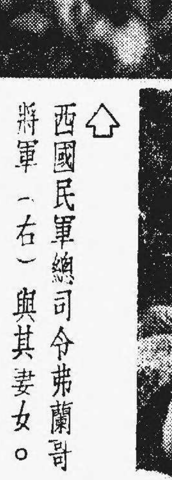
⇦史丹法尼（左第二人）在杭謁蔣委員長後留影

⇩實業部長吳鼎昌（中）飛川過漢時留影









西國民軍總司令弗蘭哥將軍（右）與其妻女。



防守西班牙京城政府軍總司令米阿雅將軍 Miaja

通過薩拉曼加之西國民軍軍隊，該軍在西班牙軍隊中服裝之整齊，首屈一指。

塔將軍死難前之一瞬。



印度拉荷爾市舉行省議會選舉情形





運抵羅馬之亞國聖城阿克森之紀念尖塔。



內外政局

本週中央政局小有變動。蔣委員長因政躬迄未完全康復，呈請中央續假兩月，並請以外交部長王寵惠博士代長行政院。事經四月一日中常會通過，蔣委員長三日即由滬飛返奉化珂里休養。王代院長六日到院視事主持院議，此局純係暫代，除秘書長以魏道明代理外，其他都未更動。

地方政局，四川劉湘與中央已完全融洽，誤會冰釋。今後除宜昌至重慶，重慶至貴州，中央軍仍維原狀外，重慶附近川軍數目，已有減縮。關於訓練民衆等事，中央已容納劉湘意見辦理，以前糾紛，根本將失存在。西北方面朱紹良主甘，尚未就職，陝西善後亦待完成，惟陝北中央化之交涉，大有進步，不久可望揭露。東北軍僅何柱國騎兵師還未開出，他部已全數離開陝甘。惟于學忠駐皖名義，既未發表，安徽主席亦迄未任命，雖有劉尚清之說，久久遲未揭曉。東北流亡，利害關切，羣望政府迅定辦法，安頓東北軍民云。

沈鈞儒等一案

沈鈞儒章乃器等六人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爲救國聯合會案在滬被捕解蘇。不久之後，本有准予保釋之說。因爲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有該會分子活動，而張學良等通電，又爲沈章呼籲，轉使該案大受影響。陝事解決，沈等宜可無事，且法院一再延長羈押期間，至四月三日已屆最後期日，許多人期待他們可以恢復自由，想不到是日突由蘇州高等法院檢察處對沈等提起公訴，謂其組織團體，危害民國，宣傳違反三民主義之主義，有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之嫌疑。至少出獄之望失敗，訟事又得延長。此事在法官方面自有苦衷，但根本上當不致成立重罪，祗不過拖延時日，叫被告感受痛苦而已。

日議會解散

日本第七十屆議會本定三月三十一日閉會，想不到在閉會數小時前遽被政府解散。

日本林內閣乃是軍部的出張所，軍部與既成政黨積不相能，林內閣對於政黨當然沒有好感。政黨這次對於政府提案，如預算案等，初不敢作梗，惟爲抵制政府厳厲取締選舉起見，曾經提出選法改正案，以便競選，政府意不謂然，以致衆院雖經通過，貴族院竟予擱置。政黨乃藉承認該案爲通過政府其他要案之交換條件，而政府不受挾持，遂爾翻臉，毅然決然，下令解散。

按人望說，日本國民固然不贊成軍部，却也決不同情政黨，所以要以總選舉訴之民衆，恐怕不易得到眞正結果，況且日本政治，久與民意隔離，任何政黨都沒有民主因素，因

此無論選舉情形如何，軍部主掌的中心政權，一時斷乎推翻不了，終局衹有議會屈服，這是可以預言的。（一記者）

歐洲和平醞釀

本週世界糖業會議在倫敦開會，美代表台維斯氏出席參加，據美國電訊社傳出消息，稱台氏將與英樞密大臣麥克唐納，討論國際和平的計畫。一時英美法比合作的空氣，頓見濃厚。溯自今年一月杪英商相倫錫曼赴美，與美總統羅斯福晤談後，即有戰債問題將設法解決之說。由此可見英美合作，已有見端。他如坎督赴華盛頓討論和平問題，亦引起世人的注意。

但據一般常識的判斷，歐洲國家如盼望美國放棄他的傳統孤立政策而過問歐洲問題，那是極少實現的可能的。如美國新中立案之成立，目的即在避免牽入國際危機的漩渦，我們由此，即可判明美國一般的風向。即軍縮與經濟會議的召集，目前似亦不至有所主張。現在美國的內政，如最高法庭的改革問題等，正迫切的要求羅斯福去悉心應付，所以一切國際活動，在短期內恐難顧到。大概此次英美等國談判的最大結果，至多對於低減關稅的障碍與經濟提携各項，能獲得某種妥協。至於對和平醞釀云云，我們不應存甚麼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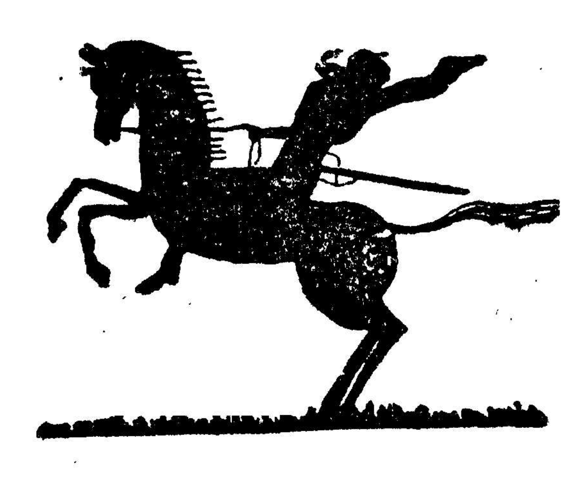
德蘇關係稍弛

自從德日防共協定成立以來，德蘇關係時呈緊張之象。據本週波蘭政界人士的觀察，以為德蘇兩國未來的關係，頗有弛緩的展望，原因在於經濟的理由，他們並舉親俄派的魯登道夫與希忒拉和好一事為証，所言不無相當可能性。

蘇俄的第二五年計畫，預定今冬即可完成，蘇俄的勢力將愈不可侮，如果德國對蘇能採取弛緩的態度，實為兩利之道。最近蘇俄境內，頗有種種不安的消息傳出，這一點也很可注意。

中歐形勢

本週小協約國在南國首都開會，會後發表公報，聲明三國態度的一致。在義南協定成立之後，這聲明至少可以表示小協約在外表上，仍能團結，這是很有意義的。小協約和巴爾幹國家的關係，現頗有接近的傾向，義大利對此自可躊躇滿志。不過義奧之間，邦交却顯呈冷淡狀態，奧復辟派現正叫囂隳突，奧揆訪義之期，又一再展緩。綜觀一切，可見目前中歐的形勢，仍在動盪之中，不容世人樂觀。（秦）



論遠東新均勢

李祥麟

一

根據時代的教訓，我們証明了國際和平的維持，僅僅運用外交是不足靠的，條約的規定也常被看作廢紙，可靠的惟有實力。世界大戰以後，和平機構的成立，已應有盡有，如國際聯盟，國際司法裁判，安全保障，非戰公約，不侵犯條約，軍備縮小會議等，凡此一切，對於世界的和平，雖不無相當貢獻，但就現在的世勢看來，單靠這些來維持和平，是不中用的。追根究底，是力的問題，和平的破壞固由於力，和平的招來也未嘗不憑藉着力。英國對於維持歐洲和平，所以能佔極重要的地位，就是因為英國是維持歐洲均衡的最重要勢力。均勢局面穩固，和平才能够維持，歐洲如此，遠東當非例外。

二

就歷史上看，過去遠東均勢的變化，給我們不少的教訓，在這裏有略述之必要。

從鴉片戰爭起，到中日戰爭止，這一階段的遠東國際形勢，是無均勢可言的。那時的遠東是歐美諸國，尤其是歐洲諸強國的遠東。中國正同英，美，法，俄諸國成立不平等條約，在受壓迫之下，承認他們的權利要求，所謂南京條約，望厦條約，天津條約，南京條約，芝罘條約，就在這時期成立。日本自從美國的潘雷海軍大將率領黑船，强迫通商訂約以來，也先後和美英法俄諸國成立不平等條約，所以那時的遠東，完全在歐美勢力之下，而歐美諸國因為都有强迫開門通商的要求，步調也相當一致。遠東國際政治，可以說以歐美諸國為軸心。

從中日戰爭，到日俄戰爭這一階段，日本雖然因為戰勝中國的結果，取消不平等條約，得到平等獨立國家的資格，中日間成立了不平等條約，日本也得參加分享中國權利的一份，然而因為日本所戰敗的是中國，是遠東的國家，而不是歐洲國家，所以首先碰了一個三國干涉的大釘子，日本的鋒鋩大受挫折，在遠東國際關係中幷沒得到重要的發言權。所以這時的遠東仍以歐美諸國為主。前此中國既敗於英，又敗於英法，已經是常敗的國家。所以中日戰後主張瓜分中國最

猛烈的是俄德法英等國，而不是日本。

日俄戰後，因爲日本所戰勝的是俄國，而俄國不但是歐洲國家之一，而且是個强國。其戰勝所得，如併吞朝鮮，攫取遼東，儼然在亞洲大陸異軍獨起，所以從這時候起，日本才變成一個亞陸競爭的主角，在遠東國際政局中才眞正得到有力發言權的地位。倘若遠東沒有過去歐美勢力的存在，當時日本對中國，滿可爲所欲爲，中國决不能當其鋒銳。然而事實上日俄戰後，日本對中國却不無相當的客氣，其理由不外遠東均勢局面的形成。所以從日俄戰爭到世界大戰這時期，是遠東均勢第一次形成的時期。

這時期均勢的主要特徵，就是各國都異口同音主張保持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工商業機會均等的兩大原則，如日法協約，日美協約，第二次日英同盟，日俄協約，英法協定，都千篇一律有這兩大原則的規定。然而這種均勢局面維持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因世界大戰發生，而被破壞。

大戰以後，和平空氣充滿世界，歐美諸國又重復有力顧及遠東，日本對華的政策，也復歸協調，於是有華盛頓會議的召集，而保障中國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以及商工業機會均等的九國公約得以成立，中國地位一時又歸於穩定。然而這種均勢局面又維持了不出十年，便有九一八事變的爆發，遠東均勢，破壞無餘。

三

就遠東均勢的立場看，九一八事變是一個重大關鍵。九一八事件發生後，中國與日本之爭不消說是主權與領土的鬬爭。而歐美諸國與日本之爭，是均勢挽回的鬬爭。同時就日本方面說，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能否獨霸東亞的試驗，也就是日本的力量能否打破均勢，排斥第三國干涉的試驗。各國代表爲東省事件在國際聯盟的苦戰，可以解釋包含着這許多意義。可是結果因爲聯盟的無力，英美的躊躇，以及中國的無力抵抗，日本事實上得到了勝利以後（法律上又當別論），遂發生所謂東洋門羅主義的自信，即東洋事日本要完全作主，別國無置喙之餘地。於是遂一反其協調政策，而愈趨積極。其重要的表現，如退出國聯，廢棄海約，退出倫敦海縮會議。俄國不侵犯條約的提議被拒絕了，英國合作的希望被排斥了，日本遂想執東洋之牛耳。

然而日本這種行動，在國際間發生重大的反應。第一個反應不消說就是中國本身。中國雖是古國大國，可是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並沒有明瞭意識到自己所生活的社會是一個家，退一步說就是知道中國是一個國家，也只能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天朝，當然對於國家談不到愛。鴉片戰後，雖知道中國以外還有比中國更强的國，然而那時民權不發達，仍不發生愛國的意識。中華民國成立後，人民的意識隨之高漲。可是眞正發現國家與國民的密切關係，國家的危機須全體國民挽救，救國是全體國民的責任，是在九一八事變以後。這一個覺醒發生了巨大的力量，這力量在遠東國際均勢上，佔一個重要的地位。「睡獅」之稱，到現在才得到實證。中國人只要覺醒，其猛威是不可限量的。

第二個反應就是亞洲國之一的俄國。一九三一年左右的俄國，和現在的俄國相比，不禁有隔世之感。吾人可以指出兩個重要點來說。第一，俄國那時在國際上的地位，完全是不利的，資本主義國家都以白眼相視，對俄沒有一點好感。但自從俄國採取與資本主義國妥協政策後，不但其國際地位大爲改善，而且加入國際聯盟，成爲資本主義國際團體的一員。其現在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威信，已儼如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在國際上所享的優越地位。第二，九一八事變當時，俄國正努力五年計畫的實行，無暇對外，且西伯利亞完全是一種無防備的狀態，所以對中日事件也只能袖手旁觀。然而時至今日，形勢是全變了，西伯利亞屯積了三十萬大軍，戰車，坦克，飛機，潛水艇已應有盡有。西伯利亞鐵路的雙軌已經完成，西伯利亞的工業化在加速度的實行，一旦東方有警，西伯利亞可以獨立作戰，不必仰給於歐俄。不消說這種情形的變化，在遠東均勢上已發生重大作用。

第三就是英美等國的反應。九一八事變當時，英美兩國因受大恐慌的襲擊，政治經濟遇到空前的危機。我們在史汀生遠東之危機一書中，可以看到當時胡佛總統如何爲經濟問題所惱，而無暇顧及遠東的事態。不過美國一面因爲沒有歐洲問題牽掣，一面他在中國的利益遠不如英國之大，所以能够保持其强硬的態度，不必討好於日本。英國則不然，自從九一八事變後，百方設法和日本妥協，以緩和日本的對華政策，到李滋羅斯僕僕於東京和南京時，這種希望可以說達到最高潮，然而李氏除碰了幾次釘子而外，毫無所得。英國和日本妥協不可能的認識，從這時起，才決定了。

另一方面，英美兩國的經濟狀況，到一九三四年左右，已從經濟恐慌中脫出，日趨穩固。現在他們支出龐大的預算，開始建艦競爭，只就建艦一項來說，英國發表了五年計畫的大擴張案，總經費六萬萬鎊，計畫中所要建造的主力艦，航空母艦，以及其他補助艦，合計八十隻。美國明年度的建艦預算定五萬萬金圓，計建造補助艦七十隻。此外英美兩國在太平洋海軍根據地的建設，航空路的開拓，都已着着成功。荷蘭爲保護東印度起見，也在拚命的擴充軍備，其他如紐西蘭，澳洲，菲列賓都在積極的準備。凡此一切，毫無疑義的，都有造成遠東均勢的傾向。

四

由以上的敘述，遠東在客觀上，似已步入均勢的局面，決沒有獨霸的可能。然而遠東國家，尤其是日本，是否認識這種局面？據我們的觀察，岡田內閣的末期不消說，整個的廣田內閣期內，決沒有這種認識。因此一切遠東事件，都與日本的估量相反，都出乎日本當局意料之外。舉其犖犖大者，如中國幣制改革問題，日本全國報紙都以極悲觀的論調下了斷案，然而事實如何？俄國竟能拒絕交涉成功的漁業條約的簽字；英國竟能不顧日本，單獨借款給中國。南京交涉如何？綏遠事件如何？幾乎沒有一件不是意外的。到這時候，日本才多少感到國際上的孤立，而想用外交的方法打開這種難局。平心而論，日本若果想脫出孤立，首先應該調整國交

的國家，不消說是中英俄美諸國，不過這些國家，不但不能贊同日本實行積極政策，而且必須日本放棄其積極政策，始有調整國交的可能。在這裏，日本的外交動向便值得注意，即日英協商乎？日德協商乎？結果日本所走的，仍是積極的一條路，就是和高唱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德國，成立了協定。這樣一個積極方向的表示，無怪消息傳來，各國輿論沸騰。日本的國際關係也更加上了一層險惡，俄國便馬上來一個反擊，拒絕漁業條約的簽字，弄得日外相有田束手無策。所以在廣田內閣的末期，第七十次議會開會之前，日本各方面一致抨擊有田外交。有田外交是否失敗，是另一個問題，至於廣田內閣沒有認識到遠東均勢這一點，是可以斷言的，同時我們也可以解釋，廣田內閣的崩潰，其最大原因，是由於時局認識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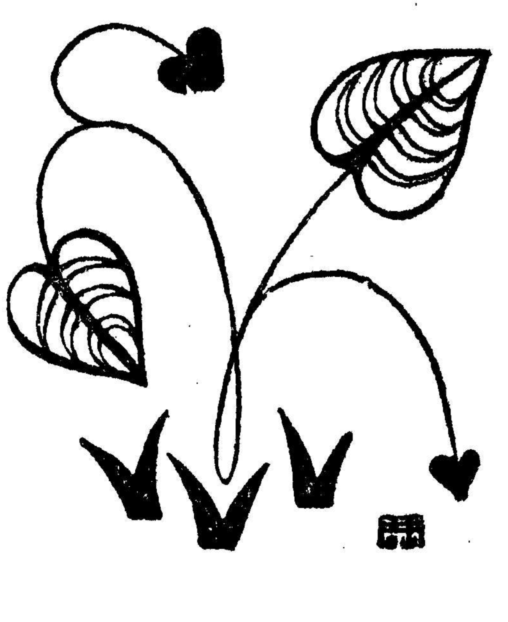
廣田內閣總辭職後，林內閣成立，駐法大使佐藤就外相任。佐藤三十年來，一向在外國渡着外交官的生活，他對於世界大勢，遠東時局的認識，也許更清楚些。綜合他在貴衆兩院的演說，可以得一個結論，即是：第一，他認為日本國際關係的總關鍵，是落在中日兩國的關係上，中日問題得到解決，中日國交得到調整，其他一切對俄，對英，對美問題皆可迎刃而解；第二，他認為中日問題應在平等的立場上解決，不可存優越感，而交涉時又應顧及對方，不可一意孤行；第三，戰爭的危機是否存在，應以日本為斷，日本要想避免這種危機，隨時可以避免。

佐藤這種率直的意見表示，雖在貴衆兩院都惹起一場風波，可是這種對時局的認識，確乎比廣田進步。至於此後的具體交涉如何，吾人不敢臆斷，只就這種意見本身來說，是值得佩服的。此外，吾人還不可忘記，今年是太平洋無條約的時期的第一年，日俄漁業條約正待磋商，而中國更需要再認識，所以佐藤外交的確是時代的要求，同時也是時代的反映。

五

最後，我們應該認識在過去均勢中所得到的教訓。過去遠東均勢的維持，完全靠中國以外的國家的力量，換句話說是列強間的力的關係，而與中國無關，所以中國本身是被動，只能憑命運擺弄。過去的中國既然建築在列強均勢的一點上，所以其主權，其領土，須要列強來保障，這是何等危險屈辱的事！然而這次的均勢，情形似乎是不同了，中國將要變成均勢中的一個主要因子，也將變成均勢中的一支生力軍，這現象過去是沒有的，也是這次均勢與過去不同的主要點。就過去的歷史看，均勢主義的反映，再沒有比中國敏感的了。在目前這種風雲變幻的世界裏，誰也不敢確保能維持這種均勢局面。中國應把握住這稍縱即逝的時機，對外解決急切需要解決的懸案，對內努力建設復興，在均勢中能發揮她的偉大力量。

（一九三七，三，二九、於東京。）



南方青年的回響

張若範

不要太樂觀了

最近王芸生先生給北方青年寫了第四次的信，發表在國聞周報第十四卷第十一期上。這封信比以前幾封信格外深刻，格外懇切，我們敢說，凡是把身心交給這個民族的青年看了沒有會不受感動的，沒有會不從靈魂深處感到一股充滿希望的快樂的。他的信雖是爲北方青年寫的，其實何嘗不也是爲了全國的青年！我們不在北方，但是我們再三的拜讀之後，自信也有說幾句話的義務和權利。

我們說王先生的信使你感到衷心的歡悅，這還得加一句「但書」，就是你不能想得太多。想得太多了，一陣無名的刻骨的悲痛就馬上重又佔領了你。當王先生寫他的信時，他的腦海中正像給金光萬道的朝陽照耀着，他眼前展開的是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北伐時代的偉大莊嚴的氣象，但是他要過一天我們現在所過的生活看！只要一天！他就曉得全不是那麼回事。在學校裏上自校長下至學生，報銷主義代替了教育大計，黨派糾紛代替了民族的和同胞的骨肉之情。而我們所敬畏所馨香禱祝的當局呢，他們却正如大公報二十四日社評所說，以爲統一救國就是維持現狀——恕我們幼稚，也許比現狀還更不能寬容哪！王先生責備我們，說我們近來似乎有些消沈了，我們虛心接受這個責備。但是，請全民族聽一聽我們的絕望的呼號吧，我們不消沈又待怎的？還不又是動輒得咎？三中全會的決議和蔣委員長的談話，這些珍珠似的雨露哪里去了，哪一天才能灑到我們這一代青年的身上來呀！

癥結在那里

癥結在哪里？主要的癥結當然不在整個的政局，不在最高的領袖，平心而論，也不在我們無拳無勇的青年，而在中間。說得具體些，就在於各個學校當局地方行政當局和各個黨派的二三流幹部。他們上不能領會民族大局的動向，高級領袖的懷抱，下不能體會全國青年的痛苦和心理的危機。就在最近，絕對多數的學校還是唯恐學生不是一盤散沙，不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拿了文憑見鬼去。就在最近，絕對多數的教育行政機關還是唯恐學生染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按照牠們本來的眞義）的毒，不但不肯獎勵學生唱愛國的歌成立民主的學生會，和做喚醒民衆的工作，而且當學生自動的做了，還要派偵探來保護他們。前幾天河南大學的校長在紀念週上講演道：

若干年來，中國大學內部最大而最糾紛的問題，就是學生思想的分歧。所謂思想當然是指對於政治的見解。學界對於政治有所主張，由來已久，如宋太學生上書論政，明東林學子之評論政事，以及清末學生之參加革命，民國以來之五四運動等，都是學生積極表示政見的史實。最近幾年各大學雖然較爲安定，但是學生政治思想之激動，以及因思想而引起的糾紛，還是很多很多。因此關心教育的人，就常常研究學生關心政治，究竟影響如何！有的人以爲學生不必問政，求學的時代，只應虛心研究，以作將來準備。他們這種主張自有他們的理由，譬如去年本人在南京遇到某某戲劇學校的當局，他說將來很希望

能介紹一位戲劇學校畢業生，到河大提倡戲劇，並說「學生愛好戲劇總比較政治好些」。我當時很考慮他這句話很久不能下肯定的回覆。又如在美國有一次遇到一位教授從美國各地游歷歸來，問他所得的印象如何？他說：「全國極不景氣，人民窮困得很！」但他又說：「這不關係我們的事，用不着我們負責」！當時聽到他這種說法，心裏頗爲驚奇，到現在還不能下句肯定的評語。……我以爲大學生關心政治，利益如何是另一問題，但事實上無可避免，尤其是國難當頭的期間，更是情難自禁。……這個問題關鍵所在，是看當時政府和社會對于國事表現如何；同時也要看學生對于國事的了解如何。譬如年前綏遠抗戰，政府和社會一般人的行動都是一致的，學生的見解也是如此，於是出而協助政府，捐款勞軍，担任救護。在這種情形之下，各方意見調協，行動一致，學生愛國行爲，只見其益，而絲毫無有流弊。不過這種調協的情況，只是最近才有，只有在最近大家對于國事才有較爲統一的見解，這種情況在大學教育環境上可以說是極好的現象。

……

眞的，這是一種極好的現象！我們正不必追問到底是誰統一了誰，我們只願這個極好的環境能够產生極好的效果。但是試問如今負教育之責的長輩，有幾個是河南大學的校長，有幾個不是某某戲劇學校的當局和那位美國教授呢？

長輩們即使有些暮氣和惰性，倒還罷了，青年們自己的不振才眞最令人寒心。照例各個學校的學生活動，多數是些有政治信仰的朋友們領頭的，不幸這些朋友們不少是爲黨派而黨派，爲領導而領導，於是爲打架而打架，爲空談而空談。有兩句成語可以把他們描寫得最好：一是無的放矢，二是望梅止渴。譬如有個某某學校，一向是風平浪靜的裏面的優秀學生辦了刊物，旁的材料沒有，開口閉口就是抄襲鄭學稼薛農山兩位先生的文章來痛罵人民陣線，人民陣線在什麼地方他們就管不着了。這是一方面。又有個某某學校，這個例子是齊思和先生舉的，學生要求實行國難教育，結果是開了一班國防化學的課程，開到末了學生都跑光了，只賸下兩三個助敎。這是另一方面。老實說，這些在黑暗面還算是最光明的。用這樣的領袖，我們以爲，無論什麼黨派也不能够眞正的挽救民族，團結青年；青年只有向他們搖搖手，說一聲再會！

我們需要一種新運動

無論如何，我們是相信王先生的話的：「我們現在只有覺得更奮發的，自然不該消沈；我們現在只有更積極的，自然不該失望。」我們也同意王先生的那位北平朋友的話，承認青年界將有一種新運動發生。但是要發生這種新運動，除掉青年自身無倚無傍的奮發努力以外，還需要幾個準備條件。我們希望全國國民能够共同促進這幾個準備條件的實現。

第一，我們以爲中央地方的黨政教育當局和各校師長都應該領導學生，至少是允許學生，普遍的由全體的選舉而產生學生自治會。國民黨獲得政權是得到學生組織學生運動的帮助的，對於這一點尤其不能遲疑。學生沒有學生會，要反對政府是更容易點，要擁護政府却是困難和軟弱極了。爲什麼在黨治下的南方學生援綏運動比北平差的遠遠？爲什麼好幾個目光遠大的地方當局要組織各市學聯和全省學聯？這是想一想誰亦明白的。

第二，我們以爲中央地方的黨政教育當局和各校師長都應該指導學生，至少是允許學生，普遍的受一種眞正合於國防需要的教育。我們承認人人具有愛國心，但是要堅定一個人的愛國過於一切的熱情，充實一個人在戰時平時都能應付自如的智識能力，現在的學校教育實在是萬分不够。就以軍事教育而論，牠不但不能和其他的教育內容打成一片，就是本身也太重形式，太重所謂絕對服從的精神訓練，從小學教到大學，依然培養不出有獨立人格和實地作戰常識的國民來。這種教育如不加以積極的調整，和全民族總動員的目標就决不會能够合拍。

第三，我們以爲中央地方的黨政教育當局和各校師長都應該指導學生，至少是允許學生，普遍的從事喚醒民衆的工作。喚醒民衆在目前仍舊是一件主要的工作，這個工作不要學生做並不見有更適當更熱心的人做，而學生做了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學生接近了民衆，可以眞正了解中國民族社會的眞相，可以活用他們所學習的知能，可以提高他們對人民對國家的愛情和責任心，並且還可以減低他們生活的奢望，不至到處唱畢業即失業的老調。如果全國的學生都能够深入民間，中國民族要成爲鋼骨水泥一樣的鞏固，日子就快了。

具備了這些條件，我們相信全國青年自然可以勝任愉快死而後已的進行和完成一種新運動，這就是上下一心，團結建國。



論中國教育的改革

——讀了胡先驌先生之「改革中國教育之意見」以後——

吳自强

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九期載有胡先驌先生之大作改革中國教育之意見一文，痛述今日教育上之毛病，計有：（一）課程過分繁重，偏重智育，忽視德育體育，而且加以嚴厲的軍訓及社會服務等課外活動，遂使學生終日無片刻的暇晷，（二）過分重視算學，各中學因爲過于重視算學的結果，遂至重要工具如國文及外國語之程度，乃甚低淺，（三）除算學外，高中其他課程亦嫌太多，學生之精力有限，不能兼騖，與其貪多，毋甯成其愛知之慾望，與自由研究之精神，對于女生，更不應教以繁重之功課，以妨碍其生理之發育，（四）今日學校以課程繁重之故，每至學生以課程不能及格而留級，但從無人思及准許學生自動延長就學期間，以減輕其精神負担者，（五）今日教育之弊，首在初級教育不得其法，年限過于延長，課程過于淩亂，應將初小四年之課程，以二年半修畢，整個小學之課程，則以四年修畢，如是則可酌量延長高中與大學修業年限，（六）不注重學生之健康，在學校除學生睡眠不足，與過分疲勞外，學校當局對于學生之膳食問題，鮮少有注意者，大學更不必說，至于學生之心理健康，則很少有人注意，及（七）學生之未能獲得適當之德育，今日之教育家應負相當之責任，自大學以至小學，其爲校長與教師者，往往不知以人格感化爲重要等等，至于應如何改革，亦未提出具體意見，僅于最後結論說及「以上所陳，殆爲今日教育制度之癥結，苟不急起更張，則教育不啻國民自殺之途徑云云，」我讀完全之後，深覺胡先生對于現在中國教育之批評，確有見地，但其中亦間嫌言過其實，頗本所見，提出一二，以與胡先生共商榷之。

一，課程的過于繁重，胡先生說：「我國教育向來就是主張嚴格，只圖博極羣書，不問學子之身體與智慧，能否接受，從不知疲勞與學習有何關係，」這的確是我們舊教育的毛病，但自實施新教育以來，我們的各級學校課程都是採自歐美，我們的小學中學乃至于大學的功課，決不會比他們還高深，不過因爲我們的教育，在過去太無根底，太過分自由，所以政府爲着要使其趕快發生效果起見，就增加教學時數，使學生負担加重，尤其中學裏面，在過去幾年中，這種弊病，更爲顯著，國聯教育考察團會有下面的批評：

『……在許多中等學校中，尤其在初級中學中，上課的時間太長，我等現有初中學生之課程表，據此表所載，第一年級之學生，每週須上課三十四小時，第二年級三十七小時，第三年級三十四小時，………在第一年級每日上課七小時者，每週有二日，上課六小時者，亦有二日；在第二年級上課六小時者共有五日，而且以上所述，尚未包含預備之時間在內，此種時間支配方法，極似故意以教育爲工具，使兒童成爲蠢材。』（見中國教育之改進——一一六頁）

此專指初中而言，至于高中方面，尚不止此，年來國內教育界亦多非議及此，教育當局順着輿論之請求，亦已減輕學校課程，除每週授課鐘點，略

為減輕外，且規定高中自二年級起文理分組，並規定課外强迫運動，而大學入學考試之程度，亦通令不許過于提高，一若課程繁重的問題，便可解決，殊不知我國教育界向來是以服從上峯為可恥，而上級機關事實上也都只是下命令，不管成效如何？因此雖通令各大學降低入學考試程度，而各大學仍是好高騖遠，不願接受命令；雖是通令各中學不得增加授課時數，各中學因為會考的關係，所授功課總是超過部定標準。加之近來政府提倡勞動服務，注意青年訓練，總是把幾個在學之青年兒童，忙個不了，不是出外担任小先生，就是出外宣傳，或接官送官，差不多社會上無論什麼集會，總離不了幾個學生，老實說，現在的學生，既要做學生，又要做先生，還要做接進送出的軍樂隊或宣傳隊，再苦也沒有！所以我覺得胡先生所謂學生的功課繁重，恐怕還不光是教學時數的減少，最要緊的，就是我們的當局不要使一般青年兒童，耗費時間，做一些無益的工作，讓他們保留些時間，做做本分以內的工作，為國家培養點元氣，倒要切實一點！

二，重視數學雖是中小學普遍的趨勢，但我們要知道數學一科，實是一切科學的基礎，中國人短于數學，並不是中國人不能學數學，其實是中國人對數學，太沒有用功，嘗見許多學生，除了讀幾本教科書以外，練習也不做，把計算式的數學，看做消閑式的文學；教師方面，也只是依着教科書的講解，批改練習本及指示參考書者，眞是鳳毛麟角；至于一般書肆裏面，更沒有幾本可供中學生參考的數學書籍，以這種原因繁多的關係，就說中國多數青年不能學數學，豈不寃哉枉也！中國讀書人之最大毛病，就是缺少數學的訓練，所以遇事馬虎，不與人計較，自今以後，我覺得中學生對于基本數學的訓練，還是不可缺少。至云：「中學因為過于注重數學之結果，遂至重要工具如國文及外國語之程度，乃甚低淺，此二種工具之重要，遠在數學之上」，這更是莫明其妙，其實中學生之大部分光陰都是花費在英文一科，我有一次測驗學生對于各科所費的時間如何，十分之九都說英語花費時間太多，每天早晨沒有那一個學生不讀英文，在外國中學裏面，外國語時間是很少的，我覺得英語是少數人應該去學的，多數人不應花費時間在這方面，與其說算學沒用，倒不如講英語對于多數學生，的確是用度太少，至國文一科，現在的中學生，眞是太不成話，我亦有同感；現在教育部有見及此，將數學一科，自高中二年級實行分組教授，入理科者多授數學，入文科者，多學英文國文，我想這個問題，或可免强解決，而用不着我們過分憂慮了！

三，課程繁雜與留級問題，胡先生所指示者，差不多全屬中等教育問題，我國中學課程的繁重，無論時間數，科目數或教科內容，都比世界各國中學，有過無不及，例如法國教育部在一九三一年所頒布之男子中學教學時數，一二年級為每週二十一小時，三年級二十三小時，四年級二十二小時半，五年級二十二小時，六年級二十三小時半，七年級的哲學班二十四小時，算學班二十五小時，其中最多的上課時間，少于我國初中五小時，（依據最近三十一小時計算） 高中四小時（依據最近三十小時計算）又無在校自修時間的規訂，德國的古文中學（Gymnasium）文實科中學（Realgymnasium） 新制文實中學（ Refarmreal-gymnasium） 實科中學（Oberrealschule）德文中學（Deutsche Oberschule）每週授課時間最多為二十八小時，少則二十五小時，平均在二十六小時，意大利的普通中學，授課時間最多的級，也只是二十六小時，日本的中學授課時間表，約與我國現在所公布者相等，可是事實上因為近來會考的關係，我國各校施行起來比規定還多， 至于課程內容方面， 有時依規定時間教授不完，教師不得不在上課時拚命求速，所有練習工作，都期之于課外，于是學生對于一科的練習和復習，往往須倍于上課時間，一小時的課內聽講，就要二小時課外工作，學生自朝起至夜眠，幾乎沒有一個時間不是在工作中，現在部定課程時數，雖略減少，而課程分量，並未減少，加之高中自實施集中軍事訓練以來，實際只有二年半在校求學，以三年之功課，要兩年半講完，其忙可知，至于留級問題，這也是我們的中學課程太硬化了，十八年暫行課程標準，採取學分制，中有一部分選科，可以自由伸縮，還稍可顧及個性，但因為分科太早，未免流于幼稚專門，毛病亦很大，自二十一年正式標

準頒布後，雖經去年的修改，但都是施行學年制，課程歸于整齊劃一，絲毫無通融餘地，從前的留級以各科總平均分數不及格者爲限，所以留級的人數不多，可是現在則不同，（一）三科以上不及格者留級，（二）初中的國，英，算，勞作四科中之任何二科的附讀功課經補考而不及格者留級（四）體育或初中童子軍高中軍訓不及格者留級，這完全是採劃一程度，統一訓練的辦法，雖不能說不犧牲一些特出人才，但在留級辦法沒有到最完善的時候，也是一個不得已的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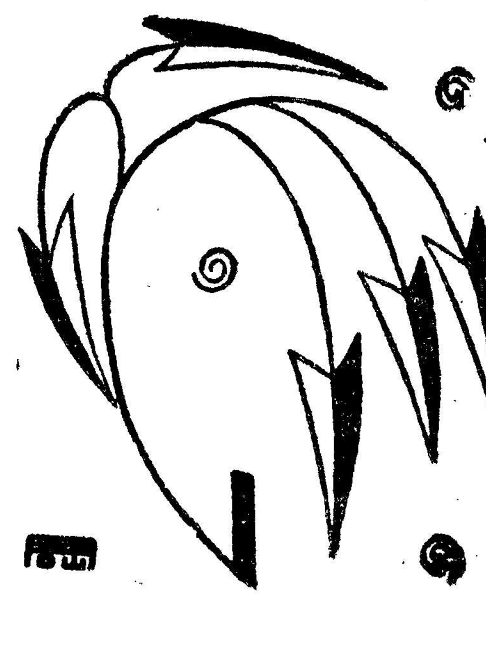
四，初等教育在胡先生之意見，應將初小四年之課程，以二年半修畢，整個小學之課程，則以四年修畢，我却以爲不然，夫歐洲各國，大半有七八年之小學教育，英國有九年之小學教育，蘇俄現僅施行四年之小學教育，間亦行七年者，但亦擬于最近期內，改爲七年制 ，遇有特殊情形，且可擴充至九年 ，中國所定之年限，與蘇俄雖相同，但我方所準備之四年教育之計劃，尚不完全可靠。（見中國教育之改進——七五頁）以這樣短少的義務教育年限，怎樣能充分教兒童以生活知識及生活技能？若再縮爲二年半，未免不合國情，就是現在所施行的短期義務小學，也只可作爲補助小學教育之不及，若以之代替義教則不可，胡適之先生說：『欲要救濟教育的失敗，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擴大那個下層的基礎，就是要下決心，在最短年限內，做到初等義務教育的普及，國家與社會在今日必須拚命擴充初等義務教育，然後可以用獎學金和免費的制度，從絕大多數的青年學生裏，選拔那些眞有求高等知識的天才的人去升學，受教育的人多了，單有文憑上的資格，就不够用了，多數人自然會要求眞正的知識與技能了。……這當然是絕大的財政負担，其經費數目的偉大，可以駭死今日中央和地方天天叫窮的財政家，但這不是絕不可能的事，在七八年前，誰敢相信中國政府每年能担負四萬萬元的軍費，然而這個鉅大的軍費數目，在今日已是我們看慣，毫不驚訝的事實了，所以今日最可慮的，還不是沒有錢，只是我們全國人對于教育沒有信心，我們今日必須堅決的信仰五千萬失學兒童的救濟，比五千架飛機的功效，至少要大五萬倍！』觀乎此，我們更知道教育普及的必要，同時可以知道小學教育之不能推廣，和顯出效果，不是經濟力量做不到，也不是課程太凌亂，其實是我們全國上下，沒有下大決心，做到這種基本工作，若我們認爲這種基本工作，只是二年半可以完成，未免看事太易，天下決無此理的！

五，健康教育和人格教育之缺乏，我亦有同感，但這完全是師資問題，我常常說，中國教育的根本問題，不盡是學制課程等的問題，而是天天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員——就是職教員，是不是都受了教育的洗禮，我們常見許多教師，尤其是中學大學的教師，只知專致力于知識的傳授，對於其他學生健康及如何做人，都是漠不關心，有一次，有一個學生家長，因爲他的子弟患了淋病，他就氣憤憤的，寫一封信到學校說：『我教書十餘年，常常說，吃教育飯的人，都要絕代，因爲百分之百，是害人子弟……，』這雖是意氣用事，言之過分，但只知「教」而忽視「育」的先生們，委實太多，當然不能注意學生之飲食和心理健康問題了，眼見一般學校的規律，首先就是教職員不易做到，其次就是高年級生，再次則爲低能生，譬如我們要師生不隨地吐痰，希望教師以身作則，教師反以爲這是小節，不願受限制，愈是名教師，其小節愈不修，學校規約愈不奉行，甚或向學生作反動宣傳，比訓育還有效果，叫學校訓育怎樣會發生作用呢？此猶小焉者，甚或有些政客，不得志於當時，不能出仕，退而爲教師，聊以餬口，更不堪設想矣！辦學校的人，遇到這種情形，只有在人事上作工夫，慢慢達到目的，然而教育上的損失，已經不容易補救了！加之我們的社會教育不良，一般學生家長，因爲本身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甚至簡直沒受教育，不能給自己子弟一種良好的印象，不是在家打牌賭博，便是吸烟喝酒，試問如此環境，怎樣可以使靑年學子做一個良好國民。有的家長，甚或學校有信通告，或召其來校集會，總很少有能理會的人，一旦發見自己子弟品行不良，就開口責備學校管理不善，校風太壞，縱使有些家教優良者，而他們的子弟，眼見社會上有許多僥倖成功者，就以爲不必做好人，不必讀書，只要會亂出風頭，混過幾年，出了校門，就不愁失業，因此，學

校方面如何認眞，如何督促，總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我們的教育，前面有這麼多的敵人　怎樣不失敗！所以我對于這點，也有同感，但我們不能完全責備教師一方面，就是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應該同負責任。

總而言之，胡先生所說今日中國教育的病態，有的確是事實；但有的亦未免言過其實，其實中國教育的失敗，並不完全是教育制度的問題，也不是教育本身的問題，完全是中國人的問題，爲什麼日本教育制度在日本行之可以强國，美國教育制度，在美國行之可以復興，我國教育，學日本不行，學美國也不行，甚至倣効歐洲又不行，天天跟人跑，跑來跑去，還不外這一套把戲。我奉勸胡先生以及教育界同志，不要專在教育制度上着眼，制度本身并無善惡，何况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雖是歐美的形式，而漸漸已變爲中國式了，我們只要在教育內容上設法改良，便已够了，義務教育年限至少要四年，到了相當時期，還要設法延長，再不能把它縮短，我們不要開口便駡現在的教育制度，是賊乎人子之教育，我們從事教育的人和整個社會人士，都要誠心誠意的信仰教育，教育是百年大計，决不像造一條馬路，做一幢洋房那麼容易表現功效，我們要有耐久性，隨時隨地去體驗，徐圖改進，那中國教育前途，才有一綫光明。

于南昌一中



英國對華政策之經濟背景

楊桂和

一國之經濟發展情形，本爲其立國之根本，而其對外政策，亦莫不受本身及外部經濟動向之影響。吾人觀察最近英國之對華關係，頗感此說，得一明顯的例証。自華北危急，日本東亞門羅呼聲日益强調之時，乃有李滋羅斯之來華，繼以中英信用貸欵之成立及新任信用担保局駐華代表巴特里克之來華，種種情形，皆顯示中英關係之好轉。然同時英日妥協之說，仍繼續傳播於東京倫敦間，其情勢撲朔迷離，使一般注意遠東問題者不能不增加許多之推測與臆度。然以吾人觀之，英國此種態度，莫不有其自身之根本原因，即九一八後對華對日態度之變更，亦莫不有其內在之動力，是篇之作，即在企圖闡明此種支配英國外交之動力，而尤側重陳述其對華政策之經濟背景。在討論本問題前，試先一述英國對華之利益。

考中英經濟關係之發生，遠在一六三七年，而奠基于南京條約，迄一八八〇年英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向佔首位。一八九〇後漸低落。一九三三年佔第二位，一九三四年退居第三位，一九三五年則降至第四位，不得不使美日居先，貿易價格亦逐漸減少。

再就投資言之，英國對華之投資在一九一四年已佔總額百分之三十八，日本其時不過百分之十三。但至一九三一年，英國佔百分之三十六點七，而日本則一躍而至百分之三十五點一，在數額上有繼續之增加，據雷瑪教授(C.F. Remer)之估計，如以一九一四爲基期，則英國對華投資總額之指數在一九〇二年不過爲四二，但在一九三〇則已達一九五．八，截至一九三一年底止，英國對華之營業投資約爲一九七九六一，八〇〇鎊，政府借欵約爲四六，四〇〇，〇〇〇鎊，總計約爲二四四，三六一，〇〇〇鎊(一)是以英國對華投資仍佔首位，其經濟力量尚足支配中國之經濟，如金融業之匯豐麥加利；海運之太古，怡和；礦業之中國工程礦業公司，開灤；煤油業之亞細亞；烟草業之英美烟公司；電信之大東電信公司等等，皆莫不有操縱支配之能力。即就鐵道而言，北寧，滬寧，滬杭甬，廣九，滬淞等路皆爲中英公司借欵；平漢爲英法財團，津浦爲英德財團，道清則爲英福公司。此外尚有未完成之鐵路借欵，據中國年鑑(China Year Book)

所載，屬於英國方面者尚有二一•二〇〇•七六二鎊。是可見英國在華之經濟勢力，雖不如日本之急度進展，然要之尙有其雄厚之勢力，不可輕侮。九一八後，以日本對東北投資之激增，大有凌駕英國以上之勢，此固為政治上優勢所造成，應當另論。

九一八以來，英國對華外交之態度，迄甚曖昧，馴至養癰成患。日本勢力逐漸由華北而危及長江流域，使英國人士對日之觀念逐漸改變。日本在華北之走私，使英國對華出口價值由一九三四年之六千九百萬鎊，降至三千八百萬鎊。【二】此種跌落，甚為驚人，同時以走私關係，影響中國海關之正常收入。「而中國海關稅收多為對外借欵之担保，故西方列強在華借欵與投資亦感受極大之威脅。」（三）其中感受最大威脅者，當為英國。英國對日本曾提出抗議，然並未得到良好之答復。因此英國不得不對遠東局面，有新的决定，以期保持既得之利益，更期於中國內謀得貿易之增進，以助長一部份英國經濟復興之計劃。

是以一九三五年保守黨鮑爾溫出任首相，賀爾代西門為外交大臣，即有援助中國經濟之企圖。其最初之表示當以三月間英國向國際提議共同對華貸欵為其端倪【四】。當時駐華英大使賈德幹曾與我財政當局有所商洽。四月初，英又提議在中國首都邀請法美日等國召開國際會議，商討對華貸欵及中國貨幣問題。後以日本反對，乃成泡影。然英國之計畫並未因此而退縮，觀乎賀爾于同年七月十一日在下院之演說云：「維持華北開放之原則，充份承認中國有控制其自己命運之權，仍為英國政策廣大之基礎。中國如須恢復其在世界上歷史上之地位，則其需求助于西方者，不減於東方。」是可見英政府對華之政策，顯然與西門時代不同。

果也，不一月而李滋羅斯來華，於其助力下，中國乃於十一月四日宣布白銀國有政策。新政策之規定為華幣一元折合一先令二便士半，此中含義，甚為明顯。此後英又輔助中國在倫敦售出白銀，穩定匯價。英國之採用此種政策之原因，不外因美國白銀政策之結果，使中國經濟發生根本動搖，英國在華利益有更進一步減少之危險。同時復恐中國被迫投入金元懷中，而有損於英國未來之商業。是以不避一切嫌疑，而努力輔助中國改革幣制。蓋如獲得中國之貨幣權，則不獨此後英國商業得有許多之便利；即在華之投資，亦較前為可靠而安全。同時，此種結果可促進中國之各種建設，使中國日趨繁榮，購買力提高，則英國在未來貿易與投資中之利益，自屬甚大（五）。是以李滋羅斯在華之努力，除助力改革幣制外，尙完成滬杭甬鐵路所舉之六厘借欵，總額一百十萬鎊，由中國建設銀公司及中英銀公司共同承受。此為一九一四年寧湘鐵路借欵後中英間重事鐵路建築合作之始，若去年中英信用貸欵之成立（主要目標在以該資金開發中國經濟，數額由五萬鎊至一千萬鎊），則不過為李滋羅斯來華後之結果，要其根本决定之力，仍在英國自身經濟情况使然也。

李滋羅斯返國之後，信用担保局（Export Credits

Guarantee Department）根據該氏之報告，派遣巴特里克（W.M. Kirkpatrick）來華，調查投資及商業情形。此殆因當中國經濟復興之初，所需原料與資本必多，而中國又不能立即償債，故必賴於較爲長期之貸欵貸貨。然英國亦不能輕於投資而致遭受損失。巴氏之行即在研究如何保證英國在華投資之安全問題。

英國之所以積極欲投資中國，固有其本身之原因，然除此之外，尙有一極大之因子，即中國之逐漸統一與安定。中國自九一八後，政府及人民之努力維持統一，停止內戰，使一般建設事業得有發展之可能。國民政府力量聲譽，日漸加强，整理外債之成績，對外借欵信用之保守，皆使英國敢於携手。觀夫李滋羅斯及倫敦泰晤士報之稱讚中國政府整理外債之成績，即可領略一二。羅氏云：「中國之所需與英國之所能供給者，爲工具品如鐵路材料，工程用品，以及機器原料等等。中國不能以現欵購買而必借用貸欵方式，爲求借欵，中國已經努力增加其信用，而深堪歡慰者，即中國永遠按期償付以關稅爲担保之外債。在過去有些外債特別是鐵路借欵，確有不履行條約之事發生。然而現今之中國政府則已對此類事件，有適宜的處理，此外尙有其他計畫余亦望其不久能見諸實現。此種處理即表示中國政府整飭內部秩序之努力，同時表示如無政治上之傾覆，中國歡迎新的長期投資，以爲建設鐵路之正當欵項。」（六）最近一英國商人論英國政策亦云：「英國政策應立即採取建設與實際之態度，在建設方面，吾人應盡力輔助中國之統一與金融之穩定，同時應須切實，即英國商人應終止其領事裁判權之依賴。」（七）此種言論之發生，即在因英國感受日本之威脅，爲維持其在華之市場，推銷其過剩之商品，不得不撇開其敷衍之態度，而另闢途徑。加以中國近年經濟建設，突飛猛進，急需外國之資本，故英國亦願以信用貸欵方式，一方面推進其對華之輸出貿易，同時又可收國際投資之利益。蓋欲提高中國之購買力，必先使中國達到相當之繁榮方可。（八）同時英國投資中國之另外目的，一則使中國得以自救，二則尙可以之示意日本，表示英國並無退出遠東之意，亦不容許英國既得之利益遭受日本之輕視。（九）

不過，現今英國經濟尙不利與日爲敵，故英國迄未絕其與日本妥協之想望。故李滋羅斯之來華，兩訪日本，以求英日間有所諒解與合作。乃以日本所索過多，故一場努力，終歸失敗。然英國並不因是而絕望，觀李氏返國之前，述及解決財政困難，中日應有諒解，並勸中國對日所要求之減低關稅問題加以考慮，以及最近其返國于上年十一月廿六日在皇家帝國協會（Royal Empire Society）之演說云：「吾人與日本具有同樣之困難，同時認爲自絕之互相競爭於兩國皆屬不利，在彼邦承認不能使英國工業傾覆下，吾人不思加重日本之經濟困難，最近日本已漸漸認識有與英國合作之必要，同時希望兩國得有相互諒解之成立。」（十）其中含意，猶存與日本遞送秋波。上年七月下旬，英上院討論中日問題時

，有人主張英日協調。八月六日東京朝日新聞復披露英日之新談判，其基本計劃則為英前任外相現任海相霍爾提出，經財相張伯倫之同意而提交與日本駐英大使吉田者。(十一)事後雖經日英雙方否認，然此種消息，亦儘有其可能。蓋以英國擴軍尚未完成，勢力尚不足以敵日，即以駐澳洲，紐西蘭，東印度及中國之各艦隊而言，其總數亦不過巡洋艦十五艘，與日本之三十九艘相較，正屬勢力懸殊。香港武裝之尚未建設，新加坡武裝之實力究屬有限，同時在地中海之海軍亦經義亞戰爭而證明其無力。是以欲以實力對日，一二年中尚為情勢所不許。(十二)雖年來英蘇貸款與海軍協定相繼成立，英美合作之論調又起，然其間障礙尚多。美國之是否誠心合作，亦難預料，而日本終屬維持安定之勢力，正可用之以牽制俄美，故種種情形，使英國仍不能不敷衍日本。即以對華貸款而言，英國初意亦在使日本加入，共同貸款中國，一方面以解決日本之經濟問題，同時復可保持英國投資之安全。蓋如日本始終反對參加，則英國之對華投資終有相當之畏戒心理。故中日于南京談判之時，英倫未始不希望中日間得有根本之解決。考其原意仍不外英國圓桌雜誌中所主張之求在得到日本妥協下之開放中國，增進商業而已。(十三)最近英駐華大使在上海亦曾表示，英國之基本對華政策即在求「中國之和平繁榮與購買力之增加」，新任英國信用担保局駐華代表巴特里克于上海亦云及中英合作之必要。(十四)凡此種種皆為英國對華政策轉變後，必然之結果也。

總觀以上所論，可知九一八以來，英國逐漸對華實施經濟之援助，自有其經濟之原因，而其所以有此轉變者，良因受其本身經濟狀況之影響。吾人不能謂英國外交之自私與短小，亦不應怨英國之不主持正義，而尤不應以英國允在經濟上對我補助，而竊自欣喜。要知英國對太平洋之企望，即為現狀之保持，而望在相互平衡中，以免印度之感受威脅，維持其在華之優勢。本年二月六日平津泰晤士報社評論及中英關係云：「英人不想逐出旁人，然同時亦反對受任何人不正當方法之驅逐，以及以政治上之衝突有害於英國商業之利益。除此之外，英國商人不再他求。」此種言論，確為現今英國一般之要求，亦為英國在華之最低立場，英國經濟之日漸繁榮，軍備之日漸擴充，且當日本新內閣對華和平政策開始之時，中英間之提携或將維持不墜歟。

(註)

(一) C. F.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P: 387,397,403, 405.

(二) Trade and Navigation Accoun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Jan. 1936, P, 192.

(三) T.A. Elsson, "Struggle of the Powers in China," Foreign Policy Reports, Aug. 1, 1936, P,132,

(四) 一九三五年三月我國曾有致英國請求援助之照會，英國本此向美日法提議共同借款二千萬鎊與中國。

(五) Cf,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Dec, 11,

1935.

（六）Frederick Leith-Ross, "China's Economic Recovery,"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Dec, 18, 1936,

（七）"British Activities in China," Peking Chronicle, Feb, 27, 1937,

（八）"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N, C, D, N Jan, 21, 1937,

（九）"Britain and the Far East," The Statist, Aug. 1936,P,161.

（十）同註六。

（十一）據朝日新聞八月六日所載英日新談判之基本計劃，其內容分爲三要點：

（一）在遠東方面，日本對英國保証維持中國之領土完整及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並尊重英國在中國所投之權益；英國對日本讓步，承認「滿洲國」之獨立，與日本協力謀「滿洲國」之經濟開發，並承認日本在華北之特殊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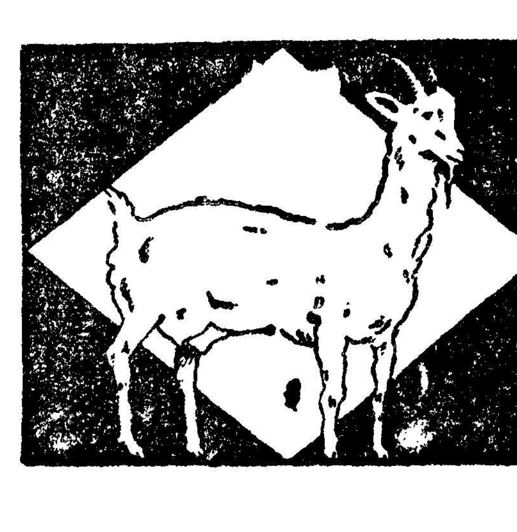
（二）在一般通商關係方面，英國對日本應允重開英日商業談判，以便減低英國對於日本商品之關稅率，撤去英國對於日本商品之關稅壁壘，並允許與日本協力解決日本之人口過剩問題，及保證世界原料之公平分配；日本對英國允多購英國商品；

（三）在海軍問題方面，日本對英讓步，承認加入英美法三國海軍協定，放棄對英美海軍之軍力平等要求；英國對日本助其與已經締結英蘇海軍協定之蘇聯締結日蘇海軍協定。

（十二）Cf, Ton Ireland, War Clouds in the Skies of the Far East, pp, 6263

（十三）"The British Stake in China," The Round Table, No.100, pp,694-6,

（十四）Cf, "Sino-British Co-operation is Necessary,"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Feb, 22, 1937.



談中外異同

金錚

一九三五年冬天，英國劍橋大學中國學院教授莊士敦氏(Sir John ton)(曾做過溥儀的先生)在孟却斯特大學商學院講「中國文化」(Chinese Civilization)，引證經史子集，闡明中國的和平大同思想；以莊氏對中國文化有相當研究，故發揮頗稱詳盡正確；當時孟却斯特大學一位六十多歲的地理教授黎爾(Leure)聽下大爲感動，於答謝詞中，竟主張歐洲各國應一致助中國强盛，然後由中國派出如牧師之類西來，以促進歐洲世界的永久和平。

這段故事是英國留學生周宗蓮博士新近爲考察水利來北歐閒談下講起我的。們不必輕易認爲這是那位老教授一時過敏的說法便了，我們不妨從這領悟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不同。

在歐洲旅行的中國人，除了驚嘆他們的萬能科學同富麗物質以外，同時也必都感覺：這塊地方，竟分成這許多國家，說這麼多不同的話，用這麼多不同的錢。差不多時時刻刻要把護照放在大衣袋裏，不幾天，錢包裏便也夠開一個小小的貨幣展覽會。但在歐洲旅行的中國人，因爲太受他們物質鋪陳的眩耀，於是大量的精神都用去羨慕去了，羨慕他們的堅甲利兵，羨慕他們人民旺盛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很有空再回過頭來，想到這些被羨慕的優點在歐洲，實在原來都是不甚必要的。

這我們得先明白：如果中國不是有他偉大的精神文化，如果不是這偉大的精神文化培養出歷史上許多制度非凡的人物，那中國如今說不定仍舊繼續着「列國」狀態，也許會分成比歐洲更多的國家，(周以前，「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湯時仍「三千國」，及武王伐紂，雖經兼併，仍「千八百國」。是周公出來，想出封建制度，始稍收統一政治之效，也因此做到文化統一的效果。如太伯封於吳，那時蘇州還在「斷髮文身」的野蠻程度，他們自己當時亦稱「我蠻夷也」因爲這一封，才帶去周朝的文化。而後由封建而霸政，由霸政而統一。)又如果不是丞相李斯「論罷不與秦文合者」，誰保定現在的中國話不會比今日歐洲語言文字更複雜？

歐洲民族的複雜，不一定是形成歐洲現狀的借口。中國當初並未兩樣；只以統一得早，發生過多次同化作用，又因爲受特有文化的影響，這統一局面維持有較長久的時候，所

以這方面在現在似乎已不太顯著。其實，就現在雲南邊上的二百萬「擺夷」已足够在歐洲成立一個像樣的國家。反過來講，如果歐洲一向是中國的話，那現在的法國人同德國人，也許就只是齊人同楚人，丹麥人同瑞典人只能是上海人同南京人了。

這並不是又來掀起民族的誇大狂，外國人如此看法的，亦正不只那位英國老教授一個。翁文灝先生去年十月十二日的廣播演講裏，也提到明末清初西洋教士的著作。有一本的序文裏使說：「我們歐洲各國分做這許多國家天天預備在那裏打仗，不是這國打那國，就是那國打這國；但是，看看中國的地方，他的面積剛剛和歐洲一樣的大小，但是他們只有一個中央政府，這個中央政府所出的命令，沒有一處地方不奉行的。全國很太平，足見他們的政治組織一定有一個特別的道理，我們西洋人應學而現在沒有學到的。」

這「特別的道理」，應當就是我們特有的偉大文化，也應當就是中西文化不同的地方了。

近幾十年來，因爲中國被西方的物質文明壓倒，使得歐洲國家看我們不起，自己也因爲太不長進，便也只覺到別人的好處，於是內外夾攻的結果，不僅外國人只會看中國弱點；我們自己也不知不覺承認外國的什麼都好，中國的什麼都有問題。這主要原因固然是外國人到中國來的常愛用極大的民族偏見來解釋中國，同時，我們自外國回來的同胞，因爲抱「取其所長」態度的原故，在國內亦只說外國好處，而免去說外國的壞處，這樣中國的「不行」，便弄成像是千眞萬確的了。

但如果到過西洋的，肯在考察他們的好處以外，還願留心他們的「弱點」，那便不難發覺「天下烏鴉一樣黑」，一般被硬放在中國身上的，似乎是中國獨有的「壞處」，在歐洲各國原來也同樣未能盡免。只不過根据的系統不同，——如中國的佛教，西洋的耶教，表現也就略異罷了。

最明顯的，莫如說中國民族迷信，這是我們自己早承認了的。但是，主張在中國打倒如來佛，觀世音的人，便也常是對上帝，對「聖誕老人」最有興味的人。這並不是說上帝同聖誕老人不「迷信」，分別只在他兩位來的地方不同，於是一個是「信仰」，一個便是「迷信」了。

中國鄉間過舊歷年，講究元旦的「開大門」，因爲那關係下年的否泰；瑞典的鄉人聖誕節清晨做完禮拜，也講究誰先跑回家，因爲他們相信先走到家的，明年便先割他的穀子，其餘的日子便好消遣。

中國人好圖吉利，新年大節不說「破嘴話」，英國人也同樣看重「敲木頭」（Touch wood），如果誰說：「我的汽車從來未碰過」，那他的朋友聽了必立刻爲他用手指敲敲桌椅，不然，據說下次汽車說不定就難免要碰。

中國人只不大喜歡「二十五」，西洋人却認眞討厭「十三」。

中國婦女在新年下忌動針線，說那會「爛指頭」。瑞典人聖節期內也相戒做任何工作，或思慮問題，只他們的說法是聖節期內有一秒鐘，不僅太陽，世界上各種能動的東西都

要停止，在這頃刻裏面，——當然沒有人能預先知道，如果有人經營什麼，一定要錯。

中國鄉間每年常有盛大的化裝香會，那是常被西洋人拍成照片送回去想法子笑話的，其實比國的教會不也常幹大規模的「抬木偶」？他們叫『Procession』也就是「迎神會」。

但是，中國的鄉下人遇着困難問題請求「我佛慈悲」時，會被罵為「迷信」，會被笑為「鄉愚」，大英帝國的天主教因為國王要同浪漫女子結婚，通令教民一致祈禱上帝，却無人笑罵，描寫起來是「誠懇莊嚴」，稱讚起來是「宗教信仰」。這豈不最不可解！

又如說：中國人的鄉土觀念重，國家觀念輕，同鄉遇着總愛說家鄉話，兩個省份不同的人碰到有時為方便要說英語。但我們千萬不要以為我們學的英語便是全英國都一樣，蘇格蘭的「土話」說來倫敦的人會同樣一點不懂，有時寫出亦完全兩樣。我們所學的字音，也正只是英國的「官語」，方言在歐洲任何國家都沒有例外。

誠然，我們的北方人好用地方的偏見批評南方人，南方人也愛說說北方人，但英國人通常罵人慳吝，也好說：（You Scottish ）那又有什麼兩樣？

講到國家觀念，好人讓人家家有，倒也不必找一二個論上大題目。德國人的國家觀念是被一致認為最強的了，但一年前的樣子，也曾發生一件轟動歐洲的最不體面的桃色間諜案子，——是一位德國少女愛上波蘭武官，遺失國防軍事地圖。結果二德女斬首，德波並起小糾紛。我們自不能因此便說德人少國家觀念，也就不必因一二漢奸，論定中國民族。

同樣，在另一方面，我們第二代生長在外國的華僑，儘管從未走上國土一步，不僅外國法律早已派定他的國籍，連他自己也鬧不清姓「羅」或姓「盧」，但你問起他時，他總一口咬定他是中國人。這優美的民族特點，怎麼便不見人說起？

至其他品德修養，聰敏才智，也都不能兩樣。誰如看過柏林的「刑事博物院」，怕會覺得歐洲人的變態性行為是中國人從來想也想不到的。總之，我們不能專看在中國的少數西洋「紳士」，希望西洋人也不必專以我們窮苦華僑聚留海外的「唐人街」為研究中國對象。這並不是打算來遮蓋弱點，是說有一些弱點並不是我們的「專利」；但凡事反求諸己是對的，這些冤枉「歸根結底」，都是過去幾十年來自家不長進的「收穫」。如果中國爭氣老早統一富强，那今日大英百科全書上所介紹的中國必定是富麗堂皇的中山墓，而不是骯髒的茅草屋；同樣，如果大英帝國崩潰，那別人也不妨專指倫敦的大批貧民窟（Slum）拍上幾張照片去介紹英吉利了。

偏見什麼人都有，民族的偏見更容易深刻；但我們不能被他人的偏見，支配了自己的思想。現在應該明白：西洋人所沒有的，並不是中國民族的迷信與鄉土觀念等，他們所沒有的，只是中國偉大的和平文化。

陳立夫先生在所著唯生論第五講裏，曾說：「我以為中西文化之所以會殊途進展，而一個成為畸形的精神文明，一

個成為畸形的物質文明，就是由於西洋人最初發現了物質的重心（Center of gravity of a mass）和物質的動力（熱），而中國人最初發現了精神的重心（Center of Spirituality）——中庸，（The Golden Mean）和精神的動力（誠）。於是西洋人就物質的分析而得物之原理（理化），中國人就人來分析而得為人之理（道理），西洋演化而為科學，用之於機械以成就其輝煌燦爛之物質文明，中國演進而為倫理道德，用之於人事而成就我崇高偉大之精神文明」。

明白了中外同異，我們更得認清：我們民族的文化使命正長。中國缺少西洋的物質文明，尚未影響至不可補救的程度，而歐洲缺少我們的精神文明幾乎鬧成致命的缺憾了。六七百年來，歐洲講求消弭戰爭及永久和平之道，但六七百年來，支配了歐洲政治的是實利主義與奪取政策，故及二十世紀，永久和平，仍甚渺茫。現在情形又壞，西班牙已演起小規模的歐戰，大家又摩拳擦掌準備廝殺了。我們在眩耀一切的西洋文明之下，解釋不了這些，只好說這便是西洋文化中最可惋惜的缺點。

中國文化的全部內容，沒方法分條來解釋，更無法在這裏求較詳的解釋；這裏我只想提到一個「仁」字，這仁字是孔子的人生哲學，是中國儒家兩千年來的最高道德標準，也是支配中國政治思想的和平文化中之精義。因為有「仁」，所以才能「得衆」，仁字的解釋很多，最簡單的便是「同情心」，同情心的擴大，便是仁的發揮；官吏剝削人民是不仁，帝國主義侵略弱小國家也是不仁。大公報廿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的社評說：「我們自身的國際觀是和平主義，我們有同胞愛，同時有人類愛」，也就是中國正統文化裏「仁」字意義的闡明。禮運篇中「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應該便是中西文化應用到國際政策上不同的所在；中庸裏的「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亦即中國文化下對外政策的具體綱領。

這種和平容讓的君子風度，初次碰到物質文明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一字的解釋，雖在各國不同，但其均以自國利益為前提是相同的。如在夏理曼大計劃下（The great design of Charlemagne）是無限制的土地征服，帝俄時代是東向擴張。在德國當初又是統一各邦一致對外的意思；此字用於英國政治，均推畢康士非爵士（Lord Beaconsfield）及其大英帝國的幻夢；羅士貝里爵士（Lord Rosebery）一八九九年又說「純正的帝國主義」（"Sane Imperialism"用以對"Wild-cat Imperialism"）只不過是大一點的愛國主義（a larger patriotism）。）自不免吃虧，以致近幾十年來我們弄成「有實心而無實力」，不僅未能感召世界，促進普遍和平，做到「天下為一家」，甚至自身的和平與生存，亦成問題，這實在應愧對祖先的。

「國治」而後有「天下平」，「以建民國」，才能「以

進大同」；必先做到「小康」，我們才能担負起兩千年來祖先交下而我們從未完成的使命。這使命原是艱難冗長的工作，所以論語裏並有「知其不可而爲之」的話，以鼓勵我們實行的勇氣，同時並告訴我們，中國的和平文化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子貢問政，孔子說：「足食足兵」，並獎勵「執干戈以衛既稷」的人；這在現在尤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我們總還記得，當十九世紀奧地利控制德意志聯邦，威勢逼人的時候，儘管俾士麥抱負遠大，亦無法同奧地利講求和平，俾氏當時看準如果眞正要同奧地利交朋友，是必須打倒奧地利之後，果然德奧的交好，在奧地利戰敗後才能順利的，眞正的實現。

今日的中國情形，也正相同，惟利是尙的合縱連橫，固然解救不了世界，基於小家氣度的集體安全，也計窮力拙；在此舉世茫然無所適從之時，我們應相信不獨安定遠東，將必然的須以偉大的中國文化爲基石，世界的永久和平，也絕對少不了中國文化；只有過了四千餘年優美的文明生活之中國民族，才能担負起創造世界和平文化的使命，也只有復興起來的中國民族，才配談安定遠東，及進一步的世界大同，故目前中國的復興，非僅爲自身生存所必要，爲對得起祖先，爲担負歷史交下的文化使命，亦惟以珍愛現有統一，講求富强爲第一着。我們中國民族應記取那位英國老教授的話，是歐洲及世界的永久和平，在期待着我們。

於北歐

合理化的衛生

用海王牙膏

吃久大精鹽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普通粗鹽化在水裏，變成黑湯。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自然是吃久大精鹽，衛生而且經濟。

久大精鹽

普通粗鹽

科學製造　選料最精
不攙皂質　絕無硬粉
消毒滅菌　去垢防病
黏度適宜　經久不變
品質超過舶來
售價反較便宜
諸君，用同樣的護齒品
自然是買海王牙膏
經濟而且衛生。

請將下角贈券剪下貼在信封上內附郵票五分當即奉贈樣品牙膏一支

海王牙膏

贈品券

上海愛多亞路中滙大樓一一一號
久大副產品華南總代銷處
由　省　縣　寄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公司—天津法租界
工廠—河北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海王牙膏華南總代銷處〈上海法大馬路中滙大樓一一一號　電話八五〇三七　電報掛號四五八〇〉

憶西蒙（一）

長江

二十五年夏秋之交，外人進圖西蒙日亟，社中命記者深入額濟納阿拉善兩旗視察，往返二月有餘，當時因環境關係，未能發表，後又因綏戰關係，無暇執筆，現在西蒙危機已減，而當時外人經營之情形，尚始終未曾揭開，茲特追憶記之。以此饗我留心國事之讀者。

長江謹誌

（一）初出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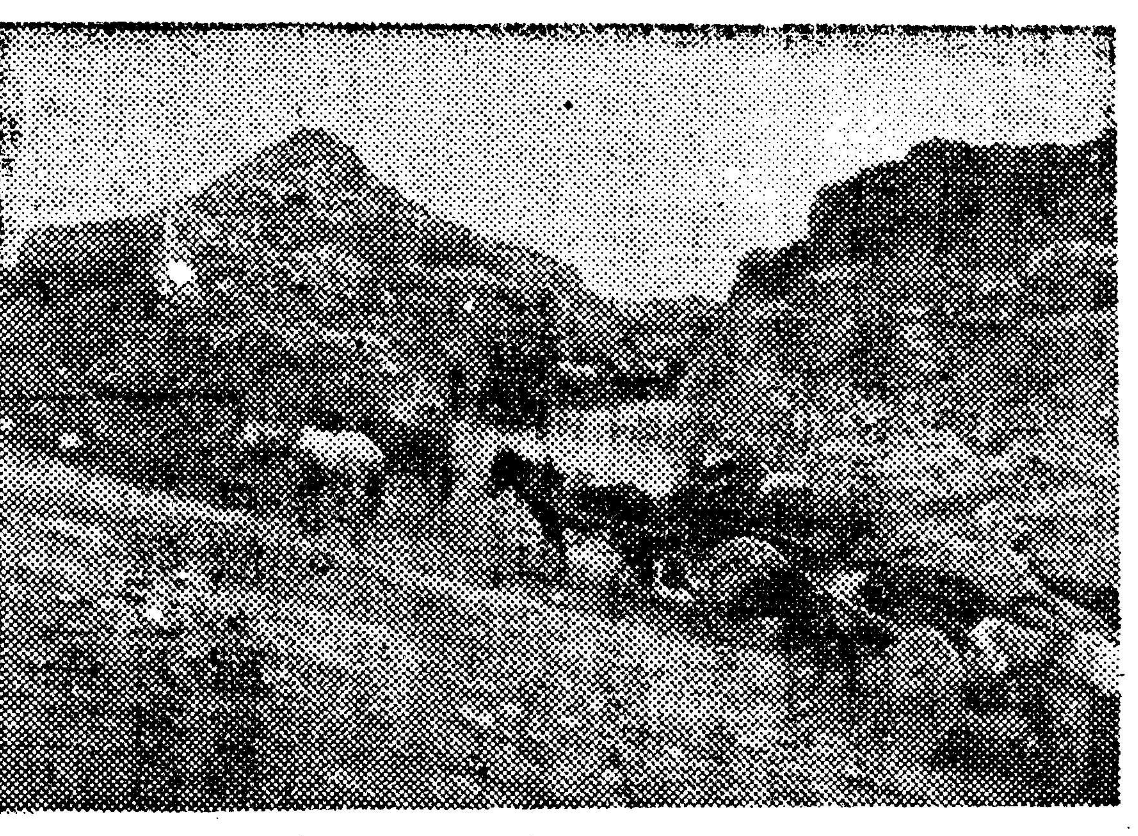
去年秋季，一個預定的南方旅行，正要開始，忽然社命令往西蒙視察，記者尚在躊躇未決當中，而社中負責當局却很沈重的說：「這次如果不趕快去，也許要錯過最後機會了！」啊！「最後機會」啊！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絕對不希望在中國領土之內的行動，有所謂「最後機會」，除了自己的生命限制以外，我們要有在我們領土內居住移動的絕對自由！然而事實上，我們的領土却一天一天的被人分割，有很多地方我們已經不能自由來往。河北省和山東省的勞動者已不能自由的到黑龍江砍伐森林，遼河兩岸肥沃的農田上，已不見從前關內前去的短工苦力的蹤迹！興安嶺長白山下的中國人已經不能看到山海關以內中國人自己辦的報紙，內地的中國人亦不能和關外的中國人通半點消息！我們儘管不歡迎「最後機會」，而「最後機會」却仍不斷的到來。我們只有希望中國人自己拿「力量」來阻止這種「最後機會」，而且我們相信，只有「力量」才可以阻止這種趨勢的發展。九一八以來的軍事和外交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能不斷的活動的使用我們的「力量」，我們一定可以恢復我們自己領土以內行動的自由！

翻開中國的地圖，東北角上那一篇爛賬，我們總有一天會算過清楚，然而那時我們如果順著長城西看，綏遠緊張自無問題，而綏遠之西，阿拉善和額濟納蒙古一帶，也在醞釀着風雲變色。我們中國人雖然自己慚愧不能保護自己領土，而當新聞記者的人，却有把危急的情況報告給國人的義務，我們要在危機未爆發以前，把這些地帶的情形弄過明白，當時綏遠的事情已經很緊，如果綏遠有了變動，我們再入西蒙，那就不十分容易了。同時在這樣的劍拔弩張的局面下，從綏遠西向深入蒙古以後，是否還可以安然回來，實在也沒有一個人知道，然而新聞記者的任務，是在供給一般讀衆以正確詳實的消息，重要消息所在的地方，就是我們應當深入的地方。

八月末旬，記者隨一商營汽車隊，離開塞外有名的歸化城，我們這一隊一共九輛汽車，是向新疆方面輸送客貨的。由綏遠上新疆的汽車路線，通常是由歸化經百靈廟，然後西北順外蒙古邊沿，西穿大戈壁而過，繞居延海，以至新疆之哈密。另外一條路，是由包頭西北出蒙古，合上述汽車

路拉黑沙圖。我們係遵循大路以趨百靈廟。

百靈廟與歸化之間，橫隔着一條陰山，車出歸化城，即越過平綏鐵路順着大致整齊的汽車路北向陰山。路至山麓，轉入山谷中，谷底經常年山洪沖刷，雨季後水雖全退，而積留之沙礫石塊，頗不宜於汽車之行駛。谷盡，即翻陰山山脊，有名的蜈蚣壩，即是這條山脊的名稱。


陰山巔頂之蜈蚣壩

蜈蚣壩爲外蒙新疆和綏遠烏蘭察布盟通歸化城的必經之道，來往大車騾馬駝駱甚多。壩之險峻過於賀蘭山之關口，而盤道之修築則不及六盤山之奇巧。上下壩之坡度與灣度有數處過於急劇，載重貨車經行其間，狀頗阽殆。

下壩有廟在谷中山坡上，司機多停車入廟施捨焚香叩頭，以求消滅穿行大戈壁之苦難。另有小和尚在道旁化緣，謂係培修陰山大道之用。並云，有清二百餘年來，陰山大道皆由此寺募化經費補修。則其功績，實不在小。僧人本以出世爲基性，然而我們歷史上却有僧人從戎報國，力戰外族的事實。宋欽宗時，山西五台山僧人，名叫真寶，受了欽宗之命，聚兵抵抗金人，後來被金人圍困五台山，他率部晝夜苦戰，寺舍盡焚，爲金所得，不降而死。這是距今八百年前的故事。一百五十年後，南宋末世前幼帝時，江蘇常州萬安僧起兵救國，他曾做詩以自明心志說：「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我想現在我們的國家是多麼危險，我們希望所有有能力的僧人，都來作將，特別是抗敵前線的僧人！不但宋朝如此，明朝世宗時，亦有同樣的事實，這又是前幼帝以後二百五十年的時候了。那時沿海各地爲巨寇所擾，少林寺僧月空，受都督萬表的檄召，他憤然於國勢之阽危，外人之橫暴，乃率領他的徒弟三十餘人禦倭於松江。他的徒衆，每人担任一支隊，持鐵棍擊殺倭人甚多，後皆力戰而死。這樣光榮的記錄，我熱誠的盼望，多多的發現於第二十六年以後的民國史上！


陰山之北谷道

漢唐以前的陰山，是被認爲北邊邊防的要隘，異民族的武力如果南下陰山，中國的安寧，就要發生動搖，唐代詩人王昌齡對於陰山邊防之重要，鄭重置念，他在他的詩中，說：「但使龍城飛將在，莫敎胡馬渡陰山。」綏戰結果，證明我們前線的武裝同志，都是「飛將」，絕未曾敎敵人過了「陰山」並且我們希望，我們在相當期內要把我們的前線推進到鴨綠江岸！

我們的汽車隊在陰山北坡休息，有幾輛掛太陽旗的軍用車從我們的後面駛來，裏面坐些蒙古人，開車的「友邦」人士，趾高氣揚的駕着汽車橫衝直闖。我們的汽車得好好的讓牠！似乎我們反而是到了外國的客人，我們的客人到有儼然主人的神氣！

車上的客人男女老幼一共四五十人，差不多完全是流落新疆的義勇軍家屬。他們的兒子，或者丈夫，或者乃哥乃弟，或者父親叔伯，因爲不甘在東北作奴隸，不顧一切的起來抗爭，終以孤軍無繼，被迫流亡西比利亞

。又由西比利亞轉入新疆。從我們海棠葉形的版圖的最東北的一隅，繞過外蒙古草原與戈壁，飄流到東土耳其人聚居的新疆。因爲他們作了在「友邦」看來是大逆不道的義勇軍，他們的家屬也遭受着特別嫌疑的待遇，尤其是青年男女監視尤爲利害，三個人算「結黨」，二個人算「同謀」，一個人就算「思想不良」，隨時可以得到「友邦」「友誼」的光顧而切去腦袋！這些得不到國家力量保護的人民，不得已才拋棄了他們肥沃的家鄉，在無奈和茫然的心情下，冒着亞洲腹地大戈壁的長途跋涉，希望在天山脚下去找他們新的慰安。

車出陰山北谷，展開我們在眼前的是青綠的蒙古大草原。起伏的山坡，誘惑我們的視線到遼遠的境界。普通的觀念，把「蒙古」和「沙漠」混爲一談。蒙古民族居住的區域，有沙漠，也有草地。純粹的沙漠，是不能住人的。必須水草豐美的地方，才是蒙古民族繁殖的地方。綏遠境內的蒙古區域，南面河套以內的情形我不很知道，陰山北面烏蘭察布盟區域裏，大半都是很好的草地，並且可以相當的開墾。塞外大寒，初秋尚不大易見已收的農產品。惟連年農村疲憊，已開墾又荒蕪的阡陌痕跡，尚清楚的擺在若干平圓的土山頭上。

陰山北面，我們經過的第一城是武川縣，這個城的城垣大少，相當於河北山東破落的中等村砦，一個汽車就把城門裝得滿滿的，載壹車上面坐的客人要不好好把頭藏了起來，準可以被弧形的城門頂蓋刮去半截。

那時正是日本積極經營內蒙的高潮，百靈廟正在日人策動之下，作爲侵略內蒙的重心，我們的車隊已不敢經過百靈廟，而打算從廟的西南繞過，再至廟之西北合上去新疆的大路。我們綏遠方面各種各色的偵察諜報人員，都以武川爲活動的大本營，在百靈廟對外交通已不自由的時候，我們這一大批的汽車，却要向那面開去，無異給前方社會以重大刺激，大家都用奇異的眼光來看待我們這般過客，在羣衆們交頭接耳的情況下，九輛汽車離開武川，不過，我們幾十個客人總有點感覺不安。

（二）武川遇警

北出武川波狀地大約三四十里光景，前面的車子突然停止，司機和客人都有好些下車在草地上竊竊私議，有人伸手招呼我下車，我看形勢有點不對，據他們的報告，是由百靈廟出來的日本別動隊——土匪已經向我們方向前進，剛才已經遇到被這批土匪蹂躪逃難而來的難民，據他們所述情况判斷，土匪的行動方向，大致和我們成正交，我於是主張用快速度突過和土匪可能接頭的地區，但是司機的理由是車載太重，裝貨過高，道路太壞，快車容易出覆車的危險。不得已，始決定開回綏遠！但是這許多去新疆的義勇軍家屬，他們却堅持不可，因爲他們在東北家鄉不能居留，關內不能生活，而跋涉萬里關山，欲圖存新疆，又因日本不已止的侵略，打斷了去路！回到綏遠之後，他們又將求生何方！我安慰他們說：「西安蘭州哈密一線還可以入新疆」。而他們困苦顚連的命運中，對於這種渺茫的遙遠的前途，不能不相當致其空虛之悲感了。

蒙古本來是我們五大民族之一，今天我們的蒙古民族竟在外人策動之下，以蒙地爲根據，向我們自己國家進攻，我們已不能在蒙古地方自由通行。外人之侵略我們，這有必然的原因，而蒙古民族之能聽人指使，以攻祖國，不能不令我們用理智來作深一層的反省覺察。

蒙古民族的本身，並不是所謂愚劣民族，而恰相反的是異常優良的民族，我們看蒙古盛時的歷史，當可瞭然。吉朋（Gibbons）在羅馬帝國之衰亡一書說：「一二四一年春，蒙古軍之蹂躪波蘭，及入據匈牙利，蓋其軍略之優良有以致之，初不僅以兵多勝也。……蒙古將帥之行軍於維斯杜拉河下游，以及德蘭斯斐尼亞也，其佈置之精密，尤足精異。此種戰略，匪獨並世歐洲任何軍隊所不能企，且亦非歐洲任何將帥之所能及。歐洲將帥自腓烈特第二以降，就韜略論，無一足與速不台相頡頏者。且蒙古人於匈牙利之戰局，及波蘭之情形，皆能洞悉無遺，蓋其間諜之組織，固甚佳也。」元代以後，蒙古民族逐漸衰落，明以後爲毒辣宗教政策所毒害，始日即於不振。清魏源聖武記有曰：「蒙古敬信黃教，不但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開本朝二百年之太平」。且喇嘛所誦之經，皆係藏文，因喇嘛之

力攻藏經，遂致棄其固有之蒙文而不顧拋棄了自己的文化，淸廷之用意相當深遠！

故蒙古民族之衰落，乃受外族在歷史上侵略政策的結果，然而在當時各以己族爲單位之狹義民族主義時代，本不足怪。蒙古統一中國壓服漢族之後，以漢族爲最下層階級，不許有武裝。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撾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又蒐括諸路馬，凡色目人（當時歐洲及中亞來之各族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於官。順帝時，禁漢人，南人（漢人之在長江以南者），高麗人，不得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故當時彼此壓迫，毫不足怪，此種老賬亦不必再算。因爲那時我們民族的生存，是我們東亞大陸上幾個民族相互間的競爭，如漢，匈奴，契丹，回紇，西夏，吐番，女眞，蒙古，金，然而現在這些民族大體溶爲五大民族，我們相互間的共同利害，較大於我們相互間利害的衝突，我們相互間有悠久的歷史，我們現在遭受着外來民族嚴重的壓迫，我們有共同的危機，我們需要共同的生存，我們已不需要「我消滅你」，或者「你消滅我」的老的民族路線，我們需要在一種合理的民族關係上來消除內在的衝突，把我們共同的力量，抵抗外來的侵略以求共同的生存。

孫中山先生看到這一點，所以他主張「五族共和」，「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來根本結束過去自相殘殺的政策，重立堅强團結之民族國家，可惜他的政策，沒有被後人拿來實行，沒有能够根本改造國內各民族相互間的關係，完全因襲過去不合理的錯誤的民族傳統政策在「平等」，「共和」等名詞之下，幹些換湯不換藥的老勾當。利用宗教的愚民政策，利用少數酋長，空責各族之團結，而自塞各族進行團結之路！

日本佔領東蒙之後，西蒙古各部在德王等倡導之下，要求自治，其最初之意義，至爲光明正大，其通電云：「自治眞意，實因事急境迫，日暮途窮，志切自救救國，不得不急圖自決，以補救危亡。至於軍事外交，關係國家體制，吾蒙能鮮力薄，平時尤仰仗中央之助，況當存亡關頭，一切措施，更爲惟中央是賴。」軍事外交交給中央後，蒙古人要求自治，我們想對於國家，決無妨碍，而且中央反可以因此加强對蒙古民族實際之統治，於國家之前途，大有利益。但是內蒙自治因與察綏兩省之存在根本衝突，中央不能從國家大局前途作深遠之打算，澈底解決蒙古問題，同時不能對察綏兩省之疆域財政等謀週全之辦法，而因循於察綏兩省當局與少數蒙古王公利害之間，苟且敷衍，致引起蒙古前進派之失望，而授日本以可乘之機。

政治之推進，必有眞實內容，巧妙宣傳無補於實際，內蒙要求自治之時，正汪精衛先生長行政院之日，他當時說：「我們今日在種族上，宗教上，習慣上，已實行平等自由之原則，互相尊重了。」似乎中國國內民族問題已經解決。然而蒙古人自己的感覺怎樣呢？察哈爾蒙古代表曾在南京有如下的訴苦：「滿淸政府雖寓專制於羈縻之中，尙未奪我蒙古之主權，民國之官吏，則顯分軒輊，而縣與旗之感情，遂日趨絕隔閡，因文字之不同，重徵捐稅，蒙人無從爭論，因言語之不通，訴訟覆寃，蒙人無憑申辯，供差徭，則蒙古出資獨多，享權利，則蒙古不得參預。」所謂「五族共和」下，蒙古民族所受之法律待遇，則「蒙古地方訴訟之處理，邊省機關，尙酌用前淸理藩則例，及番例條欵。」這些根本是對付被征服民族的東西，所以他們有知識的人又說：「在形式上，雖有不分種族之美觀，而實際上，實有致蒙古民族死命之虞。」

在政治理論上和政治制度上，我們既然不能得蒙古民族之同情，不能使蒙古民族誠心誠意和我們結合，那嗎，我們就不能不走「威德兼施」的老民族政策，使大多數蒙古人「怕」我們，同時施以小惠，使之「懷德」。然而現在的蒙古對於我們的「德」怎麼呢？求自治通電云：「乃政府不第不此之圖，反從而窮困之。始而開荒屯墾，繼而設省置縣，每念執政者之所謂富强之術，直吾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感！」德既不能使之懷念，則威當可使之折服，然而通電又云：「十餘年來，於外蒙尙無收復之策，東蒙既失，亦無退敵之方，此不能不置慮者也，强鄰壓境，在中央政府放任之下，哲里木，昭烏達，卓索圖，及呼倫貝爾等諸盟，旗，

部轉瞬非復我有矣，西陲各盟，旗，部，勢蹙力弱，將更何以禦強敵耶！」我們這張紙老虎，亦爲蒙古人看穿。彼等進不能求得合理之途徑，退又不能自保，感情所驅，日方再加煽惑，故演成蒙漢自相殘殺局面。記者於去冬百靈廟戰爭中，雖曾力讚我軍攻擊精神之偉績，而偶一懸想我乖戾民族政策之前途，復使人不勝其愴然！果有妥善之民族政策，何至於在我們自己家裏的蒙古民族，被人利用來和我們自己衝突！

車回過速，在武川北門外傾覆一車，幾傷人命，此輩身遭離亂之義勇軍家屬，當對於中國不合理之民族關係，有深刻之感覺也。

爲了汽車公司的營業和旅客的要求，這一隊車決不能在綏遠停止不動，大家決定再由包頭出蒙古去試試。

(三)黑河波瀾

歸化西門外有一條向西南行，直達托克托縣的公路，路雖然是沙土質，尚修得相當完整。公路所經地區，大體爲沖積成功之沙土地，地勢低下，含鹼性甚多，故未曾開墾之荒地甚夥，莊村稀少，而民多帶邊人古樸之風。在歸托公路的東段南面，就是有名的「靑塚」——昭君墓所在的地方。昭君墓在綏遠有兩處，一說歸化附近之昭君墓爲昭君之衣冠塚。李太白的昭君怨上，把昭君出塞的地方弄錯。他說：「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明妃即昭君)，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昭君出塞，係由長安往北走，因爲用昭君去「和」的「番」，是南匈奴王呼韓邪，他的領土是今綏遠伊克昭盟鄂爾多斯地，即河套地方。玉門關在嘉峪關外，相差好幾千里，出玉門關的是細君公主。是漢武帝時的事，而昭君和番，是漢元帝時事，先後相差二三十年。過去文人不諳地理的事，不只李太白，白居易在長恨歌上也弄錯地方，長恨歌裏描繪唐玄宗幸蜀，楊貴妃被士兵所逼，縊死馬嵬坡一事，而曰：「峨嵋山下少行人！」其實玄宗幸蜀，並未經過峨嵋山。

開車的工友看我有幾分鄉下氣，因爲我化裝成商業公司的小職員，他慢慢要表現他的經歷是超人的特別，與衆不同，他就開始向我談他「外洋遊歷」的經過。他最初和我談他到過日本美國，法國，英國，比國，我以爲他是華工，然而他說是去「遊歷」，我有幾分震動了。我就請問他「遊歷」的經過，路線經過些什麼地方，他說他首先在「靑香島」上船離開中國！然後五天五夜到日本，到日本坐火車，八天八夜到美國，又由美國「金山島」坐火車七天七夜到法國！…。他的國別走得不差，而走的方式，很有點中國小說上的「飛毛腿」「神行太保」的風格，總是「幾天幾夜」的走法。原來他在若干年前跟外國人當差，到外國走過一趟，外國語和外國文全不懂得，時間長了之後，極簡單的記憶，也弄不清楚了，於是配合些說書的材料，編製成章，構成離奇古怪的道白。這裏讓我們發現一個大的人生哲理，人都是自尊的，總想超於常人，那怕是虛的，他也想擺出超人的模樣。假如你傷了他的自尊心，他一定感到非常的不願意，一個人能犧牲了自尊來低首他人，這是人生的變態，他必然在此中有另外的企圖。

誰知天不作美，黃河的水量，秋天增加了幾尺，河水倒流，把我們必須經過的，托縣城邊的黑河橋樑下道路，深深的掩藏在水裏！昨天是遇到的「人禍」，今天是遇到的「天災」，這般飄流塞上的東北同胞，眞眞是不勝痛苦之至了！

除了開車的以外，沒有人願意再回綏遠的。乃決定繞道走北面，希望繞過黑河的上源，汽車開了一段回頭路，向西北走了一段從來沒有車壓過的所謂「公路」，草是長得滿滿的，有幾段路被風吹斷，鬆沙所在，往往陷入車輪。辛辛苦苦趕到一處荒村，叫做多爾壩地方，黑河仍然有一尺深的水，河底是軟泥，過是過不去的，但是不過去，又怎樣辦呢？

拂逆逼出了決心，大家決定在河邊露宿一晚，再想法堵水挖泥，或者用草木來塡河，總之非過去不可！

八月二十九日晚間，我們這半百以上的征人，男女老幼雜然並呈的在黑河邊上開始長征中第一次的露營生活。車上帶好的帳幕被這般老於沙漠

生活的車夫和助手迅速的建立起來。一隊汽車加上三個帳幕，幾十個人來來往往，臨時掘成的土竈，放出炊烟，人們呼喚的聲音，男女雜沓，彷彿成了一處村落。

夕陽落在西山坡下，老年人，小孩和女人，斂跡到帳幕中去了，壯年男子過不慣帳幕中悶熱的氣氛，大半在有相當坡度而且不當風的沙土上，選擇了自己的陣地。女人生活的本身，比男人要多些麻煩，而女人對於痛苦環境的忍耐力，平均比男人要薄弱，她們痛苦感受，總希望從口裏說了出來，覺得這樣才可以得相當的慰安。小孩子是更不能忍耐的，他們的痛苦，總是用「哭」來解決，用「哭」來逼他們的保育者給他們的滿足。這三頂帳幕就成爲東北流亡人怨恨之音塔了。

我睡在幕外，被裏很熱，被外很冷，久未血食的粗大蚊蟲，毫無經驗的撲人面孔，枕頭兩邊已經傷亡累累，而牠們仍然前從後續的「不惜犧牲」！怎樣也睡不着，看看滿天星斗，往東一看，就是白山黑水的分野，今夜飲露餐霜的東北流亡，他們對於這種情節，應當有更深刻的感觸。

夜深了，疲倦驅使我入睡鄉。夢魂中一位健壯莊麗的女子，送來一匹雪白的大馬，我們並轡漫遊蒙古，初升的朝暾，和垂沒的夕陽中，我們總在地平線的遠處，駐馬私語……。

人聲漸漸的嘈雜，在我夢的感覺中，以爲是人們在議論我們，張開眼睛一看，原來夫役已經起身收拾車輛。東方剛出現於地平線上的紫霞中，只有風！只有霧！我的衣服和被褥等，完全浸潤於河濱大露之下，作了蒙古旅行初夜的犧牲！

天明了，大家的視線開展了。我們宿地北面二三里的地方，已經是黑河的盡頭！順着河邊，就可以繞行過去。大家又興奮，又自氣。昨夜過河那些準備，完全用不着了。沿河源數里長的青草坪上，露珠覆被着草頭，車行草上，激邊成風，草隨風擺，如舟過水面。

一隊汽車連續通過草灘。關於選擇道路和穿過危險地帶開車的方法，後面的汽車是唯頭車（第一輛車）的馬首是瞻。旅行車隊有點像多黨的國家，頭車是當權的政黨。頭車如果帶路不好，後面的車輛對他一定不滿意，往往逼成他老羞成怒。頭車出了毛病之後，後面的車子如果巧妙的通過險地，固然博得客人們的叫好，同時就引起同事間的忌嫉。特別是當權的頭車，要引起非常的反感！平心而論，頭車應該多得後面車子的原諒，因爲後面的車子已經有頭車的得失作參考，少去許多失敗的機會，這點便宜關係不小，不要敷淺的只看到自己的成功！

薩拉齊縣是綏遠最富足的縣份，土地最肥，鴉片產量甚多，因此農村收入很優裕，富則招匪，薩縣遂成爲土匪最厲害的區域，道高魔垂，防禦土匪的方法也加强，薩縣城垣之防匪設備，就相當堅固了。

薩縣境內一個近代化的大工程——民生渠，可算完全失敗了，不明中國水利原理和水利傳統的外國工程師，反不如中國無名的有經驗的技師，迷信外國人的階段，應該快過去了。

順着無水的民生渠邊，翻過薩縣附近的平綏鐵路，改邁大青山南麓向西前進，山上還存留成片的青松，山頭還有幾處西藏寺的廟宇，所謂士默特旗的牧地，而今已全然成了漢風漢土，建立山頭的蒙古喇嘛廟宇，只表示蒙古民族在這裏的回光反照！

（未完）



明治七十年

—三千年的歷史中未曾有的時期—

德富蘇峰著　陳秋農譯

人們的身體據說是每七年有一次變化，可是國家的步調也必須測定正確的時間，那是不可能的。有時七百年的經過還抵當不着七十年間表示出來的變化，有時七十年的經過就可以等於七百年以上的變化。

明治以來的七十年，在日本三千年的歷史中，實可算是最急速度時期，所謂山河飛躍，電光石火應接不遑之勢。現在我敘述這七十年的歷史并不是歷史家的歷史見解，祇不過記者親身閱歷過這奇特的期間後，隨其所感覺到的地方稍稍的談論而已。

維新的第三幕

明治七十年者，是從明治初年起一直到現在。在歷史的程序說來是不能夠這樣分割的，或者所謂南北朝時代，室町時代，戰國時代，江戶幕府時代。明治時代，是歷史家任意區分的，可是這樣的分割歷史，不免殘斷歷史的毛病。

因我等第一不能不認歷史是繼續的連接的絕不是斷片斷層的而是滔滔然著長江大河的日夜不停底流向海裏去。但爲讀史的便宜上說，姑將孝明天皇的御宇劃爲序幕。明治維新劃爲中幕，現在尙爲我等繼續生活中的時代劃爲第三幕，我等自身可說是第三幕中的演員，也可說是看熱鬧的觀客。無論怎樣，最後一幕尙在開演中。

尊皇思想的增殖及變化

「假定」沒有美人潘雷Perry 率兵船四隻，入浦賀灣强求開港通商，俄人相繼來長崎以求貿易，外國關係僅限於常來長崎的荷蘭的商船及中國的商船的話，外國的關係對於我等不引起內政上的何等影響，那末德川幕府會不會依然存續着呢？抑將土崩瓦解呢？這是不可知之謎的「假定」。我等即或沒有外國的關係，幕府也不能夠存續下去的。何以故呢？因當時的幕府有二大勢力使其懊惱。第一尊皇思想的勃興：尊皇思想在水戶義公及山鹿素行的時代，僅爲一種理想論，不是其後山縣大貳，竹內式部，高山彥九郎的時代底推移，實行的勢力逐漸增進。此種思想雖在抑壓下，可說在相當的機會定然爆發的。

第二幕府最感困難的是財政上的困窘。世界漸漸的進步，政務的煩屑與複雜，八百萬石的歲入到底不足應付一切開支，同時富的分配漸次移於商人階級的手中，政權已經陷於不能維持的狀態。

即幕府的頭重腳輕，支持自己的力量漸次消失，非趨於顚覆的一途不可。在精神上一方面與尊皇論勢不兩立，在物質上的一方面自己困於窮乏的苦境中，雖沒有一種大打擊，幕府自家到底不能不跌倒下去。

建武中興及明治中興

如上所說一樣，沒有外國問題的影響，德川政府究竟不能將幕府現狀

維持下去，於此我等必須知道建武中興及明治中興同樣是朝權回復，但是其方法與目的是頗不相同的。

建武中興完全是對內的問題，約言之，是趨向於武人政治，朝權回復覇業政治，求實踐天皇親政的企圖，但是明治中興爲對外的大問題的解決。

即是什麼樣做方能使日本與世界列國立於對等的平等的地位？什麼樣方能使金甌無缺的國體在這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維持下去？當面的種種困難問題什麼樣纔能突破？

對外問題

假使建武中興的時候對外問題發生的話，則楠木正成，北畠親房，萬里小路藤房的苦勞是沒有的罷。日本國民無論在什麼場合對外的問題總是一致，那是本色的本領的特質根因。這好的適例，正可以用文永，弘安之役來做證據。

明治中興的改革，繼續突破一切艱難的首尾經過，畢竟是當前橫着的對外問題在這一點上把一切恩怨忘去；嫉妬心概行剷去；個人的感情置之腦後；利害得失，屏之不顧，擧國一致的態度以邁力方能達到。雖然對此事國民間不免有多少的異論起來，但是在精神上總是一致的趨向。

假使明治中興除去外國問題，建武中興加以外國問題的話，則兩者的歷史地位將互相顚倒也未可知。在此點上我頻頻爲親房，藤房，正成等等人嘆其生不逢時之惜，不能不羡慕三條，岩倉，西鄉，大久保，木戶，及其他維新的諸元勳的幸運。

尊皇攘夷的觀念

確實的追溯其源，孝明天皇的御宇以來，癸丑甲寅（嘉永六年安政元年）之後，即有尊皇攘夷的觀念形態。尊皇即是朝權的回復運動之謂。攘夷即是對外的國權回復運動之謂。此種觀念形態互相提携，互相恊力，互相輔翼。

尊皇的思想與攘夷的思想，其淵源決非淺近。在德川初期的時候的明末之亂，我國的有識者鮮不引以爲憂患。淸朝的勃興即韃靼人席捲華夏四百餘州之際，又如古蒙在文永，弘安之役，雖未能揮其餘威以凌駕日本，可是日方也不勝殃及池魚之慮。玆擧一例，如熊澤了介——蕃山先生——曾經豫爲警告說先爲預備以警戒韃靼的窺伺我國。

中日對外政策的相異

其次是俄羅斯的東侵。此問題在德川中期以後，所謂赤狄的巨影，正如妖魔一樣跨踰天塹以凌日本，識者即認爲煩惱的種子。此問題當初不獨爲識者的杞憂而止，即松平定信執政時起屢屢爲當局者現實問題的憂思。漸漸逐一癸丑甲寅以來的外患與日本國民的衝突。

日本人對於外敵是感覺威脅着生存，非力追去之是不安心的，中國的對外思想則恰與此相異。中國的外交槪爲得過且過的苟安外交。即當時聊可以粉飾得下面子的話就認爲可以安心無事。

可是在日本人這樣的祇是裝飾門面是不能安心的。如九州的熊襲之亂平定以後，神功皇后遂遠征三韓。文永，弘安之役以後，遂積極計畫實行攻擊敵巢。

尊皇攘夷

尊皇攘夷這套話，不知從何處骨董店賺來的，這種觀念形態在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必仍舊支配日本國民心理。尊皇者，以皇室爲中心之謂，全國民皆奉職皇室，即以天皇爲中心，完成日本統一的目的，今日所行的一君萬民政治，這個目的，亦即我等所謂皇室中心主義。

攘夷決不是殘殺外人，燒燬外國使館，是不許外人蹂躪我國的國權，損傷我國的國體，只是使日本與世界列强平衡抗禮而已。

復古及維新

從孝明天皇的末期到明治天皇的初期，纔有皇政復古，皇政維新的說法。所謂皇政復古從別一意味說，明治中興是仿傚建武中興的法則，或者摹擬神武創業的規律。即復日本傳統的歷史的本源，天皇親政的眞面目的意味，從這點出發生出皇政維新的運動。這次的維新是一掃七百年來的武人政治，復由天皇親政的意味的維新，在事實上復古即維新之說，維新即復古之說，維新及復古僅是標識的差異，在內容上是同一的。於這種意味，復古派即維新派，維新派即復古派，互相提携以達到明治大業的成就。無論怎麼時代都必有觀念形態。例如法國革命有其自由，平等，博愛以爲觀念形態。在中國的辛亥革命有其興漢討滿的觀念形態。在日本的維新大改革則以尊皇攘夷及皇政復古，皇政維新的觀念形態，事實是這樣，並不是嚮壁虛造。

攘夷論的動機

如前所說尊皇同攘夷的意思完全相同，可是不久尊皇是尊皇，攘夷是攘夷，二者自然分離，皇政維新與皇政復古爲同樣的一物兩面，可是不久各自分離，不僅分離而且差不多互相成爲敵對。這是怎樣的悲劇描繪在維新的歷史上。

日本的攘夷論的實物教育者，首屈一指的不能不先說是美國水師提督潘雷將軍當時的攘夷論有五種：

第一是開戰論者，他們雖沒有戰勝的自信心，但是自信能够振作士氣，必使國家興盛。

第二是預測當時無論如何沒有勝利，倒不如姑且隱忍一時，等待準備武器培養實力至相當程度時，而後實行攘夷也不算遲。這是準備的攘夷論。

第三是不主張戰爭，先着手把國家整頓得有條有理，而後在應接之間，使外人服從我的節度的論調，這是和平的攘夷論。

第四是苟安論者。他們以將來的事是不可知道的，眼前無論如何總得與外人和睦以求暫時維持而相安無事。這是當時的幕府及有司的主張，可是被人們攻擊怒罵。

第五無論理論也好，事實也好，認爲幕府皆不注意及之。這是當時欲推倒幕府者利用的口實。

開國進取與徹底攘夷

可是經過相當的年代，德川幕府土崩瓦解，維新政府已經建立起來，不獨武力的攘夷認爲不應實行，即主張企圖與外國戰爭而先須準備武力的論者，也被人認爲與時勢不適切，無論如何先學外國的一切科學等——此時以後與外國對等交際，事實上攘夷論的目的已達到——把攘夷論的招牌束之高閣，抬出開國進取的新招牌。記得重野成齋曾說：「忍得從來所謂恥而後眞知恥，畢竟與外人融和而後能扞禦外人」的話。所以維新後的開國進取說風靡一時。

但是始終熱中於攘夷論者，對於開國進取的新招牌，頗爲抱着不滿意的態度，以爲學外國者是自入地獄。同時從來主張攘夷論的同志也去而歸附開國進取的新招牌下，甚爲悲憤慷慨，所以向來對外國的敵愾心轉而對待離去的同志。

維新派與復古派的分離

同樣的，相同的皇政復古派與皇政維新派——復古即維新，維新即復古——二者相互提携的，但不久維新派即攏去復古派，而無所顧慮的邁步前進。

以個人爲例來看，玉松操，岩倉，中山忠能等主張仿傚建武中興的法則或仿傚神武創業的鴻謨，叫絕一時，玉松操自己起草改革案，由岩倉携行參內，即所謂慶應三年十二月九日的皇政維新的大號令。在當時的當局

者，亦以復古即維新的確信，或者設置神祇部，視祭政與政治同樣，或者設置廢佛崇神的制度，碩學大德的道士們手舞足跳的大讀其祝詞，可是舊皮囊倒底裝不得新酒，革新的事業漸次進展，所以復古派的玉松操，岩倉等憤慨異常，遂隱遁而閉門謝客。

這僅是個人罷了，在團體方面如熊本的神風運，神符似底標語的皇政復古，無論怎樣總是反抗皇政維新的，所以遂有明治九年十二月四日的暴動。這不僅神風運是這樣，凡日本國中眞正篤信皇政復古的人，常在抵抗維新急速進展的時勢的思潮，與陷於復古思想破滅的命運，不知有多少！

中央集權

從別一意味說：時代思潮的趨勢是慘酷底，假使逆其勢而行，孤行頑固而不追隨的人，無論你是誰都若枯葉的遭遇狂風，無不披靡以墮，但是復古及攘夷的精神，究決不根株絕滅，僅是改頭換面的變形而已。此種精神尙一面在於一君萬民的主張內，他面尙在我國國權回復與皇道精神向世界宣揚的要旨存在。

天皇親政的實現的前提，最必要的條件，是不能不有中央集權。此在維新政府感覺煩惱的是怎樣組織成强力的中央政府，用非常的犧牲，方能達到廢藩置縣的計劃。這是明治中興比建武中興卓越的一例。

廢藩置縣的必然趨勢，是不知道幾多人揮不少的酸辛困苦的汗血，不知道發生過多少的糾紛，在此不遑一一陳述，如在長州的奇兵隊之騷擾，即其一例。又西鄉及大久保之被其舊主島津久光的睥睨，彼等常陷於滿腹苦衷不能向外間人語的苦境。明治十年之亂，在別一意義說；也是不外中央集權的促進之一種反應的作用。

歐化主義及攘夷論

如上所說，對內的第一前提是中央集權，可是對外則爲諸種侵犯主權與不平等條約的改正。維新政府匆匆創立之際，一方廢藩置縣，同時新政府著手改正條約。條約的改正決不是粗心浮氣的攘夷論者的方式，需要採取極穩健底手段，但國權回復的精神即是貫徹攘夷的精神。因之，岩倉爲正使，木戶，大久保，伊藤等爲副使，以大名行列歷經美國暨歐洲諸國，其唯一目的在談判改正條約。

然而條約的改正一事，在明治朝的歷史是失敗的歷史，因爲施盡一切外交手段都得不到效果故也。從明治十七八年到二十四五年所謂歐化主義之勢，非常底使上下氾濫，朝野震撼。可是歐化主義從另一面完全亡却了日本的固有而全盤西洋化。不僅是這樣，而且把日本變成了白晳人種的子孫。或不完全的日本文的文法從正確底英語文章加以改正，像魔術牽引似底，薩長們的假裝跳舞會，也眞似外國人的樣子。要之不外用一切的手段想望我國的稅權，法權等速從歐美諸國手中收回而已。究竟攘夷論經許多的變化，於此方是達到。

攘夷論像從山裏掘出來的山芋，當時的歐化主義彷彿是碗中盛着的汁水，可是汁水到底不是山芋。可是同時汁水的原料也含有山芋品質，所謂歐化主義的根本溯其源的話，仍不外是攘夷論的變形，這決不是牽强附會的說法，講至此特附言及，歐化主義的首魁爲伊藤井上，神風連的首魁爲太田黑，加屋等，其精神不能不說沒有幾多的相距離，換句話說：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日本與朝鮮

日本與朝鮮的因緣，恐怕在有史以前即發生關係。苟通覽日本的歷史，即可知道朝鮮半島在日本的文化上面政治上面及其他的關係佔非常重要的部份。

神功皇后的時代的文永，弘安之役，朝鮮實是蒙古軍住脚的地方與進攻的策源地，這是明白的事實。

朝鮮的問題在德川幕府的末期——至少也在安政，文久的初期，即爲橫擋在面前的重要問題之一了。

往昔如勝海舟即抱有經略朝鮮的志向，長州的桂小五郎，對州的大島友之丞，皆是同作此論者，德川慶喜也在幕府的末期有確定派遣使者到朝

鮮之議定，可是因騷擾之故，遂未見實行。

所以明治六年的征韓論振起於廟堂之上，由來有因，決不是唐突而起的事情，不能不說是前政府一系相續，始終以求貫徹的政策。

征韓論的破裂

可是跟手大問題就發生出來，今日尚留爲「假定」的謎題。若當時岩倉，大久保，木戶等能與西鄉，副島，板垣，後藤等的意見一致，舉一國的力量以解決朝鮮問題的場合的話，恐怕這次以上的好時期是沒有了。

那時俄羅斯相應的有意侵奪朝鮮，在英國是還未伸手干涉遠東方面，美國是更不待論，是由我國任意所爲而不加聞問的。當時對手的中國方去戊辰之役不遠，若我萬一遣勇將健兵以與中國兵戎相見，其勝敗之數，無待蓍龜。

不意事敗垂成——西鄉南洲第一著使節朝鮮之件——既已受勅許出使，但是因岩倉，木戶，大久保等的反對意見，遂不克見諸行事，而且——完全是當然的必然的罷？——其結果惹起明治十年之亂，不能不陷於同胞們的相互屠殺，實遺憾千萬。

否定征韓論者的立場

我等雖是這樣說決不是歸咎岩倉，木戶，大久保等。彼等自有彼等的見識，由彼等曾經巡遊世界的結果：估量日本的勢力過小，視西洋的勢力過大，以爲無論如何應速使日本進於富國强兵之域，及痛感到底非先中央集權以施布政治，政府率先爲國民領導不可。這在岩倉與大久保是完全相同的意見，不過木戶稍稍帶有相異的意見。

無論何時肯定征韓論也好，否定征韓論也好，要之，皆從向來對外思想的攘夷思想爲起點而流血汗的，因其精神是決不相反。祇是所取方法不同，遂相互對立，彼等雖與西鄉等成正面的衝突，可是竟非很深刻的反對。

記者對此問題，尚有像泉湧似的話要講，於此地限於篇幅，待他日編撰「近世日本國民史」的上邊再述及。

西鄉的大聲名

明治十年丁丑的動亂，時記者爲同志社的學生，滯留在京都，恰好主上臨幸京都，我雖是十五歲的少年，可是那時的樣子十分回憶得起來，十年之亂的由來，大概說來是明治六年征韓論的破裂的結果，又爲實行中央集權上的劃期時代。

假使沒有十年之亂的話，則薩摩正如英國內的愛爾蘭自由國一樣，差不多立於中央政府的統治之外，宛然持續其獨立的體裁。彼等固然對天皇陛下，奉示忠誠的心而無他異，但是有萬一悍然不馴，陰然對於明治政府表示一敵國的態度之虞。

當時的人心尚不免有二個的政府的存在橫梗在心裏，如對明治政府抱不平不滿者，幸西鄉蹶起而登高一呼，此輩皆惟西鄉的馬首是瞻。

當時西鄉的聲望非常振動京都一帶，該地人民眼巴巴的期待他的來臨。假使西鄉的兵隊一度馬關海峽的話，恐怕關西無不風靡。

悲懷西鄉

無論怎樣說西鄉圍攻熊本城徒費貴重的時日，遂不能不等待官軍的大擧進攻，恐怕不是兵略之宜。尤爲我等今日遺憾是西鄉南洲爲什麽不獨自出動呢？

他一人也想到不安心，雖有其信任的村田新八飄然同行以來帝都，可是任何人也沒有防備的場合，彼未到東京以前，明治政府即行大變革。

當時政府的變革的目的，多數是以西鄉一人作爲對象。所以彼統率蒼健兒以來，必然底蒙叛軍的名義，遂不能不悲慘底以臨其最後，多麽遺憾千萬呢！

話又說回來了，他那麽被內爭的健兒所殺，當時的詩人曾有「誰知吉

報是凶報，邦家遂少幾英雄」之句，詠歎不已，當時官軍的吉報是西鄉，桐野等被征討而服誅，可是從國家的見解上去看，不能不爲國們惜失卻有爲的人才。

在別一面，到底中央集權的目的是達到了，從岩倉大久保的政策說；彼等的目的是確實底得實行。即明治十年之亂，出於大久保等本意之外的結果，中央集權得以確立，與彼等的理想相去不遠。

民權論的勃興

所謂民權論者，征韓論的餘波耳。明治七年一月，板垣，副島，後藤，江藤，由利等的民選議院設立的建議是此論的嚆矢。其後此論漸次隆盛，到明治十三年，四方有志之士遂蜂起請願以求設立國會，於是（明治十四年十月十二日）有詔勅，預備以二十三年爲期，開設國會。

民權論的蜂起，自然不是對天皇而起的運動，而是反對中央集權的明治政府。元來慶應三年十月，德川慶喜以大政返還天皇之際，有天下的政治與天下公議公治之語，所以有設立公議政體的目的。

無論是口傳，無論是眞實，所謂公議政體在維新當初實行，甚至各部長官。也投票選任，一時成爲實際政治的方式，可是那時明治政府到底基礎未鞏固，不能不有有力者的專制以推行一切築基打樁的工作，這是明白情勢。

所有的反動，忽高唱民權論，從或種意義上來說：九州各地的士族等以薩摩爲中心，利用此論，欲訴之於干戈，又全國的志士以土佐爲中心，利用此論而訴之於言論，其方法儘管不同，但皆共對新政府洩漏不平，逞不滿的態度，其揆一也。然而到拜聞國會開設的聖詔，無論中央集權政治怎樣，在一君萬民的制度，所謂五個條的御誓文的一條，曾有「建立廣闊的會議，以求萬機公論」之說，對維新的劈頭應特筆明書。

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

於此可看得到在明治天皇的歷史上，一切對內的事情上，皆是求達到天皇親政，一君萬民的目的，對外則所謂動員全國民的力量，以回復我國權，伸張我國力。

可是事體具體的實行，即有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在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我國朝野向來差不多相互對立，針鋒相對，像水火不相容的兩人拿刀拚命似的砍，此時不期而相互團結成一個整體，以當付國難之臨。

因此之故，即把所有的一切糾紛清算，漸漸把維新的目的具體的豐全面的眞相得以發揮。若能起地下的三條，岩倉，西鄉，大久保，木戶等，使之得親覩當時的狀況的可能話，彼等無論何時必揮感激之淚曰：「現在方知道我等的苦心不是徒勞無益哩。」

苦杯滿吃

展開日本近百年的歷史來讀，可以知道外國人給日本國民苦杯滿吃的事件不鮮。在維新前吃最太的一杯苦藥，是美國水師提督潘雷闖入江戶灣以求開港，第二杯苦藥是三國干涉以還遼東半島給戰敗的中國，此即是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可是從今日看來，可算是針砭當時的日本人的好興奮元素，眞爲向來沒有過這樣痛切而且有效驗底良藥。

假使彼時沒有三國干涉把遼東半島吐回給花紙糊的紙獅子似的中國，順順利利底依我國拍子做去的話，他日我國必有大大的蹉跌於將來。所以三國干涉的結論是使我國的立足點愈堅定不移，十年的臥薪嘗膽，焦心苦慮的收場，遂有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戰爭之役，把俄人勢力逐出朝鮮及南滿以外，遼東半島是不言而喩的又歸我掌握之中，此最希望的目的終於達到，皆三國干涉的賜物。我等在此意義上與感謝潘雷同樣的（他把日本門戶推開，使我國人恍然覺悟，以急起直追底力學歐美，達到現在獨自創造之境，所以他反變成日本得以更生的恩人。）必定向三國干涉還遼的主張與策畫原動人——德意志前皇帝致其感謝之情。

日英同盟

世間對於日英的親交之本來的原因有各種說法，記者在此有多少的釋義之必要。幕府的末期佛蘭西結交幕府，所以英吉利也與幕府結交，自然不外是步法國的後塵。不過幕府的勢力一天一天底傾頹下去，反之，討幕方面的勢力一天一天底繼續增進不已。

那炯眼底英國及其使臣遂與薩長結納，繼續到維新後，即此緣故。可是英人決不是日本人的知已，彼等對中國有相當的敬意相當的殷殷屬望。

英國對日本，無非是單單欲利用日本以保持其利益，或增進其商業而止，不是眞有大大的屬望與尊敬。其例從 J. H. Thomas 所著的書中，可以明白。具體的說，中國同日本在英國的天秤來估量，無論何時是重中國而輕日本。

但是相信實利主義的英國人，決不拘泥陳跡。向來以中國爲本位的東洋外交政策，自從日清戰爭的結果，中國的醜態皆全體暴露出來，於是英國轉變其方針，對東洋的外交政策的推行以日本爲本位。即是實行日英同盟的因素。

日英同盟決不是從日本方面的誘導，而是從對方所希望所締結的同盟。

這決不是把當時日本當局的功勳抹殺了，因彼等有相應的辛勞。不過當時的英國是完全欲在遠東尋求盟友。特別是對俄國抱着不少的鬼胎。故欲牽制俄國，採取迂回的方法，所以欲得一適當同黨的必要，表面上文飾種種文句，畢竟日英同盟是對俄的同盟。其結果有明治三十七八年之役的日俄戰爭。

中日日俄兩役

我等決不是武力的謳歌者。日本在東洋的立場，在明治二十七八年對中國的戰爭已經確定。至於日本在世界上的立場，則在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戰爭後，方才確定。

這兩個事件含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使短短的明治七十年間的歷史遠勝於長長過去三千年來的歷史，我等愈考察而愈剴切的認識。

先是，條約改正的企圖，用盡了一切方策與手段，尚不能達到法權回復與關稅自主的目的，不意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到三十七八年之役間，對外的一切欲求，皆若「駕輕車，就熟道」一樣的即行達到。「百言不如一行」的古諺，正切合此事。

兩役的影響

更從世界的歷史以觀察日本，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的結果，是把亞細亞的老大底中國的眞相暴露於世界。

其結果遂招誘亞細亞分割的時代出現。英國以揚子江沿岸爲目的物，德國以山東省爲目的物，法蘭西，義大利以中國西南爲目的物，俄羅斯以中國北部爲目的物。單是這樣的話，日俄戰爭還不是十分能引起戰爭，不意俄方更伸其魔手於朝鮮，其結果即有明治三十七八年之役。

當時日本的志望，完全想將俄國的勢力驅逐出朝鮮半島，即以心滿意足。若俄國眞的從朝鮮退出一切侵略手段與政策，則日本當然不訴之於干戈的。

可是俄國終究倔强，欲與日本爭奪朝鮮，遂有明治三十七八年之役。此次戰爭把歐洲諸國所恐怖底北方之熊的俄國大半空虛的內臟，極易底暴露出來。

俄國的勢力從東方亞細亞放逐的結果，於是俄國伸其熊掌在近東方面，因巴耳幹的問題與奧國衝突，由曲曲折折的經過，遂惹起世界大戰。假定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戰役，由於明治二十七八年清日戰役的結果的話，則世界戰爭可以說是明治三十七八年戰役的結果。我想這不是架空的說法。

自然日本沒有自信力說世界大戰是由日本策謀，同時也沒有這樣自負，自然也沒有由是以自責的心理。可是冷嚴底去看世界歷史，則世界大戰

與日俄戰爭之間是有脈絡相貫通的，這是事實的證明。

日本的勃興

最後底大「假定」，若日本仍舊維持幕府的狀態而沒有勃興的這回事，則東亞是如何的現象？世界又是如何的向那方面進展去？

假使日本安於鎖國的狀態，如馬可波羅所傳的神話國一樣繼續的存在的話，單是酸漿提燈的國家，藝妓的國家，日傘的國家，浮世繪的國家，看作世界的玩物，日本人即認爲滿足，則世界完全是白種人的天下，舉全亞細亞皆爲彼等的殖民地無疑。

出於世界意料之外的，在十九世紀下半期起至二十世紀上半期，即明治七十年間日本的勃興，若從地下喚潘雷起來，參觀今日的日本，不知彼將作何感？

給與世界的究爲何物

日本的勃興完全是歐美人沒有想到的事件。此事件使彼等受如何的影響呢？記者不必逐一詳語，自有歷史明白的告訴我們。

世界最近世史，在別一意義來看，不外日本的勃興，世界的動搖與變化給與的記錄。

德國前皇帝決不是日本的親友，寧可說是憎惡日本的怪漢，他在清日戰爭之後唱導黃禍論，從動世界的聽聞，這話在日本人聽來是逆耳的，可是不能不承認彼爲知己。

國民的彈性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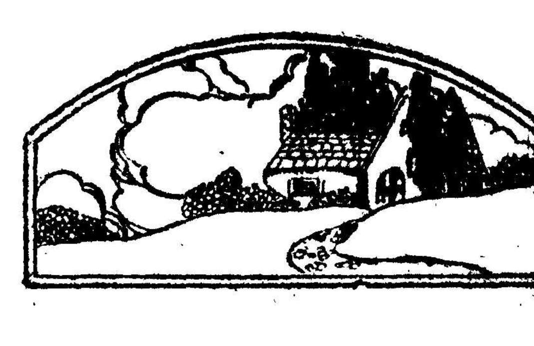
是誰給與日本的賜物呢？可說是天皇一人的威德，挺身而出，開拓的事業，曁諸先輩是不必說的與我國民以指導，由是而生敵愾心，奮發力，彈性力。其次要算外國及外國人的橫暴淩轢，無禮節等的賜物，我想這樣是不會錯的事實。所以我等在此意味上得感謝潘雷及三國干涉的主唱者德國前皇帝等人，決不是無理由的。

日本國民的彈性力，不是自動的容易起來，而是必要外來的挑發。

日本對世界的關係

此七十年間，日本在世界上經過種種的變化。當初被人輕蔑，被人當作笨貨，其次是被人憐惜，被人撫愛。這些人皆不把我國當作對手相交接的。

曾幾何時？一變而爲被人尊敬，也寧可說是恐懼日本，一躍而被人恐仰，也寧可說是被人憎惡。平心而論，對方正在互相合成大夥兒毆打日本，這是現在的狀態。



全國美展會場巡禮

蕭乾

雄偉的國民大會堂，這個將要產生一個民治中華的搖籃，是建在美術館的緊鄰。如今，在國民代表未步入會堂前，先爲琳琅滿目的古今藝術製作所塞滿，這是太有意義的一宗安排了。如果藝術代表的是人類一種永恒地向崇高處努力，衣食外，尙有理想的憧憬時，在這殺氣騰騰的世紀裏，希望那個由我們產生的國家在應付現實之餘，還給理想留些空隙。

一個下午的巡禮，展覽會給我的不但是當代中國藝術進步到怎樣階段的一個具體觀念，我還自古迄今讀了一部活的中國文化史。當我看到三千多年前老祖宗的飲器上（如安陽殷墟出土的銅爵等），便有了裝飾的花紋時，我失聲讚嘆『好美心』對人類是怎樣一種要強的動力了。

也許美展籌委有意用歷史演進的線索給我們一點上進的興奮，這次陳列的書畫，甚而美術工業都是按年代編排的。書呢，便由契刻骨版，以至漢代章隸木簡，寫經卷，直迄各代版本，使我們同時對文字，工具，及裝幀有一個系統的認識。無疑地，這種歷史的安排增加了這次展覽的意義。

據專家說，這次陳列品中，『寶物』還眞不少。所以『寶』是上次倫敦藝展時許多捨不得擺出的古代重器，這次全陳列了。第一室裏西北考察團的那些木簡便很難得，第二室美術工業門裏，銅器中以散氏盤，宗周鐘爲最出色，瓷器中有宋廣窰的修身理性琴。第三室陳列的商代銅器（中央研究院出品）足以糾正中國文化史上以銅器花紋自周始的錯誤。自然，走到陳列歷代書畫的第六室中，『寶物』更多了。這裏古畫中，爲上次倫敦藝展所保留的，竟有一百多幅。像南北宗之開派者荊關董巨，四幅幷陳，眞是洋洋大觀了。此外如『王義之快寫時晴帖』，『孫過庭書譜』，『宋人法書』，都是海內孤品，足以彌補上次倫敦藝展的缺憾。

本屆美展的『完備』也很賴內地收藏家的合作。像爲故宮所珍藏的『宋僧法常寫生卷』只有下半段，這次滬方收藏家葉譽虎先生把他私藏的上半段也公開陳列，公私的合作，因而湊成完璧。此外，還有明末遺民的畫，當時因爲政治關係，故宮收藏極少。這種表彰民族氣節的珍品，大半都流傳在私家。本屆美展，我們也有福氣賞鑑，確是難得。

我們推測爲了鼓勵苗長中的當代藝術製作，籌委在甄選作品時，一定存着寬大的優容。由阿拉善旗蒙人田協安那幅『馬』，還可看出選拔時，他們怎樣在『全國』的地域意義下，鑑定的尺度給予相當的伸縮。

一般說來，本屆西洋畫的成績較中畫爲進步，而大都市的成績又比內地的進步。據某位教育專家說，這全然是因爲師資的關係。這個事實對於此後繪畫教學將是一個大教訓。中畫根本不講寫生，而臨摹又不求之宋元大師，却多半以業師作品爲藍本。因此除了數幅在題材技巧上富叛革風的作品外，大概都沒能跳出當代幾位名師作風的窠白。而且因爲勤

作畫少讀書，結果技巧進步了，氣韻還不如前。珍惜國畫前程的人們自不能不糾正這個險象。

那幾幅富叛革意味的國畫中，也表徵着一個傾向，那是西洋寫實技巧的急遽侵入。這傾向的本身是健好的，也許還是必然的，但至少目前成績還不容許樂觀。像那幅『小紅低唱我吹簫』的着色構圖之酷似煙公司廣告畫，使我們想，沒有捉住國畫的氣韻又沒把握西洋畫寫實的眞髓，這種拚湊很難做到好處。這種試驗比較成功的似是葉永清君的那幅『煙囱』。新的途徑必須發掘，然而文化遺產也不宜漠視。至少古人那種氣魄，野心，都不是趨時心理所能做到的。

值得我們稱揚的，是由這次展覽，我們知道國畫及西洋畫家都在辛勤工作中尋覓着新的途徑，努力締造一種新與的藝術。

在工具上，吳埜山君試驗以漆作畫，彭友善君很成功地運用國產彩色紙張及毛筆繪西洋畫。這種試驗，除了藝術表現工具的發現外，還含有國民經濟的意義。當國內許多西畫家對舶來的繪畫用品懷着牢不可破的迷信時，彭君這個大胆的嘗試殊值得欽佩。

然而更大的更需要勇敢的發掘是題材。

說明我們的畫家們充滿了一腔對社會正義的熱情的，是那些以下層生活爲題材的畫。像孫少慈君那幅『石子匠』，周圭君的『相依爲命』，畫着一匹馴順的驢和一個忍苦耐勞的驢夫，都是使我們走出會場還念念不忘的作品。甚而刺繡都跳出過去花卉窠臼，繡起木排工人了。在生活這個無底深庫裏，我們未來的畫家將有不盡的題材可採掘。

然而更普遍的一個新題材是國防。這事實充分地反映了當前各階層民衆的情緒，如顧了君的『守望』，唐一禾君的『武漢警備者』，徐悲鴻君的『眺望』，羅清楨的『到長白山去』（木刻），連建築門紫禁城角樓模型裏都站了一個灰衣小泥兵。這使我們憶起故劉半農先生那個忠厚的倡議。事實上，一個文化城也許需要更多的兵啊！在胡藻斌那幅『雙虎』上，畫家還題着：『余嘗於動物園中見虎食鷄，人皆謂爲殘忍，詈此惡獸也……人製造飛機炸彈毒氣死光而欲殺盡其同類，虎茍得此輩而食之，世之對此虎不知又作何感想。世之毀譽應作如是觀。』文字間似流溢着畫家對時代的不少憤慨！

然而值得特書一筆的，還有彭友善君的『惡夢』。它不但是使用國產工具畫的西洋畫，舖在畫面上的還有一個警惕的印象。在一座避了若干赤裸老幼的黑洞裏，一羣野獸襲進來了。兩隻虎在撲噬着，三四隻虎在洞口睜着耽耽的的眼，噉牙朝洞裏邁着脚，洞裏有蟒蛇探首，洞外遠遠還有一隻黑熊在窺伺。老嫗在哭，少婦在衞護着懷間的幼兒，老的弱的圍抱在一處，只有幾個年輕力壯的，舉了火炬，那個永遠象徵希望的光，踏着亂石，用尖刀和猛虎苦鬥着。由那洞的陰闇，那虎的兇慓，那羣老弱哭嚷的嘴部表情，連洞外那隻險詐的熊，我們感覺到強烈的恐怖。然而那些壯士胳臂上的肌肉，那堅毅表情，那熊熊火炬，一股力的奮與也在紙上蠢動着。

這幅富象徵意義的畫在這昇平閑逸的會場中，自將釀成一種戒備的現實的氛圍。

然而新題材並不是『馬到成功』的。像那幅『航空救國』，即使用來宣傳，也不易得到期待的效果。至若『可憐的瀋陽城』，飛機下却有着江南的小樓，尤不能使人看後有何啓發。這事實使我們想，藝術家儘管追蹤時代，且應該追蹤；然而那並不足以作爲藝術上偷懶的理由。

陳曉南君的『建設時期』也代表一種新的，也許是更新的題材。這幅畫着一簇工人奔忙工作在一座建築中的樓房，樑柱參差，搬磚的，負木的，蠕動着儼然如一窩螞蟻。在題材上，它使我們想到蘇聯的五年計劃。在統一局面奠定的今日，消極的國防外，還望我們的畫家進一步着眼更積極的方面。

書畫以外，還有許多部門。記者以外行分上，話已說得太多了，應留待專家來評論。

這次美展之舉行，說明了我們教育當局對國內藝術界觀摩及鼓進的關切。聽說美展籌備工作於西安事變前便動手了，事變中間曾擱置月餘。在短促時日中，還能做到十八省藝術家的近作，又廣遍地搜集舊藏，蜎集一處，審查縝密，佈置有系統，籌備委員確實做了一件可感的工作。

（四月一日於南京）



記楊宇霆（三）

篠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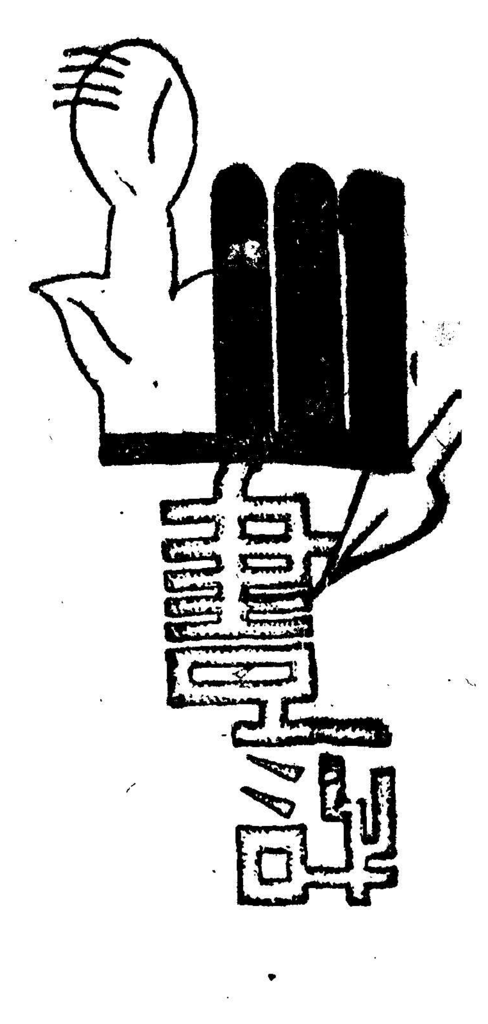
國民革命軍雖爲外力所阻，不得長驅北上。而馮閻兩部分實力，已足控制北京。作霖知大勢已去，[illegible]然於六月二日出關，宇霆學良亦即於三日移師東指，（是日爲學良生朝，午間尚在南海豐澤園內之万字廊，徵召女樂讌客，晡時，悄然離京，行抵廊坊，略爲馮軍所阻，以于學忠隊伍之捄護得[illegible]，）集中於灤河七縣，扼守關門。張（宗昌）褚（玉璞[illegible]殘部亦即於十一日敗退津沽，隨奉軍東去。方是日之晨，宇霆學良，遣交通司令鄒致權，以鐵甲車迎鄭謙於沽上，沿途被襲擊，行六日始抵灤。（鄭與東北方面發生關係，初由李經義之子國筠，薦至黑督鮑貴卿幕府，民十一學良游黑，識之，歸言諸其父，徵爲鎮威上將軍公署秘書長，民十三戰勝入關，其時宇霆學良鄭謙沆瀣一氣，以輔作霖，厥後，宇霆鄭謙聯袂入蘇，雖似稍親密，而學良終倚重鄭謙，此時是以特召之。）宇霆學良鄭謙會議於灤，商去留之計，決定鄭謙隨學良回瀋，宇霆留灤。學良遂於二十三日僞裝兵士歸抵瀋，始爲作霖發喪。已而推舉總司令，先推吉督張作相，作相謙辭，乃改推學良。學良於七月四日成立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宣布就職。

宇霆富於領袖慾，非不覬覦總司令。（民十六之冬，曾有一幕喜劇，其時宇霆資遣趙欣伯東游，作政治活動，一日欣伯忽以電來，謂某方極希望宇霆督奉，作霖閱電，大爲驚疑，宇霆頗怪欣伯唐突，陽雖絕之，陰則寵任愈篤，此幕欣伯之手段拙笨，誠可笑也），無如其向處參謀地位，絕少機會，直接指揮軍隊。自韓麟春病痿，出代三四方面軍團長，爲時數月，尚不生若何關係。加之作霖時代，氣燄過盛，東北元老，對之都無好感，自不樂於推戴。而學良統軍多年，於軍隊較爲洽習，承襲門蔭，亦副物情。是以總司令一席終落諸學良之手。

宇霆生性倨傲，自信力太强，而視人如無物。即尋常之一席話，亦自恃其氣盛言宜，滔滔汩汩，不容人置喙者。平時對於學良，認爲易與，未甚注意。作霖在日，挾天子以令諸侯，咄咄逼人，學良爲其所窘，殆更不尠。宇霆不自覺之。而學良爲有心人，隱忍日久，絕不露諸詞色。故宇霆猶是予智自雄，欲以操縱作霖者，操縱學良。宇霆生前常語人，「吾之對付老將（奉軍當日皆尊作霖爲老將，）也甚易，老將好上人而胸無主見，每遇一件事發生，吾等二三人先定妥辦法，分投言諸老將，抱定同一宗旨，而各有說法，老將必一一駁之，吾等亦不深辯，翌日老將必召吾等往，謂爾等所言皆不對，我想得一辦法，爾等以爲何如，其實彼之所謂辦法，即吾等之辦法，不過就吾等二三人之議論，推波助瀾，以自見其巧妙耳」，云云。宇霆此言，洞中說客竅要。自來達官貴人，落此圈套者，正復不少，尤其是晚近之軍閥。（此就比較有智略之軍閥言之，其愚闇者，直談不到），顧不獨作霖爲然。惟學良則絕非作霖之比。此宇霆所認識不足者。學良方寵重郭松齡之日，亦曾推心置腹，言聽計從，其信任之專，視作霖之於宇霆，似猶有過。一經松齡叛變，頓悟人情之不可測度，太阿之不宜倒持，大反前日之所爲。自是而後，雖家庭骨肉之間，左右近習之輩，處理一二細事，亦必先稟白而後行，苟未得其許可，擅作主張，靡不遭呵責者。而軍政大計，更無論矣。至宇霆從前之播弄種種手段，以包圍作霖，在學良尤爲司空見慣，是以遠之即有松齡，爲躬蹈之覆轍。近之又有宇霆，乃目覩之前車。虎尾春冰，不寒而栗，安得不思患預防。是以其甫就任總司令也，即對於宇霆，格外嚴密注視。而外表又務極其優禮。苟宇霆略悟對方人情之不可忽視，立當退歸田里，杜門思過，不復與人家國事，方符明哲保身之恉。即或不然，而冥鴻海外，靜待時機，亦是一法。竊意學良未必不可以寬容之。蓋以其本無一兵一卒，不足畏也。乃宇霆計不出此，先不自量度，一己之毫無實力。又不肯屈居人下，隨衆俯仰，學良曾推爲東三省保安委員會委員，固執不就。（因學良爲委員長故，）徒欲以無名之身，指揮全局。先之處作霖也，尙屬暗中包圍。後之處學良也，直是公然干涉。無異太上總司令。加之挾故人之分，於虛文禮數，概從脫略，口頭筆下，從未奉學良以尊稱，仍如常呼之爲漢卿，（聞常蔭槐亦復如此）此亦大屬不合者。余曩者驟得宇霆死耗之初，曾接東北友人函論，謂宇霆死因，實在不一而足，其遠者秘者，不必論，就最近事實而爲寅寮所共知者，即有犖犖數大端，曾悉舉以告余。余今得爲閱者轉述之。

（未完）

勘誤　第十二期本題文內陽面上欄第五行「而宇霆弗顧也」句「弗」字誤作勿，陰面上欄十六行「終不失爲智囊團之領袖」句「領袖」二字誤作一人特此更正



評述「遠東的危機」

徐作霖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 and Observati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k.

美國的外交政策，有三大原則支配其間，（一）為門羅主義，即美國不干涉歐洲政治，亦不許歐洲干涉南北美政治；（二）為汎美主義，即地理上接壤的南北美洲各國維持和平，以共圖發展；（三）為機會均等主義，即對於中國主張與各國享受平等機會和權利。前二者在此不論，對後者略加申述。

美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的重大表現，首推一八九九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hon Hay）致日英法德意俄各國的通牒，在這個通牒裏，就產生「門戶開放」（Open Door）一辭，後來成了列強公認為專對中國的外交名詞。一九二一年九國公約（Nine Powers Treaty）締成，遂完成海氏門戶開放的遺志，嗣國美國對華政策，幾全以此約為準繩，公約的要點是：「於中英全土確立機會均等主義」和「尊重中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行政的完整」。

滿洲事變起後，遠東局勢全變，日本退出國聯，積極侵華，一手製造僞滿，繼而嗾使華北「自治」，復用經濟（如走私）武力（如侵略）以脅迫中國政府，承認其「廣田三原則」的具體要求。在此局勢之下，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早被日本破壞，而列強在華的均等主義，也到了山窮水盡的趨向，（如天羽聲明）所謂九國公約實質上已成了一束廢紙；同時英國在遠東處處和日本妥協，羅斯福亦高唱其善鄰政策（Good Neighbours Policy），退而靜觀。於是遠東局勢，漸由協調而趨向獨佔，我們對美國就不得不發生幾個疑問：第一，美國在九一八事件後，是不是要放棄她的傳統政策——門戶開放主義？第二，美國能否因日本在華的已成事實（fait accompli），而近期要放棄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第三，美國將否因日本的專橫，而消極退出遠東圈？

去年九月十七日，前美國國務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的偉著「遠東危機的回顧與展望」（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 & Observation）一書問世，乃解答了我們的疑團。這本書的珍貴，不僅是因為作者是遠東問題專家，曾任非列賓總督多年，和當時親歷中日國際交涉的情形中，特有寶貴的史料，如史氏在本書導論中所言：「余固無史學家的修養和才能，但以余所處地位關係，適獲目覩其事變，且得了解參加事變諸國中之一國的意向。」並且這本書不是以個人對遠東問題的觀念，作為論著的觀點，而是純以美國國策為背景，敘述對華外交之史的開展和趨向，從他的筆頭下，獲得美國對遠東政策的一貫線索，以推測美國未來對華的方針，給我國一個借鏡。

史氏書無疑的是戰後遠東問題的重要史籍，為各國政治家重視。此書一出，日本即有清澤冽與鈴木東兩氏的譯本。我國現已有四種不同的譯本：大公報馬季廉譯本，中正書局曹明道譯本，文化建設社樊仲雲節譯本，和北平晨報社譯本。

× × × ×

全書內容包括一導論和五章，我們分章作一簡要的敘述

重要的地方，特別提出來，加以討論。

第一章是叙述美國遠東政策的背境。史氏特別闡明美國對華的一貫政策，他說：

『所幸美國政府三十年來的對華政策，夙依據於此種結果的親切認識，此種政策，自經海約翰以門戶開放主義的名義提倡以後，旋即於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條約，大著其成績。高明的自私政策端賴其能對於鄰國主持正義與公道立論，亦得有一國的承認，此種政策，實可資爲稀有之証。』（見第一章）

那時中日兩國代表，正在日內瓦舌戰，日本譏我國爲無組織的國家，各國多因此而輕視中國地位；而史氏認識中國，獨具有政治家遠大的目光，一反西門（John Simon）白里安（Briand）輩息事寧人的偏袒態度。他對處置中日糾紛的公正意見是：

『吾等在決定應付東三省事變的政策時，斷不能忽略中國問題及其利益，誠然從遠大處觀察歷史，估計其將來事變的可能性，不以幾十年而以幾百年計算，則居於日本島後大陸上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未來的發展，對于美國太平洋上的最後關係，將有極大——雖非極重大——影響，至爲明顯。』（見第一章）

第二章述及美國政府調解東三省危機努力的經過。考九一八事變初起時，日本係由民政黨若槻禮次郎繼濱口辛雄而組閣，在職要吏，比較的是緩和的憲政派，幣原喜重郎的對華外交，尤以穩和著名。但其時軍部的跋扈，已不受政黨內閣的指使，日政府初時對九一八事變和軍部持不同的意見，反對關東軍的師出無名。史氏有見於斯，乃欲藉國際輿論以援助日本緩和派的內閣，以壓倒軍部的專橫，本章第二節有如下記載：——

『此時幣原仍任原職，吾人已知彼曾努力緩和滿洲軍事領袖態度的強硬，吾人方已有結論，日軍領袖策動此次事變，事前或未曾告彼，蓋此必違反其意願，是故吾國所應採取的政策，不宜增重彼之困難，似屬顯然，蓋吾等能有成功解決此局面的良好機會，必仍賴彼也。』（見第三章第二節）

史氏在書中好幾處表示他這個策略，但不幸中國軍隊毫無抵抗，日本軍部的勝利行動，得到一般國民的贊揚，日本政府做了軍部的尾巴，至是史氏大失所望，亦不滿日本政黨，不禁喟然而嘆：『日本民政當局不特不能制止軍人行動，抑且樂願從中坐佔其利。』結果他承認調解失敗。

本書第三章最爲重要，史氏述美政府要求英國合作的失敗，九國公約的不能援引，以及不承認主義的由來，均見於此章內。

美國和國聯合作，實質上是要聯英以制日，藉國聯的機構，來維持九國公約的尊嚴。（詳見第二章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節，第三章第三節，第五章第二節）但結果英國不予合作，一方使美國不能單獨果行，另一方面無異支撑日本的行動，這是史氏認爲解決中日糾紛中的最大憾事。一九三二年英政府拒絕美國一月七日的照會時，曾宣佈：『英政府以爲尙無仿照美國政府照會，向日本政府提出任何正式照會的必要』。嗣後英美兩國政府的觀點與裂痕，益見明顯，予日本更多可乘之機。史氏對此事認爲『吾等所屬望於英政府者，自爲其斯舉之能予以同情了解，並隨後行動上予以可能合作，俾增吾國政策的效果』。『但隨後的事實乃出乎始料，甚令吾等失望』。在我們現在看來英國政府的錯誤，不僅是沒有合力的以制止當時事件的擴大，且遺今日無窮之禍，豈僅史氏認爲惋惜而已！

九國公約和國聯盟約第十條，均有保証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的義務。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時，日本的行動，益無顧忌，美政府即欲援引九國公約，當時史氏的意見是：——

『對中國人民，重行予以保証的最有效方法，亦莫如向其表明該約簽字各國，仍有尊重彼等條約義務的意向。』（第三章第五節第六段）

但同樣因英國的無意贊助，九國公約美國遂無法援用，其他簽約諸小國，亦因英國態度而定其行止，這樣就斷送了該約的尊嚴。史氏說：——

『英國之無意參加，顯將此次聯合行動的各種可能性抹煞，在此環境下，美政府如再單獨向其他九國公約簽字國遞送此牒，恐將仍遭如此種破壞聯合行動的答覆，我的計劃，因此夭折。』（見第三章第五節第六段）

又；

『余從法政府非正式聞悉，法政府因英國此種態度，亦不願將其前次考量的對日行動，付諸實施，其他若干九國公約簽字國，包括荷蘭比利時，亦認爲對此情勢，尙無向日本或中國遞送照會的必要。』（見第三章第三節）

雖然聯合行動失敗，但史氏非因此而改變美國對華的一貫政策，和拋棄九國公約的用意。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他致參議員波拉（Borah）的信中，再三申述美國必須維持和遵守九國公約，信上說：——

『九國公約與非戰公約簽字國家，其未參與是種衝突者，（中日糾紛——譯者註）殊難見有修改此類條約的任何理由；反之，彼等因其本國僑民在滬所受之危險與損失，而更感誠意遵循是諸條約的實際價值。』（節錄史氏致波拉函章節仝上）

在同一函中，史氏又表示出美國政府單獨的立場，對于日本在華已造成的非法事實，不予承認。信上的記載如下：——

『本政府曾同式照知日本與中國，謂本政府對于彼等違反是諸條約，（九國公約與非戰公約——譯者註）影響本政府或其人民在中國之權利規定所成立的任何情勢，條約或協定，不予承認。』（章節仝上）

此即產生所謂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這固然是消極的反抗日本，但對中國說，却予以收復其所剝奪的權利和名義，直到現在各國的不承認僞滿和日本在華造成的特殊情勢，不能不說是受不承認主義之賜。

第四章敘述滿洲事件的責任判定問題，及美國對此的態度和行動。本章內述及僞滿成立一節，認爲是：『大致襲取二十餘年前併吞朝鮮的故技。』關於李頓報告書的內容及國聯對該報告書的行動，以及日本妨阻該報告書的發生效力等，多所闡明。

第五章爲結論，史氏以美政府對參予中日糾紛的兩大目的，而爲全書之結語：——

『第一，對中國充分實現吾國迄今所訂立諸條約之義務，以期今後中美兩國友好關係之增進；第二，依據戰後所訂之各種多邊條約（其中有二我國爲其締約國之一）保持關於維持和平之共同行動組織的基礎，使不受破壞。』（第五章緒言）

綜覽全書所稱的遠東危機，全指此次關於中日糾紛問題而言，他無所及。書中問題之時間，係由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起至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止，亦可謂史氏三年來處理中日事件的政績錄。

× × × ×

我們今日將書中史氏言論，與遠東現狀對照，益覺史氏爲一遠見的政治家，好多情形，一如其書中所言。按當時美國情勢，史氏處理中日問題，實在內外受困的地位，國外英國不予以合作，國內受政黨與輿論的牽制。看美國累次對日勸告和各次通牒，字裏行間，有欲抑而不能抑之不滿存在，考其原因有二：

（一）美國要對日本嚴厲干涉，就不能不以戰爭爲後盾，而當時美國海軍對日本處于劣勢的地位，準備軍力，又非短期內所能成就，此實使史氏不能輕動盲舉，對日本祇能作消極的反抗，直到現在的情勢，還是如此。

（二）美國爲世界輿論國，輿論界往往能影響政府的行動，史氏在書中曾言其不受輿論界的掣肘，（詳見原書第二章第八節）實則不然。美國人士對滿洲事件的評論，甚爲混

雜，大別之有兩派：紐約晚報（New York Evening Post）和紐約世界電報（New York World Telegraph）等報當時均攻擊日軍的行動，謂係出之野蠻人的所爲，主張美國政府，積極加以干涉；另一方面，有一派報紙主張美政府應靜待其變，不予其事，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費城紀錄報（Philadelphia Record）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均主是項言論，並非譏史氏的干涉政策。此外哈斯特系的報紙，更爲日本張目，動輒非難政府。這又是史氏處理中日糾紛的另一苦惱所在。

讀史氏書，我們應該要知道這兩種情形，所以特別提出，以便閱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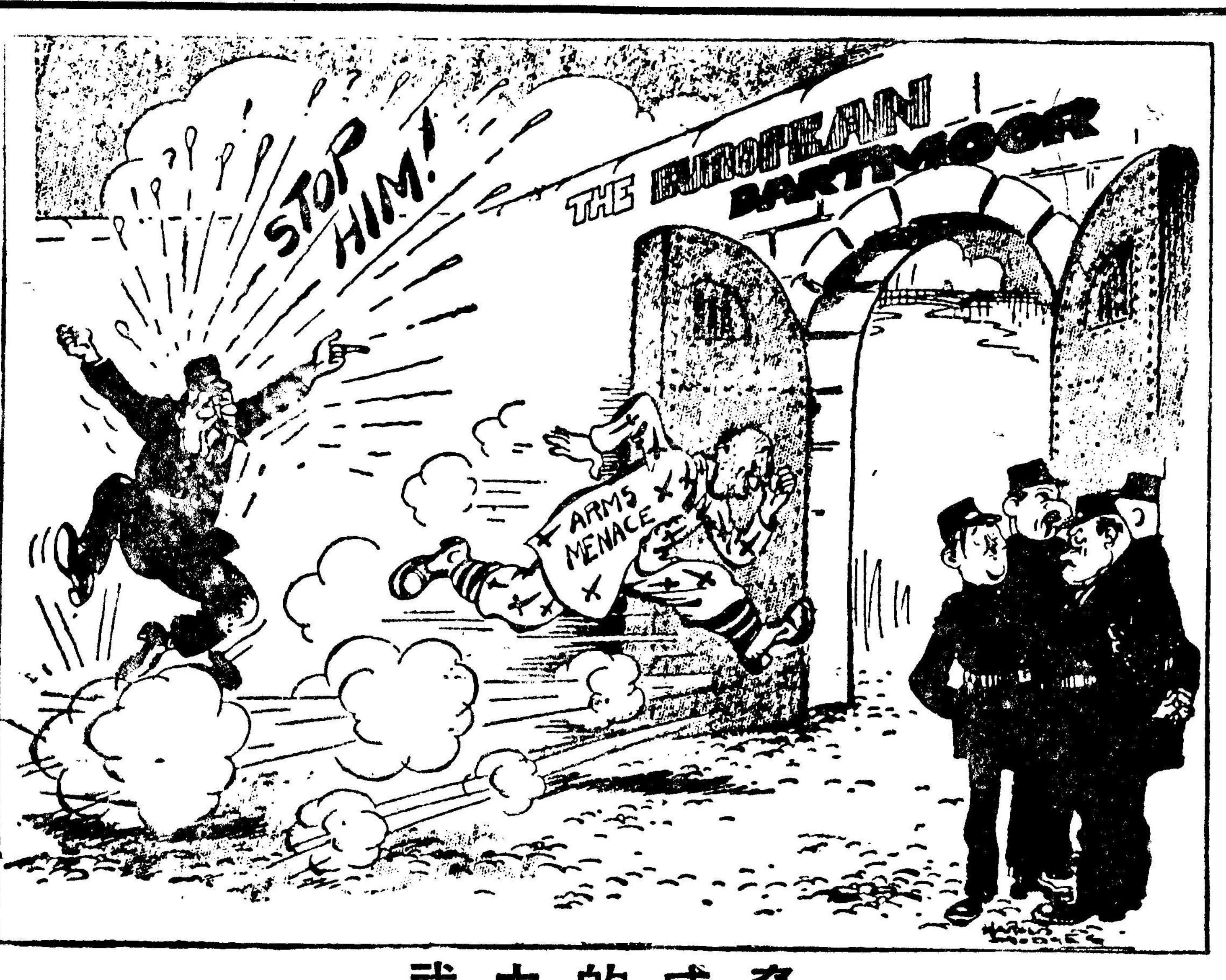
於北平。

國際諷畫
光怪陸離之世界觀



薄冰上的戲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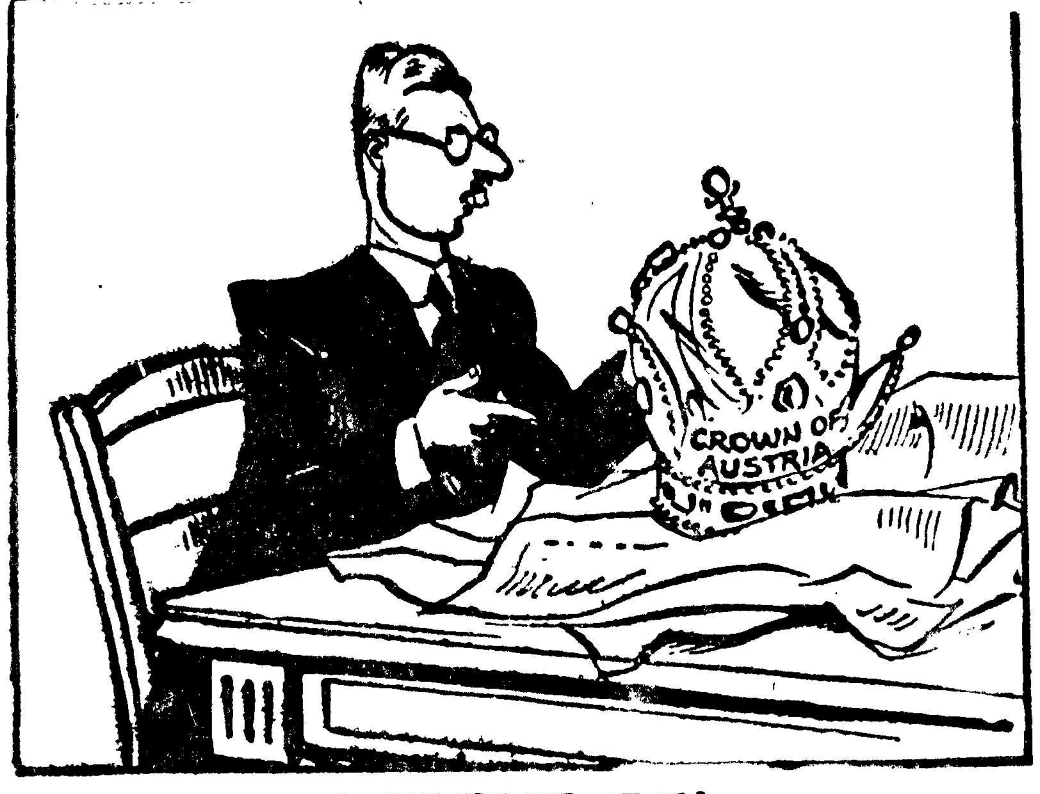
美報對希忒拉要求殖民地的觀察，以爲此舉將蹈戰爭深淵。原見Chicago Tribune



武力的威脅

列強對於歐洲武力的威脅，均熟視無睹，可勝惋惜。

South Wales News, Cardiff



奧國復辟運動

奧揆舒斯尼格說，這是奧國的內政，別國干涉不着。 Low 氏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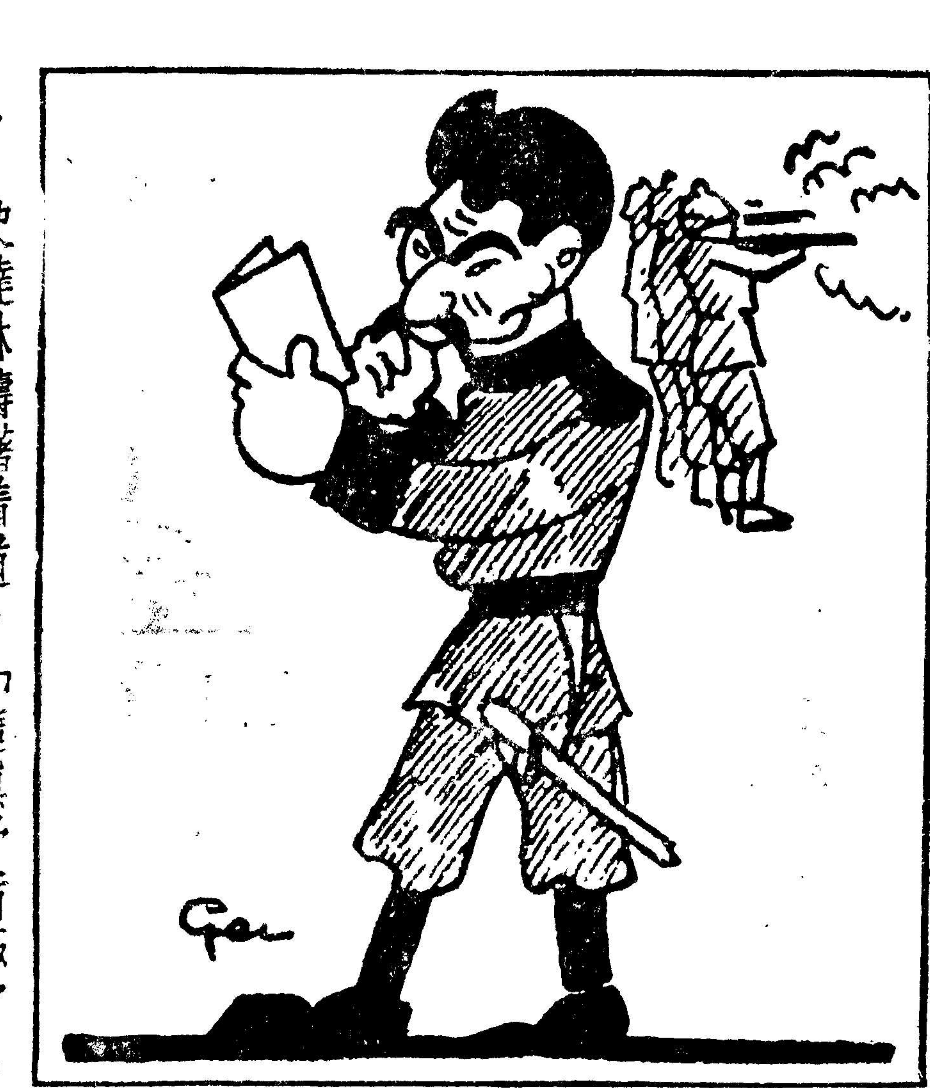
日本往那裏去

日本軍方的前進目的何在，憲政派無法明瞭。 NEA Service



歐洲的馬戲季節

西班牙國民軍首領弗朗哥說，「他們要把我馱到那裏去呀？」Glasgow Record



矛盾

史達林躊躇着道，「這眞矛盾極了。我現在如果不消滅那些劊子手，他們將有槍決我的一日。」 Il 420, Florence

舊事重提之戰債



英帝國的噩夢

舉世紛紛擴軍，英國爲本身着想，亦瞿然驚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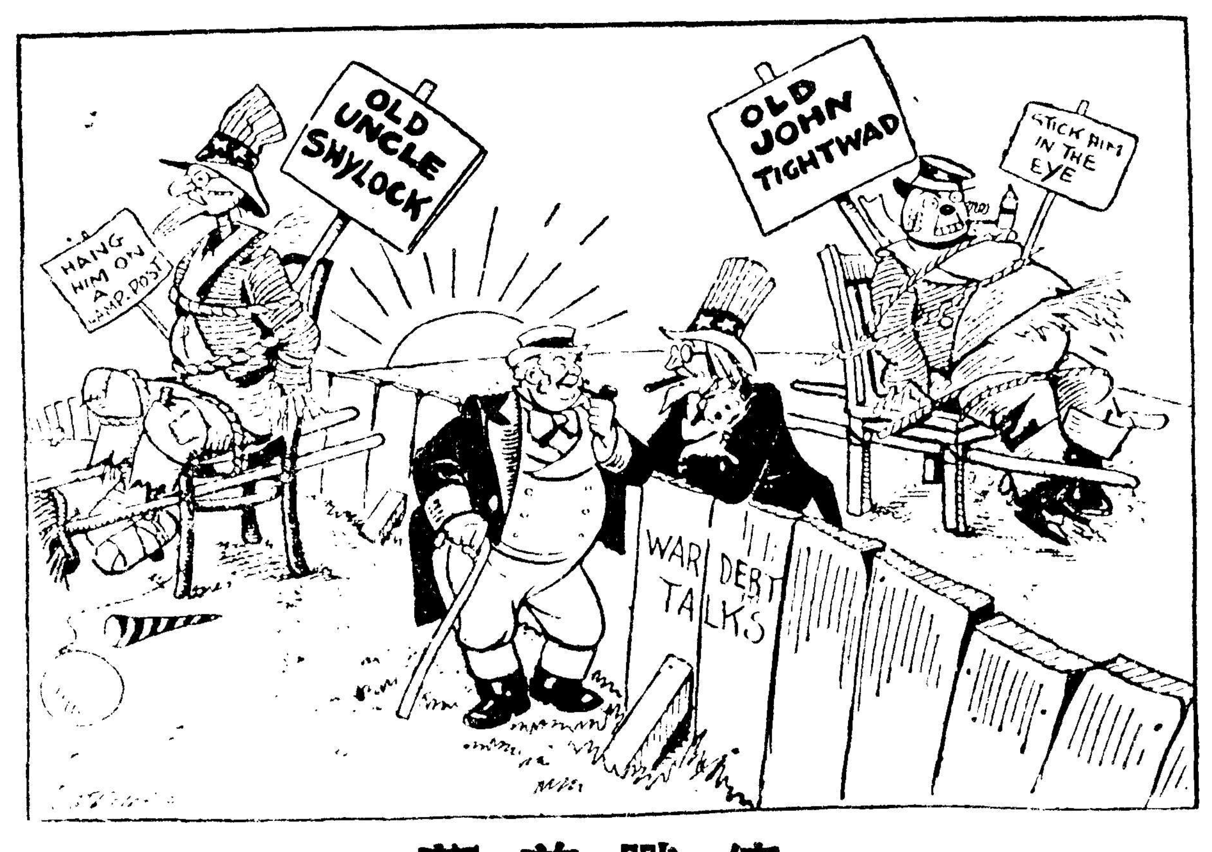
Strube 氏繪



酒人的哲學

「老美，你爲甚麼喝得這般爛醉？」
「爲了想忘却……」
「忘却甚麽？」
「忘却我們的戰債啊。」

Il 420, Florence



英美戰債

醒覺的英美政治家同聲說道，「我們以前的行爲太幼稚蠢笨了，現在我們把那些戰債的芻靈盡付一炬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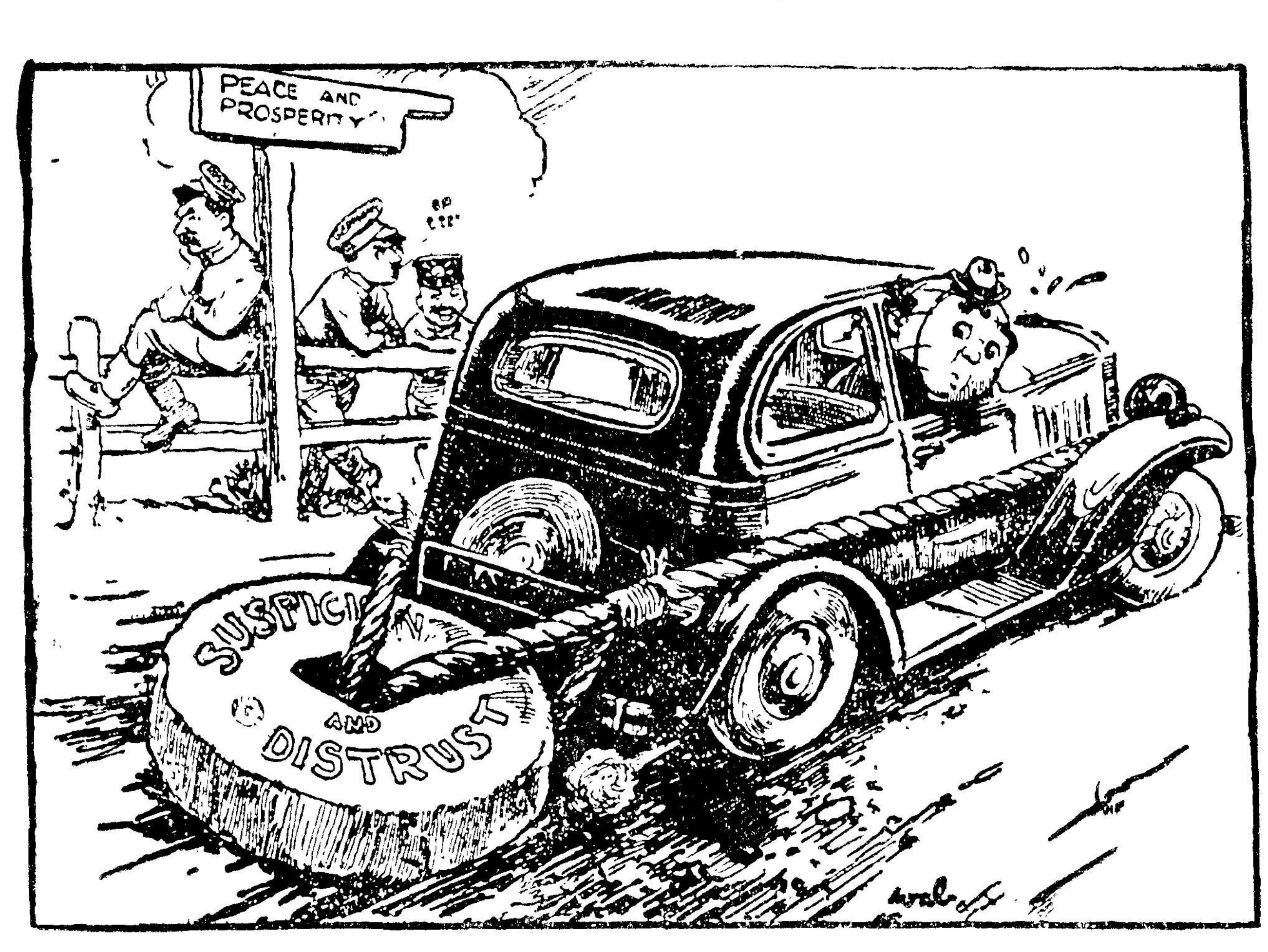
The Daily Express, London



重要金融談判

美羅斯福總統與英商長倫西曼的會談已引起了英美財界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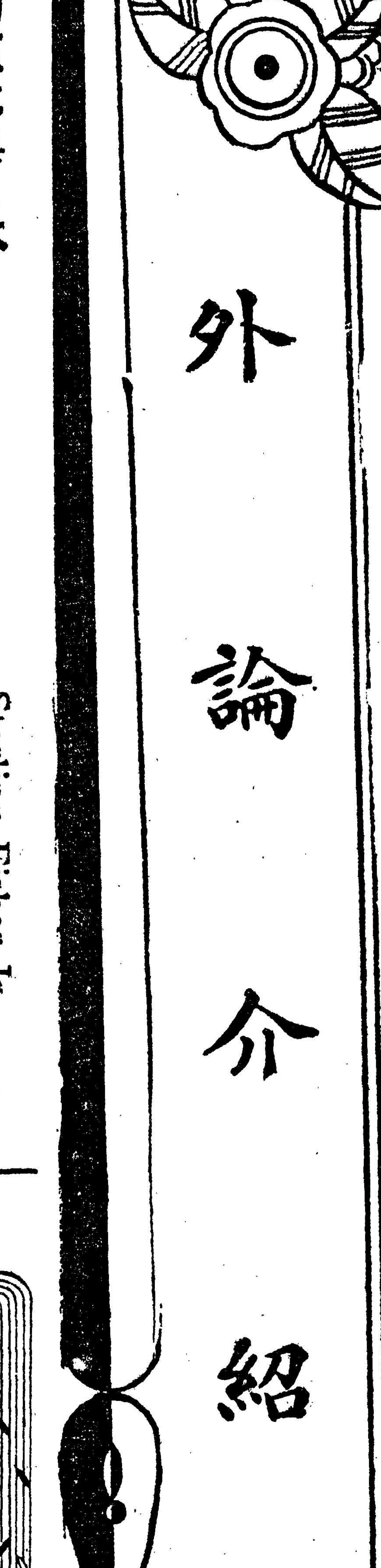
News of the World, London



繁榮的阻力

各國互相疑忌，令商業的繁榮，難有進步。

倫敦 The News of the World



淪陷後的東北與日本

Manc'ukuo a Problem to Japanese

The New York Times, Mar. 7, 1937

東北淪陷迄已五年，日本在滿的活動如何，是世人所關切的。據「紐約時報」記者的調查，其概要如次。

九一八以前，日本在滿的投資爲日元二十萬萬，在此五年中，又增加了二十二萬萬，以現時的匯率計算，約合美金十三萬萬元。新增額中，有半數是日本的駐軍費，另一半是新投資。這種投資日見增加，到現在每月平均已達到日元三千萬，約合美金八百五十萬。

投資的主體並不直接用作生產，而是從事於各種的建築，如鐵道，公路，機關，工場以及港埠等等。除去長春大與土木以外，各地公路的敷設，也推進甚速。現在的公路已有一萬英里，可通滿境邊遠各地。日方預定在今後五年中，共築成公路三萬七千五百英里。鐵道現有五千六百英里，增築的速率每日可得新路一英里半。

Sterling Fisher Jr.

日方一切設施的弱點是很顯明的。她的新投資，大半是屬於不能生產的。雖說五年以來滿方的預算均衡，公債的發行很少，但是實際上作財政巨大担負的却是日本。

在侵滿以後，日方經營的結果如下：

（一）原料　滿洲輸入日本的主要原料有糧食，煤塊，油類，肥料和礦產。我們把九一八前後的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五年滿洲原料輸入日本的數字一加比較，便可以得到一個明瞭的觀念。（以一千日元爲單位）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五
日本的輸入總額	一•二三一•七〇〇	二•四六五•六〇〇
滿洲的輸入	一五〇•九〇〇	二一六•五〇〇
百分比	一二•三	八•八

從上述的數字，我們看出滿洲輸入日本

國際新語

羅斯福夫人

陸恩

「天呀，使愛麗勞知倦罷！」凡是在羅斯福總統夫人（Anna Eleanor Roosevelt）左右的人，如同她的侍婢，秘書，汽車夫，以及隨從保護她的密探等等，沒有不這樣爲她祈求的。的確，像她這樣工作不知倦的人，在歷來白宮的女主人當中，還是第一位。

雖然已經是六個兒女的母親，可是並沒有因此而碍及她的前程。尤其對於她丈夫的事業，帮助更多。在威爾遜總統時代，羅斯福任海軍部副部長，那時她在華盛頓，就趕製許多夾肉麵包及咖啡，慰勞那些來來去去的兵車上的兵士。一九二零年，羅斯福競選副總統，她也參加宣傳工作，替

的原料在數量上雖則增加，但是總額的百分比卻降落了。日本所需要的棉花的生產，實際反見減少。尤其嚴重的就是大豆的銷路銳減，以致農民的收入遠不如五年前。

（二）日本製造品的銷場　關於日本製造品在滿的銷場，其收入占有日本總輸出的如下的百分比：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六・六	一〇・四	一六・三	一八・六	一七・一

在這方面，日本表面上似較為成功，但是這種銷路的巨額增加，是由於一時的所謂「建設繁榮」，它所包含的是建築材料和機械。我們看一九三五年的數字，可見繁榮時期已成尾聲。所以要想造成一個穩固的日本消費品的市場，目前還談不到。

（三）過剩人口的尾閭　五年來日本僑滿的人民（包括韓人在內）已由八十萬增加到一百三十二萬。移殖的日本人在二十五萬以上。但是這並不足以解決日本的人口問題，因為這些移民大半是小商民和官吏（日本人當滿洲官的有一萬五千人）。日本農民的大批移殖現在還純粹是一種試驗，目前移殖的農民還不到二千戶。

日本已經組織了一個移民公司，準備在今後二十年中，移三百萬日本人去滿洲。但是那裏有嚴寒的天氣，有生活程度極低的中國農民的競爭，再加上生活環境的惡劣，這一些全是日本移民有力的障碍。況且今後二十年中，日本人口要增加二千萬，僅僅銷納三百萬人，還是無濟於事。

（四）日本國防上的安全　日本併滿後，在國防上對抗蘇俄的形勢，是否較佳，那是一個很有辯論餘地的問題。她的國防線又增加了好幾千英里。在一九三一年，北方的西比利亞，實際上毫無武裝，南方的中國也沒有抵抗能力，但自她建立了一個緩衝國以後，她同時在南北雙方，也造成潛在的敵對勢力了。

總而言之，日本在滿洲的國防上和經濟上的目的，現在全沒有實現。開發滿洲應屬於日本經濟家活動的領域，如果它一直拿在軍人手中，那是永無發達之望的。（歷樵）

佐藤外交的暗礁

「日本評論」四月號

清澤冽

一

就任非常時外務大臣的佐藤尚武氏，一面受着損失，另一面得着利益。損失的方面：不用說，便是不能遂行外務大臣自己的意志。

然而同時還有利益的方面：第一，佐藤雖然做不了甚麼，可是這個責任，還沒有加在他身上之處。誰也做不好這

她丈夫鼓吹。後來，羅斯福因為得了一種癱瘓的病，不能自由行動，她就代替她的丈夫，在政治舞台上活動。並且為鼓勵他的精神，不使消沉起見，常常還勸她的丈夫說，這種阻碍，乃是一個人資產的一部分，而不是債務，他雖然不能親身遊歷，可是正可藉此機會，做精神上的遊歷，對於當前國家的各種問題，作一番詳細的研究，以為他日執政的準備。有時，遇到必要的旅行，而她丈夫不能去的時候，她就代替她的丈夫，負起這個重任。

後來，當羅斯福被推為總統候選人時，她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一個最忙最得力的顧問。等到羅氏正式被選，遷進白宮，她在最初的十五個月當中，曾旅行了五萬英里，所以羅斯福足不出戶，而能對於民間情形，非常熟悉的原故，完全由於他的夫人在外面活動而轉報於他的結果。

她是一個富於創造性而不喜歡守成的女子，由她手裏發起的事，真是不勝枚舉，現在不妨引幾這件盡人皆知的事，來証明她的確不是一個平凡的女子：

（一）她是第一位總統夫人編輯一種雜誌（Babies, Just Babies）

（二）她是第一位總統夫人，定

個觀念所發出的世間的評價，對於佐藤氏自然是寬大的。所以他又是個不會失敗的外務大臣。他所必要的，不在外交，僅在這個國民特殊的心理觀察。

第二，佐藤外相合算的地方，便是日本外交已經壞到無可再壞的了，從此一轉，便是個相當好轉的程度。非常時出現以來，日本試過了縱橫無盡的自主外交，結果，日本的國際關係，是好了呢？還是壞了呢？日本得着了和平呢？還是得着了和平及安全的希望呢？非常時外交，已歷七個年頭，有理解力的人，應該明白了。

佐藤外相之議會處女演說，已經提過了，他有放下從來的外交工作，站在新的起點的便宜。這是從來無人享過的特點。　並無甚麽內容的議會演說，居然博得各方面——外國及國內的大多數——的好評，這樁事便足暗示他的走運。

二

佐藤外相三月八日的議會演說，不過發表他今後的外交方針。他第一說明「打算保持外交的繼續性」，其實，佐藤外相不用就心，卽使反對了繼續性，光以外相一人之力，也是做不出甚麽來。日本的外交，假使站在它後面的推進力，保持現在的位置的話，那麽根本的便不會有甚麽變更。

他在那天的演說裏又說道，「外交不可忘記有一對方在」。但是我們願意他知道的，便是日本國民決非不知道外交有對手存在，却因爲知道了，所以常喊着國際危機，說是外交不振。不過他們因爲從來被教誨的和現在被指導的思考方法，是排斥與對方妥協苟合，只知道樹立自己方面「不動的鐵則」，把外交當做和戰爭同樣，專由勝敗的觀點而打算。日本國民，僅有這種習癖而已。

克洛澤維茨有一句名言：「戰爭是另一方法的政策之繼續」。戰爭不發生於發生之日，而是一貫的政策之繼續。佐藤外相，一方面高唱非常時外交的繼續性，另一方面，又企圖外交的一新，這不是種瓜而想得豆嗎。

佐藤外相的議會演說，到處露出這類不消化的東西。

三

我們要批評佐藤外相的立場，除了看他的議會演說外，沒有他途。即這種演說，也還有不曾在內閣裏談過的，他曾說：「這一點，我想在政府內部，對於我的態度，也是無異議的」。（八日在貴族院的演說）現在這種異議，却由有力方面發生出來，佐藤外相便碰上暗礁了。

關於對華交涉，「中日交涉，打算以相對的地位從新改作」之言，也有「不免有迎合中國之嫌，外務省幹部亦向外相有所建議」（讀賣新聞三月十一日）的反響。又如對於外相十一日在衆議院的演說，「現狀打破」派全面的反對

期會見新聞記者。

（三）她是第一位總統夫人，乘飛機旅行。

（四）她是第一位總統夫人，在招待會上親自分散食物。

（五）她是第一位總統夫人，作長程旅行和不知疲倦，以視察民隱。

（六）她是第一位總統夫人，自己駕車作長途旅行，而且在總統沒有同行的時候，拒絕偵探人員隨從保護。

（七）她是第一位總統夫人，爲着要考察實際情形，不惜在西佛吉利亞和礦工的女子們同行，自己坐着籠子到礦底下去。

（八）她是第一位總統夫人，坐着鐵索車渡過一個水壩。

（九）她是第一位總統夫人，駕車越過一個山嶺上的小道（在坎塔基）和在馬拉松競走中戰勝新聞記者（在芝加哥博覽會中）。

（十）她是第一位總統夫人，用勇敢和莊嚴的態度，宣佈她的兒子要離婚。

（十一）她是第一位總統夫人，爲慈善事業演說賣錢（她曾在無線電中作十六次演說，每次十五分鐘，共得七萬二千美金，捐助美國友誼服務委員會作實施社會工作經費）。

（十二）她是第一位總統夫人，

，這個消息；也是由報紙傳述過的。駕駛非常時日本外交的船長，於國內的暗礁不加注意，未免迂闊了一點。

由佐藤外相的演說和反對者的言詞，明白表現兩個時局認識。一個是佐藤外相的認識，另一個便是時局推進勢力的認識。然而這椿事與國體明徵不同，這是對於國際政局的認識，而且因爲佐藤外相在過去三十年專門處理國際問題，所以他關於這個問題，是應該有要求國民加以傾聽的權利的。

佐藤外相對於「一九三五——三六年的危機」說道，「試由現在回顧，究竟是怎樣的呢，危機這個言詞，是指着甚麽說的呢？」他更說道，「我要請國民明瞭：眞正意味的危機，是戰爭勃發的意味的危機。日本是否要遇着這種危機，我想是可由日本自身決定的。要是願意的話，危機隨時可來，不願意的話，危機隨時可免」。（十一日在衆議院演說）

這在外務大臣，是個相當大胆的表示。對這言詞加以解釋，便是日本雖然嚷着「危機」和「一觸卽發」，其實等於杯弓蛇影。願意碰上這類的情形，還是不願意碰上這類情形，儘可自己選擇。照這樣說來，自然要使把危機看做既定的事實和眞理的人感覺不滿。

四

我們對於佐藤外相的評價，要由他這樣的認識能夠怎樣在國內主張而定。

前面已經說過，事關國際情勢的認識，既說是國際情勢，而且加以識認，自不許另途上一種公式的一色把它抹掉。時局認識不同，然而那一方面的認識正確，還是另一問題。

非常時以來最可嫌惡的，爲國家最堪憂慮的傾向；便是以權力的重壓，硬把所謂時局認識向國民注入。國際情勢如何推移，例如蘇維埃聯邦的事情是怎樣，中國的動向如何，英美等國國內的傾向如何，是個極廣汎的問題，以數十年的研究，猶且不容易得着結論，試問僅以「非常時局的認識」這樣簡單的文字，如何能夠加以規定。

佐藤外相由新的觀點，向議會提示時局認識這椿事，是計劃的呢，還是偶然的呢，雖不明白；要算外相的一種功績，是無可疑的。

現在日本的政策，不用說，是建立在非常時局認識之上的。然而對於這認識的根底的時局，並不曾充分檢討，不但此也，成爲現代日本常識的國際情勢認識，並不是同方面的專門家所得的結論，而是異部門的專門家的認識。「一九三五．六年的危機」這個標語，是如何表現其爲外行性啊。

所以佐藤外相的「時局認識」成爲問題，寧可視爲一椿幸事。認識的不同在那裏？那種認識正確？這只有用公開外交來試驗。國民也可依這兩者的立場得着很多的知識。假使佐藤外相的認識

在白宮招待紗廠女工及學行遊園會招待青年女犯學校學生。

（十三）她是第一位總統夫人，替報紙專欄寫稿及任一家木器工廠助理。

她一個人兼了那末許多職，做了那末許多事，並不是存着什麽野心，祇想將她自己平民化，做一個普通的國民，而不願以總統夫人的身分自居。唯其如此，所以她對於那些繁文末節，奢侈生活，都以身作則，力加糾正，因此一般貴族太太們，很受她的感化。

她生得並不美麗，外表也沒有什麼動人的地方，可是她的談吐擧止，却能引人入勝。她有着她的智慧，也有着她的個性。她的個性，就是「不斷的觀察」，所以她常常說：「如果你要別人知道你在觀察什麽，最好是自己先到外面去觀察，最怕的就是畏縮不前。」她拿這種信念來說服她的丈夫，鼓勵他不要怕懼，結果羅斯福早年的病，終於痊愈，而獲得今日的榮譽。

和林內閣的認識不能相容，那麽佐藤外相便應該殉一己的信念而辭職。無視根本的認識之相左而妥協苟全，便失掉政治家的態度了。

五

佐藤外相的演說中，關於蘇維埃聯邦曾經說道，「蘇維埃政府與第三國際有密切的關係，如果蘇維埃聯邦能夠否認該團體的存在，或是請該團體搬出蘇聯境外，我想不但是日蘇關係……準可大大的現出明朗性來，」這就是說，爲圖日蘇關係的好轉計，蘇聯非把第三國際驅逐出境不可。

我們曾經說過，既不能立定蘇聯與第三國際是一體，這樣的前提；那麽把第三國際看做有如此重要性，是說不通的。然而再想一想，假使不這樣，那麽爲防衞一團體的活動，日德兩大國家大吹大擂的訂起協定來，豈不成了笑話嗎。

六

筆者關於外交政策，不禁感覺到英國和日本的不同。艾頓外相對西班牙問題曾經說過，「英國認爲西班牙左傾也好，右傾也好，都與英國無干。英國若是在這裏插進主張，便是自投入思想戰爭的漩渦裏，英國是最不願意的」。

然而日本的外交，對於他國國內的思想，却無妥協的餘地。與一國家的友好關係繼續與否，先要看該國家思想的基礎是怎樣，於中日交涉問題的重點，也不是日本能夠在中國得着怎樣經濟的利益，而是中國爲國民陣線乎人民陣線乎這類思想的觀念的問題。

佐藤外相對華的態度，我們是贊同的。他說，「應站在平等的立場交涉」，「甚至對於對方，自以爲站在優越的地位」，因爲這樣優越感，常成爲國際間的大障害，故應「把以前的種種付之流水，站在平等的立場，從新交涉。」

外交革新，是一樁怎樣困難的事？佐藤外相應該眞實的領會到。這種困難，有來自外國的，更有起於國內的。國民對於有田前外相外交的陷於僵局，已由事實証明其所以然之故，而打開的方法，仍然是要求向僵局方面突進。

佐藤外相的聲明，在中國起了意外的好反響，，然而在日本國內，却是一番嘲駡，這看東京報紙的大標題，即可了然。像這種國民的傾向，是與非常時局的推進同時存在而不至衰歇的吧，因爲他們無智識而有信仰的原故。

佐藤外交的國難，同時還有從國外來的。對於中華民國「平等的立場」，能夠做到怎樣的程度呢，在實際上，是不難想像的。又以現在日本信用的壞，——這事在國內，簡直是不知道，——能夠與那一國眞正握手，也很是疑問。

所以我對於佐藤外交的前途，不敢樂觀。我只有盼望他在四面的非難裏，堅守着外務省的傳說。（紫曦）

義相長子的婚事

蔭恩

在「獎勵生育」的口號下，墨索里尼以身作則，自己就有三子兩女，長子維多列奧（Vittorio），次子布魯羅（Bruno），就是義亞戰爭期被派到前線去轟炸亞國土人的兩位青年飛行家。當時在報紙上，很出過一陣風頭，後來經墨索里尼禁止登載他家人的消息，這才不再提起。據說他們弟兄當中的一個，有一次在飛機上投擲炸彈，目的是亞國運駱駝的一例火車，那知操之太急，火車沒炸到，炸彈却落在英國紅十字隊的頭上，不用說，英國自然提出抗議，後來經墨索里尼召見英國駐羅馬大使德魯蒙爵士（Sir Eric Drummond），承認是他兒子的錯悞，並向英國道歉，才算了結。三子羅美諾（Romano），今年才祗九歲。長女愛達（Edda），就是現任義外長齊亞諾的夫人，次女安娜瑪利亞（Annamaria），是最小的一個，今年祗有六歲。

維多列奧二十一歲，今年二月六日和一位貧寒出身的米蘭女子波維麗（S, O, Buvoli）在羅馬結婚。他倆是在海邊上認識的，等到戀愛成熟以後，他就告訴他母親，可是他母親却

日本議會解散

Japanese Di.t

The Shanghai Times, April ; 1937

在林銑十郎組閣之初，一般人就認爲內閣與衆院間的合作，是不會怎樣長久的。果然，上月三十一日議會突被解散，消息傳出後，各方都爲之驚異不置。這件事的起因，當然是由於雙方政見的不同，最顯明的例子，就是民政政友兩大黨對於林內閣政策上的威脅。政民兩黨所提出的選舉法修正案，已經衆院可決，他們當然竭力活動，希望能夠得到最後的通過；可是事與願違，於是他們對於其他三十五個政府重要議案，就實行遲緩政策，使牠們不得在衆院中通過。例如解決土地糾紛的「去地法案」，大藏省計劃平衡預算的「修正進口稅法案」，籌畫供給今後五年中油類燃料的「帝國燃料實業公司法案」及「綜合油類製造法案」，以及救濟國內鐵荒的「製鐵實業法案」等等，都要因此而暫時擱置起來。這許多法案，當然也是軍部政策之一，他們想將國內的一切資源，全都受着他們的統治，這樣一旦有事，隨時可以動員。這種未雨綢繆的辦法，差不多各國全都一樣，不過，日本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對於這樣做法，尤其需要。然而，這僅是一般軍人所主張的政策，其他與此無關或無利的人，當然是站在反對的地位。

國民同盟黨對於解散議會曾發表宣言，略謂此舉乃是政民兩黨的過人策略，因爲不這樣做，兩黨的人，決不會攜手合作，共摧強敵。宣言裏還說：「政民兩黨的阻撓內閣措施及修正選舉法，都是爲自身將來的打算。林內閣的成立，當然有他本身的國策，而糾紛之來，却是由於內閣的獨立性。因爲內閣的組成，旣不需要議會的通過，也不必經過選舉人的同意，但是各種立法，却非經議會通過，才能發生效力。因此議會對於政府議案，是否能予以通過，或已通過其一，而對於其他有關者，是否亦能通過，往往成爲問題，而糾紛之來，亦基於此。現在有許多人鼓吹運動組織新政黨，可是在現制度沒有改變以前，恐怕不容易實現。」

現在日本政治制度的唯一缺點，就是軍人所處的獨立地位。一個新內閣的組織，如果政策不合軍人的意旨，他們拒絕推舉陸海相，內閣就無法成立。因此，在政治上，內閣是一個平衡的組合，而與議會沒有聯帶關係。直到現在，從國家的觀點看來，這雖然不是什麼重要的事，可是軍人——尤其是陸軍——却利用這種機會，發動他們的國策，使得每一個日本的國民，多少都要受着他

說：「告訴你爸爸」。他雖然是一位出入槍林彈雨的戰士，但是却沒有把這事告訴他父親的勇氣。他在赴非以前，就私下和她訂了婚約，等到由前線回來，才鼓起勇氣去向他父親說明。

「你愛她嗎？」墨索里尼問他的兒子。

「是的，父親，我愛她。」維多列奧答道。

「她高嗎？她的身體和思想都健全嗎？」

「是的——不過她很貧寒。」

「祗要你愛她，而她又很良善强健，能替你多生育幾個兒子，那就够了，貧寒是無關緊要的。最好馬上就和她結婚。」墨索里尼大笑着說。

去年十一月，墨索里尼在米蘭舉行一次有歷史價値的和平演說（最近的英義協定，就發軔於此）以後，忽然跑到一家破陋的公寓去看他的未來的媳婦。她和她母親出於不意地見到這位貴客的光臨，嚇得幾乎暈過去。「你們喜歡我的演說嗎？」他開口就這樣問她們。她們的回答，墨氏很認爲滿意，於是他立刻就決定二月六日爲他兒子結婚的日子。

墨索里尼送他兒子結婚的禮物，是答應給他米蘭「義大利人民報」的

們的影響。因此，軍人與非軍人的意見，就從此好像隔了一條鴻溝，永沒有合作的可能了。

解散議會的結果，當然是舉行總選，照現在政黨的情形看來，前途如何，很難預料。不過，林內閣早遲總要和政民兩大黨妥協，造成內閣專司行政，而一切立法，則非經議會的通過，不生效力的局面。因為在未來總選中，兩大黨的勢力，是不可消滅的，那麼內閣要想達到牠的目的，祇有以和平手段，和兩大黨妥協。這和英國內閣領導國會的情形，恰巧適得其反。（蔭恩）

繼任英首揆

After Mr. Baldwin-What next?

The Fortnightly, Feb, 1937

Robert Bernays. M. P. 著

一九三七年之開始，為英國國會自歐戰以來最風平浪靜之時期。以往之反對派與激烈份子一致擁護所謂國民政府。去年年底所遭遇之嚴重憲法問題，幸亦平穩渡過。

惟此小康局面，究可維持許久？英國在此不安時代，仍能平穩前進之主要原因，不久即將消逝。現任首相鮑爾温將于英王加冕後辭職。且彼已明白表示，決不參加下屆之競選。

由于個人及政治上之諸種原因，鮑爾温均以辭職為上策。此次應付憲法危機之勝利，彼雖曾步步穩妥，一絲不紊；然彼確似乎缺乏當年之生氣與精力。彼之聽覺已欠敏銳，常於議會中，議員提出問題時，因未能聽清，而須煩其他閣僚為之重述。彼且常感覺精力疲倦，每遇下院中有激烈之辯論問題，彼對問題之要點，常不能把捉。

尤要者，彼對于歐洲現勢之必要的知識與興趣，似頗缺乏。四年來歐洲經過甚大之變革，而今之劇烈殘酷時代，及軍備競爭之巨潮，彼實感覺不慣。彼之政治努力泉源，端在英國人民之一般程度進步，彼極痛恨將社會改革等事業，置于航空協定，機器生產及防毒設備之後。最後為個人計，如彼果于本年五月去職，則其聲望，可以保全。鮑爾温對英王婚姻問題之堅決主張，曾在國會取得幾乎全體一致之擁護。

鮑爾温之去職，對于英政治及國民政府實為一不易補償之損失。當舊習性漸趨鬆弛之今日，彼使政治之清廉得以恢復；令政治之空口宣傳，變為實踐；使其本黨成為社會進步之工具；國民政府之觀念，早在彼之理想中。現任財政大臣尼維爾張伯倫，已確有繼任首揆之把握，但彼能否善保前任之優點而不墜

編輯的職務，這個位置，本來是他姪兒維多（Vito）担任，但是因為維多不勝重負，所以將他調到外交界去，而改由維多列奧充任。但是維多列奧到好萊塢去度蜜月，對於電影事業，發生興趣，因此有脫離新聞界，而改事影業之意。但是，他父親能否讓他如此，那就不得而知。他是一個很放蕩的青年，最近，為求歡於他父親起見，忽然一心向學，所以已經通過第二年法律考試，而且還獲得榮譽。他的夫人擅長鋼琴，在他們羅馬的小家庭中，是一個賢能的主婦。

？彼夙有最穩健之稱譽，且富有效率。氏為一有力之演說家，但其說辭中實欠熱誠；彼為一大社會改革家，但對於貧困羣衆，並無甚深之同情與瞭解。彼為人十分謙遜，故亦缺乏鮑爾温之特殊的競選本領；勞動階級對彼亦無多好感。然則彼將如何鞏固其地位，並使其政府在下屆選舉仍獲勝利？

對此問題之答案，有兩種不同之意見。有人謂其作競選運動時，將採「中右傾」之姿態。此並非完全傾向頑固派，但將以保守黨為基礎，重行組織政府。因彼自知恐不能賺得自由黨之擁護，故先將有所保守黨把握牢固，而預料自由黨因懼德國之威嚇，必贊助擴軍之計劃而擁護其政府。但作者之意見，認為以上觀察，實

係誤解張伯倫氏之個性。彼雖為大部分之勞工所反對，但彼之減稅法案，對于貧困工農階級之利益，實不亞于一八三四年之貧民法。吾敢信彼將盡其可能，以維持各黨聯合之精神。所謂國家自由代表及國民勞工代表，在彼執政以後，決不至被禁阻。因無鮑爾温可吸引左黨之能力，彼勢必將增廣政府之基礎。

張伯倫氏極具自信力，能完全主有自己之意見；遇必要時，敢直率指責反對派，絲毫不留情面，頗有乃父之風。彼在政府中，實為反對派所敬畏之一人。首相麥唐納之懦弱風氣，至鮑爾温為之一振；張伯倫必將更令首相之重要性，愈見恢復。

對于各部任用官吏之方法，亦將有所變更。鮑爾温氏全憑其黨中之督責員為之任免，結果，温順之青年均據職位，而具有獨立意志及辯才者，反無由晉升，馴至部長以下之員吏，遇下院之激烈反對意見發生時，彼等竟皆不能應付。據張伯倫之意見，則惟有「效率」始足為晉升之階梯。

外交政策，亦將趨向明顯有力。張氏為一思想清晰，言論決不含渾之人。鮑爾温始終以但能不使英國捲入戰爭漩渦為主旨，而懼怕強硬態度，此實為去年賀爾拉瓦爾協定失敗主因。最近各得證明者，為愈懼怕戰爭而愈易惹起戰爭。至於張伯倫則從不作虛張聲勢之語，言則必行。

總之，張伯倫雖缺少鮑爾温氏之特長，但彼亦有為鮑爾温所不能及之處。彼深具堅毅之力，可使其部下達到較高之效率標準，而其言行合一之特長，尤為重要。故鮑爾温為令英國經濟蕭條時代走上光明途徑之理想人物，而張伯倫則為英國留于外交危險時期的適當能工。（子英）

蘇聯政策之轉變

The Old Bogies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Mar, 31, 1937

據三月二十九日莫斯科電訊所稱，蘇聯共產黨領袖史太林，曾於同月三日繕具報告書，呈交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痛陳該黨種種缺點，力主現有領袖，亟應重加訓練，黨內組織及方針，均有改弦易轍之必要。該報告書復指明特羅資基派種種破壞活動之成功，以示既往之過錯，亟應加以改革，黨內領袖職員官吏等，均應恪守列寧主義之成規，庶不致為特派分子所乘云云。下面是字林西報對於此事的評論。

史太林呈交共黨中執委員會的報告書，目的雖純屬對內的，但因其中說明共黨現有領袖，應重加訓練；現行政策，也應加改變，故此項文件，雖在國外，亦殊堪重視。史氏的報告書中，又明白承認共黨內部之不安及現行政策之失敗，更值得注意。關於蘇聯政局之杌陧不安，我們本來早有所聞；現在却親由史太林氏的口中，聽到特羅資基派破壞工業組織的成功，聽到種種陰謀和間諜活動的情形。蘇聯現行政策之失敗，當然和政府領袖之失職及其積極擴充軍備妨碍國民生計有密切關係，但是史太林却將一切蘇聯政治體系失敗的責任，皆歸罪的特羅資基派和外國間諜的陰謀。

史太林報告書中所說明的蘇聯環境，真太可怕了。國外既遍處是不能並容的敵國，而國內又密布着敵方的暗探。據最近蘇聯黨獄審詢的結果，發現這些外國間諜，竟已深深侵入共產黨內部及各種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中。蘇聯的大興黨獄，目的在鎮壓反動，其所宣示，自不免失之誇張。不過一國的內部，倘常為敵人的陰謀間諜所乘；而資本主義的勢力，又時時在謀推翻現政府，其立國的環境，也眞可算得危機四伏了。這就是史太林口中所說的蘇聯現狀。不過我們却懷疑史氏所言，目的僅在矇蔽國內民衆，未必全然可信。現時國際間反共反蘇聯勢力之存在，固係事實；但是只要蘇聯閉關自守，不圖向外發展，則他的敵人，即不致產生。我們簡直可以這樣說，蘇聯共產黨的世界革命政策，才是造成反共反蘇聯勢力的主因。假如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和第三國際三者能完全合而為一，不再帶向外侵略的性質，則對於維持世界和平，必大有裨益。

在史太林報告書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他說明了共產黨的政策，現已完全失敗。據史氏的意見，以為這完全由於敵人的陰謀破壞所致。實則我們從近來共產黨本身性質的轉變，及其和列寧政策的愈去愈遠，也可看出原有共產主義精神的消滅。因此當蘇聯共產黨員讀到史太林報告書中『黨內領袖職員官吏等，均應恪守列寧主義之成規』一語時，也許會發生一種矛盾的可笑的感覺。事實上所有列寧的教條，在蘇聯早已難於繼續存在。眞正的列寧信徒，也已先後消滅。列寧的地位雖由史太林繼承下來，可是列寧的政治主張，却日趨沒落。我們從史太林的大興黨獄，嚴誅異己，就可斷言在最近的將來，共產黨必將有一極重大的變質，俄國大革命前的一切舊制度，也許有捲土重來之一日。假如起列寧於地下，對此當亦感驚異吧。

一丹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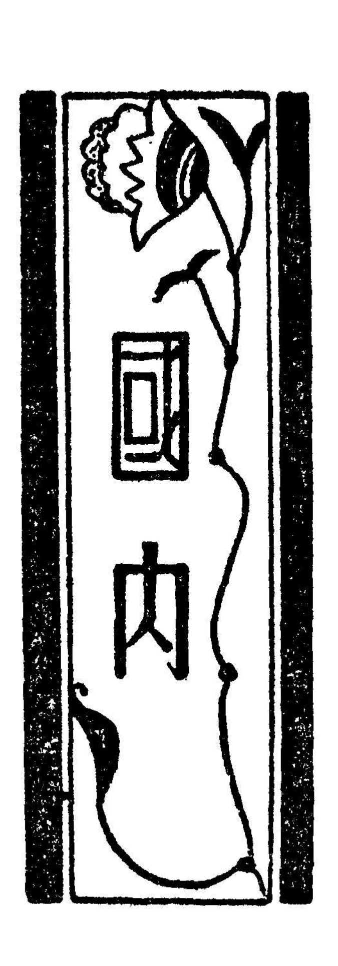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至二十六年四月六日止

本週國內外空氣仍沉寂，日本議會之突遭解散，最爲引人注意之事，蓋自林銑十郎內閣成立後，議會重開，政黨方面早一反其反對之態度，事事鼓掌舉手，充分顯示其與政府合作之精神。大預算案已原案通過，其他增稅等重要法案已通過者已達四十餘件；在局外人看來，已有加造赶製之嫌，而內閣方面反以滯緩討論法案爲解散之理由，而時間又適當貴院通過預算案之翌日，殊令人有過橋拆橋之感。照目前形勢觀察，總選於本月底舉行，政府事實上已無充裕之時間製造新黨，大約祇能就右傾之各小黨及政民兩黨之離心份子設法湊合，援助其選舉，使在新議會中成一混合與黨。但政友民政兩黨，在此生死關頭，勢必與政府肉搏，兩黨已準備聯合奮鬥，則新議會開幕時，日本政局之前途，仍難有安定之希望，或竟至再度解散議會，亦有充分可能也。

國內方面：蔣委員長因病體迄未復元，爲徹底靜養計，已呈准中央請假兩月。行政院長職務，業經決定由王寵惠代理，而政院秘書長亦決由魏道明代理。此訊在前二期之週報中，早已有所報告矣。王氏爲暫代性質，爲期亦暫，蔣委員長對於重要公務，自亦隨時聽取報告，故事實上於中樞組織並無何種更變也。



孔祥熙等首途赴英

我國參加英王加冕典禮特使孔祥熙，副使陳紹寬，秘書長翁文灝，偕同全體參贊，秘書，專員，武官等於二日午乘義郵船維多利亞號輪出國。該輪停靠於招商局北棧碼頭，戒備甚爲周密。晨十時許，工部局派中西警探多人，在碼頭附近肅淸閒雜行人，尙有水上巡警多人，乘汽船一艘，在該輪左近弋巡保衞。英國勞逸爾儀丈兵一隊，前導軍樂隊，在輪旁整隊向孔特使致敬，市警察局軍樂隊亦到埠歡送，各方歡送人員，於十時許即陸續蒞埠，集於大客廳中，恭候孔特使等話別，盛況爲滬上所僅見。孔氏淸晨在西愛咸斯路私邸接見賓客，異常忙碌，前往訪問話別者，計有何應欽，王正廷等數人，孔氏旋于十時赴蔣委員長私邸晉謁辭行，談約二十分鐘始行辭出。蔣委員長旋亦於十時半赴中央銀行歡送孔

氏，會談時，蔣委員長致詞勖勉孔氏，謂此行使節極爲重大，望勉力以赴。至於國內財政，在孔氏離國期間，蔣委員長將親加注意，務使各事照常進行，俾孔氏將來歸國時，國內財政情況，能與出國時無甚二致，望孔氏於遠行期間釋念云云。孔氏於上午十一時半偕夫人宋靄齡女士，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男女公子等到達招商北棧碼頭，時軍樂大作，爆竹喧天，情緒之熱烈，空前未有。孔氏下車後，當卽與副使陳紹寬氏在碼頭檢閱英軍一過，嗣於軍樂抑揚聲中登輪，與歡送人員一一握手道別。該輪原定正午十二時啓椗，但以登輪歡送人員過多，一時不及下輪，故直至下午一時許，始於軍樂聲，爆竹聲交奏中徐徐離埠，首途出國。

同行人員

與孔氏同輪出國者，計有副使陳紹寬，秘書長翁文灝，參贊張福運，諸昌年，郭秉文。秘書張平羣，吳景超，楊光禎，陳炳章，陳立廷，胡貽穀。專員唐海安，陳祀邦，喬晉樑，李駿耀，郭泰禎，武官桂永清，温應星，林獻炘，沈德燮，王承黻，周應聰，林遵，胡獻華。孔夫人宋靄齡女士，長女公子令儀，次公子令傑，奉命考察實業之蕭振瀛，考察警政之趙龍文，及譯電侍從等一行共三十餘人。中央銀行秘書處處長譚光氏亦隨輪歡送至香港。聞孔等同行人員衆多而該輪客位已大半定去，雖經設法始得同行，惟一部份人員或將在孟買下輪候他輪續行，孔陳兩使則逕至熱那亞乘國際通車赴英。至參贊曾鎔甫，梅樂和兩氏，則未偕行，梅樂和將稍緩數日取道美國前往。

臨行談話

孔氏瀕行前發表談話云：余此次代表國民政府赴英參加加冕典禮，不勝愉快。余希望此行能使中英兩國間友好之關係，更見敦厚。加冕典禮完畢後，余擬順便往遊歐洲各國，考察其目前之經濟狀況。余所欣慰者，在余出國前，若干重要問題，業已解決。其犖犖大者，爲（一）中央銀行改組爲中央儲備銀行之條例，已由中政會通過，提交立法院。（二）修正銀行法，以期鞏固一般金融，已籌有辦法。（三）農民銀行發行之紙幣與儲備金，已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接收，而以葉琢堂爲該行總經理。（四）政府已取重要步驟，整頓並安定各省之財政，而尤注重粤，桂，湘，豫，陝，晉，甘，川數省。（五）下年度國家預算案，經兩個月之擘劃後，已完成初稿；預料經常支出，除付清因舉辦改善與展長鐵路，農村復興，及其他生產事業所借之欵項如特別預算案所開列者外，可望稍有盈餘。（六）愆期償還之債欵，近來清理已大有進步，預料在不久之將來，尙將續佈清償之辦法。孔氏又謂：渠離國期內，各項要務，均以幹員担任，余希望在可能之最短期內返國云云。又孔氏對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云：余奉命代表中華民國，前往倫敦，參加英王喬治六世與伊麗莎白王后之加冕典禮。當啓程之際，余得乘機發表數語，對英國人民致其敬意，深爲愉快。中國代表雖曾參加歷代英國君主之加冕典禮，但由中國出發之代表團，在增進中英間固有關係之極美滿朕兆下，前往英國，如余此次幸所領導者，則未之前有。近來中英關係，已大有進步，其所以致之者，乃時代已證明中英人民頗多相同之點也。穩健保守其舊有最良好習慣，具貨殖長才，能忘却一時嫌隙，此皆兩國人民所同者。從前兩國曾暫時不睦，但英國用以保持其公道容忍政策之堅穩態度，已使中國人民瞭然于英國友誼之眞摯。從此兩國遂共立于較前更爲熱烈的諒解基礎之上，余之政府遣余爲代表，參加加冕大典，余受此榮命，乃倍深感謝，以此行將使余有一機會，對于英國在友誼至可寶貴時，擴大其對華之友誼，表示欽感也。余以滿腔信任，企望兩國人民間精神上聯絡更爲密切，乃使雙方維繫的商業上連鎖更爲鞏固，此不獨爲雙方相互利益計，且爲世界之幸福計也。如余英京之行，促成兩國間更大之諒解，則余之收穫實至爲豐盛矣云。

四川風雲一掃而空

四川自行營入駐重慶，中央軍與川軍間之關係，迄未達水乳交融之程度；重以川中多謠，兩年以來，常有怪誕不經之謠喙朋興，致蛇影杯弓，驚相走告。近月來，因中央所派民訓人員未能得當地諒解，復以西安事變後，劉湘曾與李白發佈若干通電，有所主張，致誤會益大，上月曾因重慶市區附近雙方構築工事，形勢益見嚴重。幸劉湘尚能顧全大局，中央更力維和平初衷，後劉湘代表盧作孚鄧漢祥偕川行營代理主任賀國光抵京，與當局一再協商，後實業部長吳鼎昌入川，與劉湘面談，將雙方誤會，全部解釋，從此當可不再有問題矣。聞宜昌重慶以至黔邊一帶之中央軍，今後將不再增加；駐渝川軍除留駐兩團外，餘亦將全部調開。而劉湘以前派赴粵桂等地之代表，最近均將撤回云。

川國民經建會成立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川分會三日晨十時假交部成都廣播電台大播音室舉行成立典禮。到黨，政，軍，商，學各界重要領袖官長二百人，分會會長劉湘主席致開會詞，闡揚經建運動之意義，爲求富強之道，今日國家貧困達於極點，四川尤然，政府努力救荒，終是消極工作，須致力於經建運動，以救濟貧困，然後庶可言救亡圖存，然後庶可達到民族復興根據地之目的。繼由盧作孚報告籌備經過，並報告川省建設事業目前之工作，甚爲詳晰。末由吳鼎昌致訓詞，大意（一）對四川經建環境，須有明確之認識，並須有（二）堅決的精神，（三）切實的計劃。末對全國產業狀況及政府之建設計劃報告甚詳，至十二時半散會。

吳鼎昌在蓉之演講

吳鼎昌五日上午九時在川省黨部出席黨政軍聯合擴大紀念週，講演黨政軍三方面合作問題。到鄧漢祥等千四百餘人，吳講詞要旨，以爲黨政軍之合作，有許多事情失敗，其原因皆由於知識運用之不足；今後之合作，首須謀知識的團結。吳氏認爲知識不充分，可發生兩種弊病；（一）容易發生懷疑，由疑心而發生誤解，卒至好意當作惡意，惡意反作好意。（二）思想與行爲均甚幼稚，對于合作時代的建設計畫，即不能實行。吳氏並謂社會上兩種不合作的原因，一爲利害衝突，一爲公私衝突，但吾人不怕私，而怕沒有知識，不怕有知識的私，而怕無知識的私，故知識是一切合作方法的工具，譬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或中央軍隊與地方軍隊，每一件事俱能運用知識，加以研究，即不致于懷疑，不致于誤解，不會發生幼稚的思想與行爲，而能確收分工合作精誠團結之效云。吳氏五日晨出席擴大紀念週訓話後，即至東門外視察稻麥改進所，旋遊望江樓，並參觀川大農學院，再轉至南門外家畜保育所視察，並與盧作孚暨金融界多人在該處午餐，餐後轉至華西大學與教授數人商討植物油問題，嗣應鄧錫侯在康莊之歡宴，晚六時與鄧漢祥訪劉湘辭行，暢談甚久。六日晨乘中航機飛京。吳對家畜保育所及稻麥改進所之工作均認爲必要，且已有成效，但更有擴大其工作之必要，至吳盧所商討之具體問題，決由農本局會同川建廳在各縣遍設農業倉庫等，由農本局借墊建築費百分之六十，同時並在各縣遍設合作金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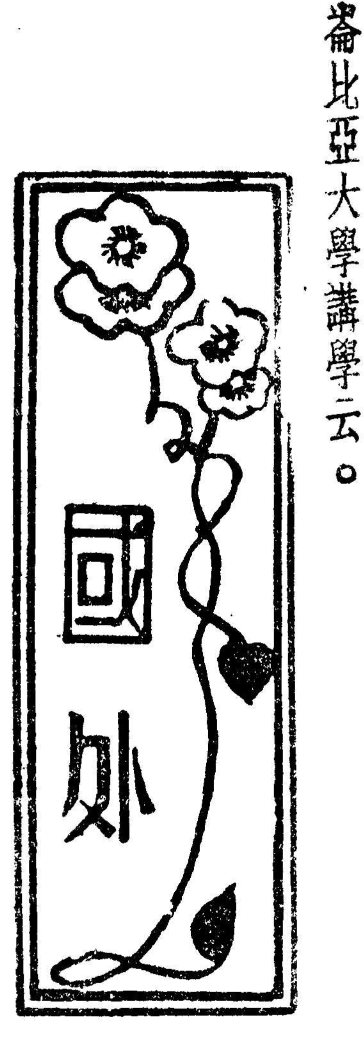
賀國光談六項辦法

賀國光五日午後一時半由漢飛抵渝，據談，此次晉京述職，承委員長兩次召見，陳述一切，深荷諒解，並加訓勉。何敬之部長，爲謀中央地方間進一步團結及軍事政治改善，曾提出六項辦法，由盧作孚攜蓉，面爲解說，當得劉湘復電接受，並電委員長。大意謂作孚返蓉，詳述委座德意，感戴不已，所有何部長提出六項辦法，概行遵辦等語。由本人攜杭面陳，委座閱後，甚爲滿意，復電嘉勉。查六項辦法，乃根本方案，當可次第施行。中央與地方自能打成一片，努力復興中華民族工作，國家幸甚，地方幸甚。再四川旱災奇重，曾向京滬漢各界代爲呼籲，現

中央及京滬各界正謀賑濟辦法，以救哀鴻，本人短期內即飛蓉晤劉。

沈鈞儒等案提公訴

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鄒韜奮，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等七人，於去歲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滬被捕，史良保出回籍療病，沈等六人則移送蘇州高等法院羈押偵查。嗣史良病愈，亦自動前往投案，經高院一併收押，迄今已逾五月，曾延長羈押期限。茲悉蘇高院檢察處，業已將偵查手續辦理完畢，正式提起公訴。是項起訴書已於前晚送達各被告，並在偵查期中。查得陶行知，羅青，顧留馨，任仲高，張仲勉，陳道弘，陳卓等七人，亦有同樣罪嫌。故除沈等七人外，陶行知等七人亦被一併提起公訴，其起訴書稱：「各被告共同以危害民國爲目的而組織團體，並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依刑法第十一條第二十八條，係共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之罪。除陶行知，張仲勉，陳道弘，陳卓等所在不明已予通緝外，合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二四三條提起公訴。」按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規定，被告應判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之徒刑。另悉任仲高，顧留馨，羅青等本係該案證人，前次亦由高法諭知交保，顧任業已保出，羅青則因無保被押，聞沈等奉到起訴書後，均不承認有罪，已分別草擬訴狀，準備呈請刑庭審判長宣告無罪。沈等家屬聞訊，亦已延請律師張以藩，陳以皋等研究法律救濟方法。蘇高院刑庭審判長接到該院檢察官對于沈等十四人起訴後，有定於本週內開庭審判之說。至被通緝之陶行知，現在美國哥崙比亞大學講學云。



日本議會突遭解散

日本大預算案於三十日成立，而翌日政府突將衆議會解散，因此政黨方面極爲憤慨，政民兩黨已決定攜手向政府肉搏。現在正積極從事於總選。內閣方面，本無與黨，新黨組織亦倉卒難成，祇以全力培養右傾各小黨及勾結政民兩黨之右傾份子，然時間太促，恐難有結果，依大勢觀察，總選勝利，仍在兩黨，而社會大衆黨將有驚人發展，新議會必將提出不信任現閣案，因此議會恐有再度解散之可能也。

中央社東京三十一日電：本屆議會原定今日閉會，不意成爲衆議院解散之日，誠出人意料之外。政友民政兩黨之故意懈怠討論各項重要議案，

解散令下　全國驚異

政府對之，極表憤慨。此種態度，昨晚即已昭然若揭，故昨晚舉行臨時閣議時，海相米內光政力主解散，於是解散之見解，突然甚囂塵上。吾人猶憶廣田內閣時代之最後一日，寺內堅持解散議會頗力，而永野則堅決反對。此次米內所持之態度，與前海相大相逕庭，致使許多人民如墮五里霧中。惟據一般觀察，此種變更，可作如下之解釋：即永野所反對者，爲在新預算通過前解散議會，今預算案既已於昨日正式通過，擴張軍備，已無障礙，米內之態度，當然與永野不同也。昨晚臨時閣議，至深宵猶未散會，嗣首相林與內閣書記官長大橋，法制局長川越舉行秘密會商，自今晨二時始止。內閣會議後，發表簡短之公報，僅謂政府不擬再度延長議會，苟有必要，政府不惜解散議會云。彼時一般觀察家均覺政府似不致採取解散之措置，蓋鑒於預算案以及其他許多重要議案，均已爲兩院所認可。且各項其他重要法案，雖尚未通過，似亦不足爲解散之藉口也。惟事實不然，今晨九時再度舉行臨時閣議後，林入宮覲見日皇，奏請解散衆議院。嗣於十時三十分獲得日皇之裁可，於是一般樂觀空氣，認衆議院惡劣之命運得以倖免者，乃盡行掃除。此種嚴峻行動，不獨非

吾人站在政治舞台圈子以外者初料所能及，即政黨及日本其他政界方面，亦爲之驚異不置也。據官方宣佈，解散議會之理由謂：「最近衆議院審議各項重要法案之情形，表現缺乏誠意，衆院並阻碍審議各案之進行，尤其是與國防及安定國民生活有深刻關係之重要法案，政府對於衆院對現有嚴重時局之認識及協助促進立憲政治之熱忱，不禁表示懷疑。是以主張刷新議會爲今日當務之急，良有以也；職是之故，政府願訴諸國民公正無私之良心，以求眞實是非之標準。」因「刷新議會」及於預算案完全成立之後，而解散議會，自解散之理由及時機觀之，實爲自日本議會成立四十九年以來十六次之解散中之唯一空前之事件也。本屆議會停會二十五日，開會僅六星期，在此期中，除龐大預算外，政府所提出之八十三件法案中，半數已完全通過，足證議會之審議，實際上進行極速；政友民政兩黨於前數日力促政府承認彼等修正選舉法之建議，致予人以遲緩審議法案之印象，而授政府以口實，於議會最後一日，採取此項嚴峻行動。然則解散後之餘波如何，就吾人觀察，林內閣苟對政民兩大政黨保持妥協，則內閣命運至少可維持至本年年底。但現閣不取上述途徑，而出於解散並決定四月三十日舉行總選舉，故按照憲法規定，不得不于五個月內召集特別議會，而政民兩黨于特別議會期內，對內閣加以猛烈無情之反攻，則極屬明顯，內閣之壽命，必因此而縮短也。就上述之情形觀之，一般認爲目前行動之背景有下列數因素，即（一）林內閣於組閣伊始，似已與政治推進派保證於預算案成立後立即解散議會，以「刷新議會政治」。（二）政府似已確信組織新黨之運動已臻相當成熟之程度，並決定以新黨爲根據，與政民兩黨在未來之選舉內互相競爭，冀在議會中儘量獲得多數；以綏靖政局，而使內閣自拔於既成政黨之壓迫。萬一新黨不能獲得多數，政府有再度命令解散之可能。（三）許多政友民政兩黨重要議員，將在新旗幟之下聯合，根據更嚴密之統制主義，創造新局勢，此點現極有希望。除上述者外，目前尚難發現其他確切之因素，政友民政兩黨今日發表聲明，指責政府之解散令，係違反憲法之行動，並對此舉表示極端憤慨。尤其因此舉出于預算案成立之後，財界方面一般均反對解散，左派社會大衆黨即對解散表示贊助，蓋多一次新選舉，可多予該黨以擴大之機會。右派東方會及國民同盟對解散自表贊許，蓋可推行統制派之政治也。此後新黨如何產生，新黨之領袖及幹部爲誰，政友民政兩黨分化之程度若何，小黨派如何重行結合等等，均爲極堪注目之問題，新總選之結果，可於五月三日或四日揭曉，即可表示日本之政治狀態，究係保持中庸，抑或明白右傾也。

林銑十郎發表談話

同盟社東京三十一日電：首相林銑十郎於三十一日午後五時，在首相官邸關於解散議會之理由及應付總選舉以後之心境與夫其他當前之問題，發表時局談話如左：（一）解散之理由。本屆議會企圖通過多數法案，但至會期完畢時，各法案之審議，尚極形停滯，依余之見解，認爲政黨方面缺乏誠意，是否故意，雖未查明，而對於國防及安定國民生活具有重大關係之法案尚未審竣，三十日夜忽休息長時間而散會，吾人實爲遺感。如此情形，當不能有副國民之信賴，故應訴諸於國民之正當良心，以求其判斷。此外別無方法，是以作爲刷新議會之第一步，斷然解散議會者也。（二）對總選之態度。總選舉希望朝野共同協力，既成政黨之中，倘有對於時局認識與吾人相同者，亦當承認之，以明白認識善處時局，並須建立對策意義下，政府當極力謀得機會，將具體政策與政綱等類設法闡明，目下正在極力考究。倘有其他適當方法，亦當利用機會，使國民澈底於政府之方針。若成立維持政府之新團體時，固應與之共鳴，但現在政府並未急欲造成新團體，而與之握手。（三）對於總選結果之心境。關於總選後之政治狀態，現尚未可豫揣，但認爲政府所應採取之途徑，自當明瞭。選舉之結果，吾人之認識錯誤與否均置勿論，而新選之議員，仍與

前無異，則政府又將如何措置，亦其明瞭。總之，總選後之政局，應以如何態度應付，且俟屆時再行攷慮耳云。

議會解散後，衆院各黨之態度如下：政友會對於衆議院之解散，以幹事長安藤之談話形式，發表聲明如下：「此次之解散，毫無理由。林內閣在衆議院並無根據，竟將豫算增稅及其他多數法案通過，此皆由政民兩黨立足於國家一體之大局上完全採取協調態度有以致之。而政府或以審議遲遲不前爲理由，亦未可知。而本屆議會連遭停會休會，空費二十五日之光陰，於事前復提出堆積如山之法案，欲使吾人一口吞下，此種態度，實爲目無議會審議權，而作無理之要求。吾人在職責上決不得行使粗略之審議，而林內閣忽於議會最後之一日，突然實行解散，此爲基於視議會爲行政機關之議會而發生誤謬之根本觀念，亦即對於立法政治缺乏理解，而有極堪遺憾之進動也。吾黨出席總選舉時，當力主此項重大意義，並須光明正大與之作殊死戰，特此闡明」云。民政黨於三十一日午前十一時四十分在院內休息室召開議員全體大會，由總裁町田演說，非難政府。謂其態度非立憲的行爲，並加以各種批評，對於總選舉之方策，則訂於四月五日召開聯合會，再行協議，以便闡明各節云。

國民同盟三十一日召開議員大會，攻擊政民兩黨，決定向革新之途邁進，發表聲明，其大要如下：「庶政一新，首應着手改革政黨。吾人希望肅正選舉，而產生明朗之議會，除改革政黨以外，如電力問題之解決，學制之改革，航空省之設立，稅制之刷新，行政機構之改革問題，均須提交國民之評判者也」云。中立派發表聲明如下：「民政黨與政友會之極端專橫，實屬不共戴天，陷政局於混亂，阻國事之實行，促憲政以逆轉等罪戾，吾人認爲皆應由兩大政黨負責者也」云。社會大衆黨對於解散議會三十一日發表聲明如下：「爲救濟選舉違法者之選舉修正案，既成政黨提出交易式之非法要求，以圖通過，乃爲遭此解散之直接原因。吾人尚歎其解散太遲也。目無安定國民生活之大預算，竟使之通過，極盡蹂躪社會政策之審議，均足以證明既成政黨之時代錯誤。吾人擬於將來選舉之際，將一切既成勢力盡行粉碎之，以新興大衆之躍進力，滿佈於新議會，是所盼待者也」云。

組織新黨事實困難

中央社東京一日電：日本既成政黨與推進派勢力間終局的嚴峻衝突之不可避免，早已爲一般人士所覺察；因此議會之解散，雖在最近之發展觀之，似爲意外之舉，但從日本政治之趨向觀之，並非完全意料所不及。惟既成政黨因議會之突然解散，而陷於如何困窘之境，自不難想像得之。且議會之解散，乃彼輩希望以忍耐與妥協精神通過空前之二十九萬萬元日金之龐大預算案予以避免者，但結果無效。昨晚首相林談話中之四點，殊堪注意：（一）重復申明政黨對現有時局之觀念，與政府所保持者不同，即政府認時勢爲極端嚴重，而政黨于議會討論時則不如此感覺。（二）政府將提出三項重大政策，訴諸人民公正評判，即充實國防發展國家力量與國體明徵是也。（三）苟有需要，內閣各大臣將舉行選舉演講運動，政府雖無組織新黨之意，但希望對時局有澈底認識之新黨得以產生，並與之合作。惟此僅爲人與人間之提攜問題，而並無所謂政府之與黨存在。（四）苟新議會之情勢反映總選舉之結果，能証明政府之認識錯誤者，則政府自當反省，而立即辭職；但如政府之認識證明仍屬正當，或新局勢易于感應，則將考慮應否重予解散。林首相上述談話，或可作爲推斷將來政局發展之線索，據一般觀察，組織新黨雖感極端困難，但將採取何種方式，亦不易逆料，此間各報對議會解散均一致表示反對之意，而東京日日新聞尤毫不顧忌，與其他方面均有同感，指政府之行動，爲「懲罰的解散」云。

內閣態度極爲強硬

中央社東京五日電：林內閣與既成政黨經過兩日政治休戰後，已於今日同時展開其選舉戰之旗幟。政府於今晨召開地方長官會議，以控制將

來之總選。會議時，首相林銑十郎，內相河原田稼吉，法相鹽野季彥致開會詞，對政黨行爲之失當，嚴加申斥，並鄭重申言擁護現政府之政綱。關於企圖煽動直接行動，宣傳共產思想，及抨擊陸相之舉動，會議中曾詳盡與具體討論，嚴峻措置，加以壓制。目前林內閣雖無正常之與黨加入選舉，以與政友民政兩黨相競爭，且於四月三十日選舉期以前，無充分時間組織此種與黨。惟據負責方面之意見，政府已確實決定乘選舉公佈及特別議會開會之時間，將既成之右翼小派，及政友兩黨中之贊助政府份子，合併選入新議會中，而即以此爲根據，正式組織新黨。林內閣閣員即將開始向各區遊說，企圖說服各選舉團選舉政府認爲可能接受之候選人，比至特別議會開會，苟不能達到上述之目標，政府準備下令再予解散。政友民政兩黨幹部之態度，似較前益見強硬，與林內閣之陣線相對立，尤其是今日之局面，民政黨舉行議員與評議員聯合會議，該黨總裁町田，幹事長永井，曾即席發表激昂之演說，反對違憲之解散會議，及熱烈表示推倒林內閣之矢志。同時政友會亦堅決表示於選舉運動時，與民政黨聯合對政府交戰之決心云。

小協商國舉行會議

南斯拉夫京城三十一日哈瓦斯電：小協商各國常設政治會議，定於明日在此間開會。捷克外長克羅夫達及羅馬尼亞外長恩多奈斯哥均已來此，其性質之重要，當在以前歷屆會議以上。良以最近數月以來，英義兩國簽訂地中海君子協定，義大利對於奧國哈浦斯堡舊皇室復辟問題採取一種新態度，（按義國方面現認復辟時機尙未成熟。）且與巴爾幹半島各國力謀接近，因此中歐及多瑙河流域一帶政治局勢，已大有變更，自當於此次會議中作整個之檢討也。抑小協商三國外長所共同探討之問題，其尤關重要者，當爲多瑙河流域之未來經濟結構，蓋最近義大利與南斯拉夫兩國簽訂經濟協定，南斯拉夫與匈牙利間，捷克與奧國間，均在經濟上互謀提攜。是故小協商三國與簽定羅馬議定書之義奧匈三國，前雖各自建立經濟集團，今則已開始相互往還。因此小協商會議，自當設法使目前在中歐勢均力敵之兩大經濟集團間，奠定經濟合作之基礎也。至就政治方面，則一般人預料小協商會議將明確規定小協商各國今後之共同政策，而設法調和兩種不同之觀點，所謂兩種不同之觀點。一爲捷克之觀點，主張根據國聯盟約所規定集體安全之原則，以進一步擴大小協商三國間現有互助義務之範圍；一爲南斯拉夫觀點，顯然主張小協商各國應與其他各國分頭訂結雙方協定是也。

又二日哈瓦斯電：小協商三國常設政治會議在此開會，歷時兩日，已於本日午後閉會，當即發表長篇公報，共分十一節。其中僅有數節述小協商三國對於現行各項國際問題之態度，其餘各節，則詳細闡述三國一般政策之各項重要原則，聲明三國具有自信，對於上項原則，所抱見解，完全一致云。至對於現行各項問題之態度，其最重要者，計有以下四項，（一）對于義大利與南斯拉夫兩國最近簽訂之政治經濟協定，表示滿意，並以爲該協定不致妨害南斯拉夫對于捷克與羅馬尼亞所担負之約束。（二）小協商三國聲明，凡因各國內政制度不同而成立之思想的結合，（指德日兩國反共協定，）決不參加。（三）小協商三國聲明對於國聯，法國及巴爾幹協商各國，當繼續抱忠實之態度。（四）希望迅速

簽訂羅迦諾新公約，奠定中歐與東歐和平之基礎。此外對于奧國哈浦斯堡舊皇室復辟一事，則未加提及，公報首段係述最近國際局勢，已見改善，世界經濟，已見復興，而小協商三國之政策，亦能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小協商組織公約之範圍內，賡續發展。繼乃提出一原則，謂各國之本身安全，係絕對互相關聯，而不可分離。「因此歐洲各國，必須建立整個之安全制度，而將安全成爲問題之各地域，悉行包括在內，是故小協商三國，深願各大國間現所進行之談判，獲有結果，俾成立羅迦諾新公約，而使中歐與東歐之和平，得以奠定鞏固之基礎焉」。述及西班牙問題，公報謂：「小協商三國，當嚴格實施倫敦調整委員會所建議之各項措置，此後凡一切新企圖，目的在使西班牙內亂不干涉辦法，得以實施有效者，小協商三國，均當立即加以接受」。公報中所述及惟一具體之問題，則係關于義南協定，謂此項協定對於維持和平，具有實效，則其對于小協商三國相互維繫之約束，不致有所妨害，乃係自然之理也云。公報最後一節，將小協商各國經濟會議第八屆第九屆會議之工作，予以備案，並謂小協商常設政治會議，對于三國間未來各項經濟活動，亦曾決定方針云。



自二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起
至二十六年四月六日止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韓復榘抵杭謁蔣
△吳鼎昌飛成都
△日議會解散

四月一日　星期四

△蔣委員長抵滬
△蔣請假兩月王寵惠暫代行政院長
△鮑格莫洛夫返華
△李白就五路軍總副司令職
△中央新聞檢查處改組直隸中宣部
△全國美展開幕
△氣象學會在京舉行年會
△印度新憲法實行
△美特任使節台維斯抵英
△小協約國會議開幕

四月二日　星期五

△孔祥熙等一行出國
△楊虎城返西安
△美工潮擴大

四月三日　星期六

△蔣委員長返籍休養
△川經建分會成立
△墨西哥首任駐華大使與格拉抵滬
△日內閣發表新政綱
△小協約會議閉幕
△美煤業工潮解決

四月四日　星期日

△韓復榘離滬北返
△沈鈞儒等案法院提起公訴

四月五日　星期一

△林主席離粵赴桂
△賀國光飛返重慶
△京滇週覽開始
△奧復辟黨作示威運動

四月六日　星期二

△行政院任魏道明暫代秘書長
△沙王抵京
△吳鼎昌返京

論評選輯

日本政戰的前途

日本第七十屆議會於預定閉會之日，突被解散，既成政黨對軍部內閣仇怨益深，日來新選舉運動，已形熱烈，政戰前途，頗富興趣，茲請略爲說明，並述所感。

一，國人須知：日本維新改革，乃從上而下，幷非由下而上，是以其國民對於政治，興趣不濃，政治教育，根柢不夠。重以近年對華侵略成功，國民陶醉於向外發展之順境與軍需景氣之繁榮，更無自反自制之遠見，而軍部益得恣行無忌。所有政黨，本不代表階級，更不能眞正代表民衆，率直言之，不過資本家雇傭政治職業者爲之作工而已。其爲無力，又何足怪？抑自五，一五事件以後，財閥政黨，並爲軍部少壯派攻擊之目標，資本家慄慄危懼，表面乃幾與政黨絕緣。嗣以軍部對政治操之過急，處處欲強化行政部，輕侮議會，干涉產業，於是政黨方面發生護憲運動，財閥方面亦有一部分人同情自由主義，企圖後援護憲，藉議會政黨之力，以求自保。一時經濟界巨頭如鄉誠之助，藤原銀次郎等，曾與政友會之鳩山總務，民政黨之町田總裁相結納。其具體表現之活動，爲對廣田內閣外交之糾彈，與對軍部大陸政策之抨擊。此等自由主義的護憲派，主張政友民政兩黨聯繫，進而爲政黨合同。同時與此相抗之運動，爲新黨運動，其組織成分爲政民兩黨內之不平分子，貴族官僚中之熱中人物，而少壯貴族領袖之近衛文麿公亦爲主倡甚力之一人。此中並參加一部分財閥，尤以與僞滿有關係之產業資本家爲多，蓋此派主張贊助軍部之大陸政策，沿其路線，企圖爲政治的進出，在經濟上並不根本反對向外發展，甚且有歡迎向外發展之傾向。現任大藏大臣結城豐太郎即嘗參加此項運動，林銑十郎在組閣以前，據傳亦曾與聞其事，是以此次解散議會，政府非無準備。惟自來政黨之護憲派固無多大民衆後援，此項新黨亦不必便有民意根據。蓋彼曹政客官僚，迎合軍部急進革新分子之指導精神，求在所謂政治的新認識之下，組成新黨，大之欲救憲政於窮途，小之惟期予政黨人士以生路。依此表現，不特不足語於無產政黨，更不得擬於比較站在民主立場之政黨，要不過就現成之黨，分解拆散而重行結合以供軍閥財閥合同勢力之僱傭御用而已。由此觀之，日本政戰，無論前途如何，去憲政終是日遠。政府失敗，議會將再解散，政府得勝，亦不過加重法西斯化之程度。日本軍部迭次聲言『日本獨特的憲政』，此種缺乏民主成分之政黨組織，殆即所以爲『獨特』者也。

二，國人又須知：日本自五，一五以後，中經齋藤，岡田，廣田三內閣，皆以軍部政策爲中心，依軍部，政黨，官僚三方合作，勉圖抑制或緩和法西斯化之趨勢，顧皆先後失敗。今之林內閣索性排去既成政黨之參加，完全撇出法西斯政權之面目；今更從而解散議會，毀黨造黨，此其氣概，殆非澈底完成軍部之政治的統治不止。此際除非日本全體國民能爲自由主義的憲政奮鬥，或可另創新局面，否則法西斯化政治，今後祇有加強。關於此點，姑無論日本國民缺乏政治修養，無力與政黨呼應，而環境上亦不容其與軍部勢力抗爭，蓋日本現在實逼處此，惟有完成國防計劃，以求安全。即林內閣之解散議會，雖有種種理由，依吾人觀察，仍在求此類計劃之完成。良以現階段之國防計劃原有兩方面，一爲軍備本身之擴張，一爲全國經濟之準戰時體制化，二者缺一，國防上即不能不發生弱點。如義如德，如俄如法，莫不如是

。日政府之此次大軍事預算，本亦循照一般原則，於軍事預算之外，附有電力統制法，鋼鐵自給統制法，一般產業統制法等等，以爲軍事預算既能通過，則此等準戰時經濟性的經濟法案之通過，必無問題，而不料議會只見一盾之半面，不願對各種與軍事有關之法案，作進一步之協助，故日政府乃不能不出以大決心，根據日本憲法，斷然解散議會。日海軍方面對於議會之策略前後兩歧之理由，亦在於此。因目前英美既決定作大砲巨艦之比賽，日本爲求國防安全計，舍積極以準戰時經濟體制作後盾，殊無急切有效而又可能之對付方法。日本軍部既以急進政策，置國家於爐火之上，迫人民與之同殉，此際國民除依隨軍部前進外，直無自拔之途。因是吾人觀察：日政府此次解散議會，縱使兩大政黨憤慨，迫其在選舉上作殊死戰，甚至新選舉後之議會，依舊有重新反對政府之可能，要終不足以解消日政治法西斯化之大勢；況依日本憲政常例，站在政府方面之政黨，在解散後之選舉場上，往往獲得勝利，加以政民兩黨之外，左右各派猶不在少，形勢錯綜，故此時亦尚難對日本政戰前途，遽下判斷也。

最後更望國人注意：日本政治大勢，既已走入法西斯化，日本國民，既無力自拔於軍部之統制，無論選舉結果如何，彼軍部主持之積極經濟外交與大陸發展之外交政策，決難有根本的變動，是則吾國自處，除加緊努力自立自救外，絕無容許苟安之餘地，此尤願我全國上下明白認識者也。

（錄四月三日津滬大公報）

對全國美展一點感想

全國美術展覽會定於今日在首都開幕，我們特貢獻幾點意見。

近年來國家保藏文物機關開放時，公私藝術展覽會舉行時，觀衆踴躍，人所共見。我們不能不承認一般美術已經如何浸潤到多數人的感情裏，發生了良好的意義。再看看一般工業藝術品，退步的即難於維持，不甘落後的必力圖改良，又可知它對商業前途，也如何感到重要了。「藝術」這個名詞能在國人心目中和事實上都佔一個位置，當然是極好的現象。

藝術是人類綜合智慧與能力的一種表現，它代表每一民族的性格和趣味。它常有變動，因爲吸收了新的所以變。它也有它不變的種種，因爲它決不能與民族習慣性完全離開。它墮落，證明這民族正在墮落；它進步，縱不能表示這民族在事功上的進步，至少也可以表示這民族在心靈上的進步。

藝術進步基於多數人對於它的認識和尊崇，有了這種認識和尊崇，就各方面去努力。它才會有進步。想增加國民對於藝術的認識和尊崇，政府與強有力者的注意和提倡，自然十分重要。如專門學校的設立，以及一般文化博物館美術的建設與開放，如定期徵集各方面美術品大規模舉行展覽會，或不定期舉行特種展覽會，前者是一種教育，後者同樣可以說是一種教育。前者的重要盡人皆知。即就展覽會言，它既可以給少數致力於此道的人一個比較觀摩的機會，一點把工作貢諸社會情緒上的滿足，又可以給多數人對美術一點享受，一點更廣泛普遍的知識。舊的，固有的，有些什麼值得保留，新的，外來的，有些什麼值得學習（在學習期又有了些什麼成就），都可以從這種展覽會得到教訓。它對於社會的意義或價值，也是不言而喻。

我國正在向上路途中，橫梗在國人面前有各種艱難的工作待解決，需要科學征服自然，增加財富，需要體育鍛鍊身體，增加能力，也需要藝術（各種各部門的藝術），陶冶這個民族的性靈，增加聰明與活潑！科學教育的注意，從各種新事業的基礎上已可見到一二。體育教育的重視，因各省公務員與學生的集團訓練，公民壯丁的集團訓練，年來尤有長足的進步，值得樂觀。至於藝術教育的推進，相形之下成績似乎就不大好。顯而易見的毛病是政府對於藝術教育還缺少更深刻的認識，注意它不夠認眞。培養專門人才的藝術教育機關，不拘私立國立，設備都不充實，依然只是在敷敷衍衍情形下勉強維持現狀。中等學校的藝術教育，更難令人滿意。至如普通工業藝術方面，僅僅一個中央陶瓷研究所，其餘既無一個足備諮詢機關，更無一個負責改進機關。雖各種大小展覽會陸續舉行，事實上却近於一種都市的點綴。這樣子提倡藝術，求藝術進步，其無結果是意中事。如果政府不能對「藝術」重新有一種認識，像這樣一年一度美展，即或每年能夠沿例照樣舉行，除了給多數觀衆得到一個逛市場目迷五色的印象，給次多數讀書人得到一點看字畫玩古董的愉快，就是給少數有心人發生「今不如古」「我不如人」的慚愧，此外實在別無意義可言了。（美展所得的效果如此，當然不是政府舉行美展的本意。）

政府欲認眞推行改善當前的藝術教育，似得定下一個具體的計劃，屬於學校方面的，教育部應組織一個專門委員會，負責視察改進全國公私藝術學校，並爲全國中小學校藝術

敎育設計，且給予藝術家個別以種種的便利和鼓勵。屬於一般文化館和美展的，政府也應當由有關各部（如鐵道，敎育，實業，內政）派員會同專家組織一委員會，研究並改善它，發揮它的能力。譬如美展，這委員會不特必需籌備一個有條理有頭緒的現代美展，還得設計使這個美展在各方面都有意義，增加它的效率。開展覽會原是給人看的，不特公開給南京市民看，還得給予種種便利，讓住山西，四川，北平，廣東的人同樣有機會來看。（對於遠地的藝術學校師生，全國中小學校的藝術教員，尤其應當享有花錢極少來參觀美展的方便。）展覽會一部分工業藝術品，原是給人參考學習的，最好是有個諮詢機關備人諮詢。此外從技術上看來，國人既放言建設西北，開化邊疆番夷苗黎教育，邊疆民族藝術品，便值得特闢一陳列室。海外華僑對於我國貢獻極大，也必需徵集其藝術品設一特別陳列室。被人強佔的東北四省，更應當有一特別陳列室，作國人警惕與參考。觀衆顯然還需要多得一點知識，各種專家有系統的演講不可少。爲不能參加的國人着想，精美而價廉之出版物更不可少。總而言之，要認眞去作，可作的事很多。國帑每年糜費到各種表面建設與人事點綴上，動輒鉅萬，在這方面多花三五十萬塊錢，決不是無意義的事。

如今全國美展已經開幕，上面幾件事凡是這次美展能辦到的，希望當局還肯盡力設法作去，目前辦不到的，明年必可以努力辦到。藝術教育的改進更是不能因循忽視的問題。建設一個國家，得從各方面着手，是人所習知的一句話。這個民族需要強健，同時也需要聰明；唯其強健，纔配競爭生存，唯其聰明，纔能夠長久生存。藝術的進步，正是民族悟性增加的紀錄，有識者必以爲然！

公葬與公墓

（錄四月一日津滬大公報）

陳西瀅

廣東省政府主席黃慕松先生最近病故。我們在報上讀到了這消息，便料到不出發日，一定會有公葬的提議及通過。對於公葬黃先生，我們是十分同情的。他的人格學問，在軍人中是有口皆碑的，歷年宣勤黨國，又是勳勞卓著，不用說是應當公葬的。我們所感慨的是，這一年多以來，逝去的偉人要人，應當國葬或公葬的，數目之多，着實可驚。就記憶所及，一時數得出來的，黨國元勳有胡展堂；孫總理老友有尤列先生；黨國要人殉難於西安的有邵翼如先生，被暗殺的有唐有壬先生及湖北省前主席楊暢卿先生，病故的有黃膺白先生，現在又有黃慕松先生；學術界名人，國學方面有章太炎先生，科學方面有丁在均，文學方面有魯迅先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一時失去這許多人，眞是國家之不幸。他們中大部分受到國葬或公葬的哀榮，也可以表示國家對於他們事業學問的一點敬意，一點答謝。

過去這一兩年，也許特別的不利於要人或名人罷。我們不信，也不希望，名人要人的死亡率常常是這樣的大。可是我們從過去的經驗，知道沒有一年沒有人的損失，沒有一年不曾逝去幾個以上應當公葬的人。本來，一個人能夠成爲要人或名人，很少是在青年的時期了，許多是超過了壯年了，而中國的要人與名人，數量又相當的多。誰應得公葬，誰不應得公葬，也是很難決定的一個問題。好像報紙上載過，以後對於某一個人的應否國葬，一定得先由中央政治會議用不記名投票通過。這大約也是感於這個問題的複雜而想出來的方法罷？

從公葬聯想到的，便是墓地。作者提筆寫此文時，向窗外一望，便可以望到卓刀泉的山崗，滿植着松樹，蒼翠欲滴。這裏面矗立着幾個石針樣的紀念碑，都是湖北省烈士們的塋墓。作者住在這房子內，不過五年，可是這座山已經添了兩座大墓，一是在河南被刺的彭啓彪旅長，一是去年在漢口遇刺的楊暢卿主席。對面的一個山上，也添了兩座工程浩大的塋墓，一是黎前總統，一是在湘西剿匪陣亡的謝彬師長。這都是從一個窗子裏所看得到的。若是出門一望，那麽洪山塔下，近幾年來也添了田子琴先生等的塋墓好幾所。我們可以推想得到，不出二三十年，洪山附近的山崗都成了偉人們的墓園，一點隙地都留不下來了。

作者去年到長沙，曾作岳麓之遊。登山以後，覺得規模宏大的塋墓，幾乎左右逢源，到處都是。當時很以爲奇的是，所有的長眠人，都是民國以來的大人物，民國以前的顯貴却一個也沒有。詢問之後，方知道岳麓一向被認爲靈山，是不准用爲墓地的，民國以來，方才破了這個禁例。當時感想，若是以前沒有這樣的禁例，滿山早已丘壟累累，沒有這樣的風物宜人了，那麽這許多「後死」諸君子，除了遷移舊坟外，也早已沒有「容身」之餘地了。同時又想，民國不過二十餘年，已經有這許多公葬的墳墓，不消百年，岳麓便可變

成丘壟纍纍的景象。近來聽說，湖南省政府又有決議，不准再用岳麓爲葬地。岳麓的風景也許可以保存幾分，但公葬要人們墓地，不在岳麓，還是得在他處尋覓，這問題並不就算解決了。

民國不過二十六年，國葬公葬的偉人已經這樣的多。可是中華民族有二千餘年有記載的歷史，這二千餘年中產生了無量數的聖賢豪傑，名士學者，達官貴人，要是他們的坟墓都占地數十畝，以至數百畝，而且都保存到現在，我怕我們生人，已經早沒有立足之地了。可是他們的坟墓都到那裏去了呢？爲什麽我們很少遇到古人的坟墓，可以供我們後人的憑弔呢？最大的原因，大約是因爲從前的坟墓都是私家所有，年代稍遠，子孫式微，或是離散，或是不肖，轉輾易手，發生種種的變化，幾世之後，大都無從考查了。

現在可不同了，一個人受到國葬公葬的尊榮，就是說，他對於國家社會曾經有特殊的供獻，他的功業事績值得子孫後世的景仰。那麽對於他的坟墓，國家應當永久保存了。要是所有國葬公葬的坟墓都占地數十畝數百畝，而且都得永久保存，那麽我們的土地終有一天——而且並不在遼遠的將來——一定會有坟滿之患。若是爲了避免土地的困難，每過幾十年或百年，因爲早晚時價不同，重新估價，那麽豈不是在後人眼中視爲無足輕重的，或名實不符的，便要免不了受棄骨揚灰的浩劫？對於這種激烈變更的辦法，墓中人固然不識不知，子孫遺屬固然不一定能抗議，可是未免違背了國家公葬的初意。

我們以爲國家公葬一個人，一定是國家認爲他有不朽的功業，或是認爲他的道德學問，文章經濟有特殊的貢獻。葬以殊禮，所以引起天下的欽敬，後世的效法。後人憑弔這個墓，也可以聞風興起，「貪夫廉，懦夫立」。所以垂諸久遠，是公葬的一個先決的條件。既是如此，國家應當籌劃一種兩全其美的方法，既可以達到久遠不變的目的，而又不至於使後世有地少坟多的恐慌。我們以爲解決這一個問題，實在毫沒有困難。若是創立一個公葬的公墓園地，不是公葬的沒有在裏面領地的資格，而每墓佔地不得超過一方或兩方，那麽十畝之園，便可以容幾百個偉人要人名人的坟墓。尊榮既然是同樣的獲得了，土地也因沒有問題而不至於影響它們的久遠。本來一人的墓地就是佔地千頃，他的棺槨所佔的面積還不過是幾尺。時間空間，不可得兼，而且成一種反比例，那麽何去何從，恐怕誰也沒有多少的異議的罷？

到英國倫敦遨遊的人，誰都少不了去參觀西大寺（Westminster Abbey）。西大寺規模並不怎樣的宏大，可是它裏面藏着歷代許多帝王，英雄，政治家，文豪的骨灰。尤其是一個「詩人角落」，使人留戀徘徊不忍去。這裏面有莎士比亞，彌而登，喬叟，司賓塞等等許多大詩人的遺軀，可是他們每個人所佔的地不過二三尺。到法國巴黎去遊歷的人，也少不了去參觀衆神堂（Pantheon）和傷兵堂（Hotel des invalides）。在衆神堂的簡單樸素的地窖中是法國十八世紀以來許多大思想家，大文豪，大政治家的坟墓。當領導者帶了游人，用他宏亮的聲音，背誦着「這裏面葬着服爾德（Voltaire）……盧騷（Rousseu）……維克雨果（Hugo）……左拉（Emile Zola）」時，我們怎樣的神往呢？傷兵堂裏很莊嚴的立着拿破崙的石槨，氣象比較宏大。可是前幾天報載歐洲大戰時英法聯軍的統帥福煦元帥的遺體也移進傷兵堂去了，將來不用說這就成了歷代名將的墓堂。

所以墓地不在大小，要是公墓中有幾個豐功偉業的英雄，立德立言的先覺，那麽佔地雖小，天下後世的人自然會去憑臨撫弔，感慨唏噓，如進了倫敦的大西寺，巴黎的衆神堂，傷兵堂一樣。就是因爲早晚時價不同，有些名人早已無名可言，也可以依附着萬古不磨的英名之士，而得到一點反射的回光。

一月以前，蔣先生提議各省市都應當倡設公墓，免得耕地爲坟墓所侵佔。這是應當積極見諸實行的良法美意。可是要是一面提倡民衆公墓，一面公葬者可以佔有無限的山林，公墓制度的風行，恐怕還是難望的。只有凡是公葬者入都葬公墓，方才能使天下從風。這樣的辦法，國家在國葬公葬時也可以節省不少的國帑。

前幾天報載中央已指定國葬墓地，「已撥款二十萬元，會同內部建築。至今後國葬將集中一墓，供人憑弔」。看報後，不勝欣忭。我們希望各省追蹤效法每省都建設一個公墓墓地。這樣才可以達永久尊崇賢豪的意思。這才眞是受公葬者的大幸，人民地方連帶受益，還是餘事。

（錄三月二十八日武漢日報星期專論）




采風錄

國風社選

為衆異題其先德梁茝林中丞遺墨冊

疑盦

世往留德馨時衰念喬木睠茲名家孫百年葆遺牘中
丞氣俊偉敷設景明肅撫吳績最豐藝事詣亦獨精勤
駿旁溢美翰光照目匡時示嘉軌端賴後賢復嗟哉神
州艱手人如玉目營知有待濟美式高躅

栖霞看紅葉組南為限殆韻督為詩

次貢

栖霞看紅葉結念已三載意外今得償蓋有利便在連
日採消息推驗未少怠霜薄疑過早風驟恐其殆茲來
剛及時新圖渲染待客有挾奢望夢想紅照海似怪山
靈慳胭脂未多買流俗知賞春看秋或未解後彫有常
姿豈有媚人改

子封遺墨令子爙索題

雪橋

千里何曾輒畏人每於坡潁獨逡巡江亭徙倚當時意
姚埭蔥龍舊日春晼底龍蛇常自惜胸中水鏡故無倫
弟兄憂國身先瘁秋草西山卧石麟

天目山新殿

翼謀

陟降搜幽忘壑深雙崖萬木磴千尋插霄石氣高雲隘
答谷節音下界沈遠桕紛紅畦錯落精廬湛碧衲蕭森
樹王老殿程方半領味煙嵐滯夕陰

生日示客

病樹

客久渾忘歲月深逢辰對酒一沈吟歡悰漸減如玄髮
嘉客無多況素心可得磨菱似圓芡莫從散木乞春陰
龍鍾態度支離骨強說能狂恐不禁

次蟄雲秋晚寄懷韻

子威

久罷華筵酒一中新詞可復託蓮鴻羈愁別後紛難理
詩境深時不苟同當膝牀穿懷北塞戀頭帽破抗西風

相看年少長安客。流轉江湖已作翁。

游采石山人廣濟寺小憩磯頭趁輪溯江夜歸　仲恂

襟帶江湖認翠螺。柳邊祠宇尚嵯峨。勛名自詭關興廢。風景無殊費沸歌。可任閑身皈像佛。誰憐生事欠漁蓑。影波燈火茶烟沸。耐取人中況味多。

渡海過温州洋憶文信國詩句感成　潭秋

水色天光不記程。亂礁青翠忽行經。曾聞碧海栽桑芋。幾見丹心漫腐腥。詩老山空悲鳥鼠。孤臣洋闊嘆零丁。國危助想傷心句。愧我閒謠入楚庭。

纕蘅寄示甲秀樓登高詩屬和　迪庵

登高無地可重臨。（雞鳴寺豁蒙樓今為禁地）祇合扃門事苦吟。坐覺端憂千里共。何如幽賞一籬深。祀陶薦菊閑中事。摹杜悲秋老去心。絕羨達官才調好。詩筒如響逐晴陰。

纕蘅先生寄示九日登貴陽甲秀樓感賦詩依韵奉和　惕山

縹緲飛樓載酒臨。風流照世有新吟。南來緘札君仍健。北望關山寇益深。歲改彌知珍爽節。時危那復減憂心。悲秋無限蒼茫感。孤喉聞天鶴在陰。

秋感　梅泉

點綴秋聲到雁邊。登樓吾土固依然。石林空有知宮感。辜負青山十四年。（十四年來未出滬濱一步）

百歲如彎寸寸弓。獨餘衰鬢鬥西風。秋花莫道無顏色。偏向斜陽淡處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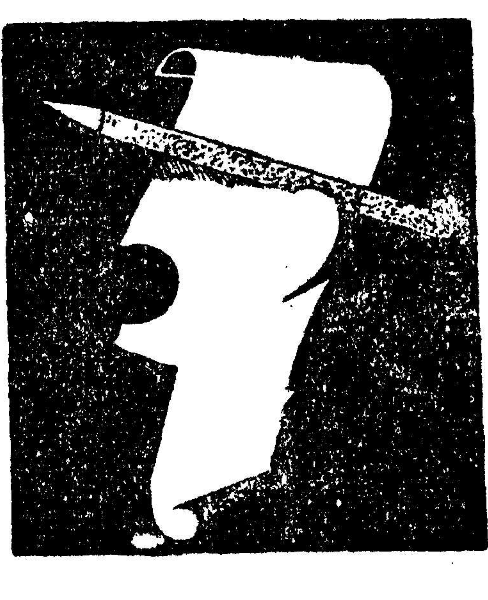
野菜荒畦傍淺流。近人積水最宜秋。水邊着個孤吟客。來與蘆花競白頭。

纖月昏黃挂屋山。莎蟲幽咽出墻灣。呼燈籬落兒時事。卻笑平章只半閒。

故人寄意鬱青霞。夜起嚴城獨聽笳。江北江南久拋撇。空憐丕貌落胡沙。

秋池引（訪葭丈不遇至顧宅園自度賦荷歸而繪題之）　大厂

恨極。江淹欲賦。料無當日詞筆。影亦半焦香已暗。摧欲覓。破衫杖策。者荒塘。箕透視。西風消息。幾時也得。所謂。伊人如今。真渺渺。葭外岑寂。老去登高難濟勝。新詩負。腰力。翠衣狼藉。又沈吟三十六陂。秋色正相憶。



凌霄一士隨筆

同治十年，日本遣使伊達宗城及柳原前光來華，商訂條約，清廷命直督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辦理日本通商事務，而以江蘇按察使應寶時直隸津海關道陳欽（字子敬）隨同帮辦，在津開議。約成後，伊達等回國復命，日政府於翌年遣柳原再行來華，交涉改約，鴻章不許，由孫士達（參看上期）偕陳欽與柳原辯論，並周旋其間，柳原卒廢然而去。關於此事，孫氏致董恂日昌各書，在史料上頗有價值，茲摘錄之：

（十年四月初三日致董）日本議約一事，昨得子敬回信，此事僅派一正一副，不能位置。應寶時本一諂媚圓熟之流，素鮮才識，李伯相既器重其人，派充正使，張子青再三保其洋務出色，可謂瓦釜雷鳴。士達不得與議約之役，一旦充使，直如暗中摸索，深恐公私兩誤殊爲惆悵。

（二十七日致丁）士達於三月初旬接子敬覆函，以蕪械未到前三日，伯相已將議約一事奏派應敏齋會辦。伯相又諭子敬：此事關係重大，未經議約之先，言者動獻拒絕之計，將來辦理必多棘手，故特攀引湘相，以爲分謗地步，先派敏齋爲正使，俟日本使臣到津，再派子敬爲副使，欲以南北兩洋共辦其事；又以常駐日本之使，非士達莫稱其職等因。如此，議約之事，士達可以弗預．而出使一節，何獨謬愛非材？……續接令親胡令裕燕來信，伯相又與侯相函商，欲保士達出使日本，不知侯相如何答復。……近聞日本議約使臣於本月二十外可抵津門，敏齋於十八日由蘇起程，謁見侯相後，即搭輪船赴津。將來議論如何，再當稟陳。

（七月初四日致董）士達因李少翁批令北上，即於六月二十四日抵津，見面兩次，謂士達堂上既無老親，出使外洋，義不容辭，又令查勘城工，士達均皆力辭。……其日本和約，尚無成議。前英國修約時，北洋委員不及南洋，今應寶時一籌莫展，醜態畢露，南洋委員轉不及北洋。諂媚圓熟之輩，雖爲上司所喜，實不足以當大事

。兩翁少君有事，寶時便裝耳聾；及馬穀山被刺，亦以耳聾請假。蘇省兩次重案，寶時身任臬司，一味取巧規避，毫不沾染。刻下日本議約，極欲含糊了事，既不如願，故智復萌，又以耳聾請假矣。此人本以州同到蘇，松郡光復之役，私報首先登城，倖得優奬；及少翁蒞蘇，乃借三分債酬應，竟得超補上海道，鑽神可謂有靈。

（中元節致董）日本約已議定，應寶時耳聾亦愈。昨聞日本使臣進京之行，總署函令寶時伴送，乃寶時志切南旋，堅辭不允。伯相面諭士達勉當此差，士達本有進京之役，故即允諾，大約月杪方能登程也。

（十八日致董）頃伯相面諭，日本約已議定，有二十五日畫押之信，惟聞畫押後即欲赴京，委令士達伴送，因該使初至中國，且齎有貢品，係爲通好而來，與別國駐京使臣不同，自應相機照料，不妨略破小費，既免沿途滋事，又使東使感我之情，免聽別國誘惑，以杜饒舌等因。士達與子敬細加籌商， 在天津起程時，爲其代雇船隻，船價或代付，或自付，臨時酌量而行，抵通後車價無幾，彼此情況稍親，或酌量代給，惟抵京後須爲其代覓住處，務使與各國公使館相遠，使其往來不便。士達與之同寓，名爲照料，暗寓稽查。凡一切使費，不算公項，以防日後藉爲成例，統由士達仰體朝廷柔遠伯相厚待之意，斟情代給，不失駕馭之體，亦可聯絡交情，以覺一舉兩得。今日見過東使，言及同行照料，甚爲感荷。茲由子敬特派差弁穆文斌家人俞貴進都，租覓寬大房屋，須與總署相近，計莫如賢良寺，不知該寺有無空屋，刻下東使上下人等約有三十名，穆弁等人地生疎，仰祈飭紀指引，此事伯相知之，亦甚欣感，租定後不過掃除潔淨，修整廚灶，使其方便而已。

（十一年四月十八日復董）日本副使柳原前光，自充四等欽差大臣，於本月初二日照會伯相，訂期請見，伯相惡其妄自尊大，將照會發交子敬收存，亦不接見。柳原又拜晤士達與子敬，初次會面，略叙寒溫，未便遽還照會。士達於三日答拜柳原，囑其將照會撤回，另文照會關道，可以議事，柳原堅執不允，士達痛加駁斥，於是柳原將行館所貼欽差大臣門封撤銷，另換少辦務使銜條，杜門不出多日。初九日求見伯相，面呈外務卿照會，伯相責其無信，大加呵譴，又因日本外務卿照會內有請改條欵之事，亦即擲還不收。柳原復會士達與子敬，彼此反覆辯駁，不遺餘力，柳原自知理屈，屢詘於辭，約於十一月再會。屆期來見，柳原垂頭喪氣，自言諸事遵教，不復以欽差自居。士達與子敬遂將伯相發下照會交還，令其另備公文照會關道，再 轉請伯相核示。柳原應允，並云上年立約回國，浮言孔多，伊達因此罷休，伊等帶罪出使，情非得已，務懇善爲成全。士達等以現

請聲明三條，皆可商酌，但須換約以後再辦，而原約斷不能動，如果彼此和好，設有為難之事，隨時可以商辦，若以西約為比，則我斷不照允。十六日柳原來見士達，據云前日諸承指示，自當遵辦，擬將照會草稿，先期送來閱看，以請教正等語。由此觀之，業已理屈辭窮，似不致另生枝節。……此次柳原職位較卑，不以使臣相待，事涉勉强，幸其所議者乃改約之事，彼既所謂無信，故我得行其志。若士達他日出使，伯相云：『自俟相謝世後，孤掌難鳴，不敢獨創議論，如換約之後，派使出洋，須總督署微露其意，我必力保，以了此願。』敢祈留意裁成，是所至禱。

（五月十一日致董）柳原於九日來見，談及公事，渠意請給該國外務卿回文，以便返國。士達詰以前經照會李中堂公文，曾由士達與子敬當面退還，囑其另備文牘照會關道，轉請李中堂示遵，何以忽出此言。據稱此事有須面言，非筆墨所能盡述者。士達復加駁詰，據云伊國與中國立約，西洋人極為妬忌，意謂非彼居間引進，中國未必照准，而該國人心不一，有讀中國書者，以中國係同文之邦，僅隔一海，應敦友誼，必不我拒，亦有讀西國書者，謂中國人與西國人通商有素，浼其先容，可以率由舊章，成之必易，而伊達不以為然，創議不用西人，自來修好立約，此初議之原委也；及伊達立約回國，讀西洋書者閱看條約，謂與西約不同，大為詫異，羣議紛起，伊達因此罷官，責成柳原與鄭永甯來華修改，渠等明知事不合理，無可措詞，推却再三，堅不允許，實係不得已而來，此彼通復來之原委也。士達以柳原等既有如此苦衷，我當代為排解，柳原等感激異常，遂將該國請改五條，逐一詳說。如第一條，兩國通商事宜，該國換西約之後，恐有參差，預為聲明，請歸一律等語，士達以立約之後，尚未換約，便要修改，豈不背約，况貴國與西約尚未換妥，遽欲廢中國之約，太覺冒昧，今以友誼而論，兩國通商章程，本照本國成章，將來貴國通商口岸如有增減，稅項若有經損益，我國自不肯强人所難，可以隨時商辦，須俟換約以後再議，不能改動原約，亦不得以西約為比；柳原云，原約不可動一節，伊已心領神會，不復萌此妄念。又如第二條，兩國彼此相助一節，據稱既經修好，自盡友誼，此條請刪除等語，士達以甫經定約，便欲刪除，是廢約也，彼此鄰近，本與西國不同，立約相助，正盡友誼，况西洋各國，或彼此保護，或互相友助，有立明約者，有立密約者，堅如金石，今奈何甫經立約，便議廢之，豈不為西人議笑耶，且立約時業已言明美國原有此約，非屬創始，又聞貴國與美國約內有此條，何故不以為然，即此一端，知非誠心修好之明證；柳原云，美國與中國該國原有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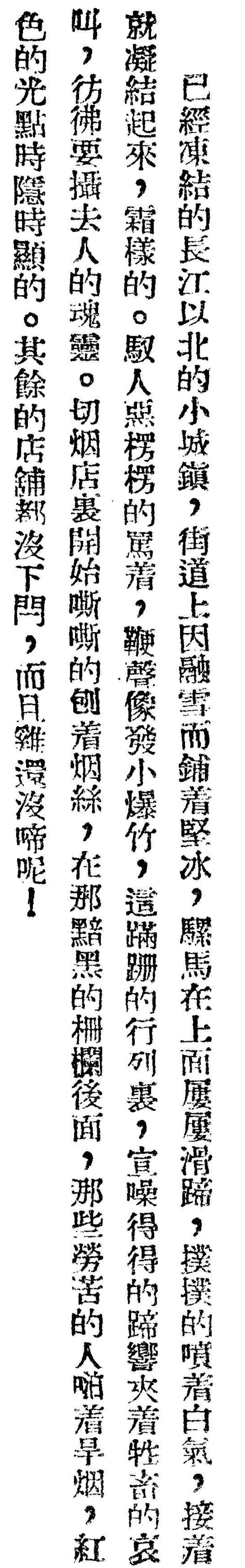
約，但美國自願相助而言，今現約係指兩國彼此相助，事有不同，該國現與美國換約，亦擬删除此條，茲惟轉達來意耳，兩國立約，既言相助，何能單指一面，固屬狡辭，現該國與美國修約，尙未竣事，何必遽請删除，即換約以後，如議此條，應俟十年修改之時再商，刻下以此爲言，非特違約，亦且薄交。又如第三條，禁帶刀械一節，據稱帶刀係該國禮制，不便公禁，責成理事官，使我無犯可也，該國與西國均無此條，而中國獨禁之，似屬難行等語，士達查約內本有兩國政事禁令各有異同彼此不得干預强請開辦一條，原係爲中國吸烟習教者不准彼國查禁而設，聞該國佩帶雙刀單刀，有關體制，亦未便强之使禁，故囑其換約以後商辦。又如第四條，兩國稅則如有僅載進口稅則未載出口稅則者遇有出口皆照進口稅則納稅一節，據稱該國不然，按價抽稅，値百抽五之例等語，士達以爲細故何必預行聲明，俟換約後再商非遲。又如第五條，兩國商民設理事官者，經理事官審辦未設理事官者歸地方官約束兩節，據稱中國人現在日本貿易者少，傭趁者多，內有閩廣人，刦掠攘奪，無所不爲，日本人代管年久，時覺棘手，前聞李中堂云，中國擬派理事官一員，赴彼治理，該國口岸既多，華人在彼頗夥，斷難周到，即或多派一二員，亦屬人地生疎，何從下手，似須會同辦理等語，士達以中國人歸中國官辦理，此至當不易之道理，中國理事官初到口岸，情形未熟，華人舊案，又由貴國地方官執掌，即無此議，亦必抄錄案卷，諸望指教，但鄙意我國如果派員，當先照會貴國，須地方官相助數月，然後照約各辦各事，非比貴國領事館，諸事創辦，較易料理也，然此係我國應辦之事，乃承預籌及之，亦覺難解；柳原等不覺大笑。據稱以上各件，曾在本國力言不必派員，隨時可以商辦，乃自去歲九月回國後，至本年二月起程，有不曉事之徒，無日不以口舌相詰難，竟有帶罪圖功之語，明知其不可爲，故使我等爲之，務求轉懇李中堂格外原恕，遲一二日便將原稿送來請改等語。十一日柳原將草稿送來，士達查看，語句平順，亦不自稱本大臣，當即轉商子敬，並呈伯相看過，不加筆削，令其繕文照會關道。柳原云，接到照覆之後，伊即起程回國，無論本國如何刁難，亦抵死不來矣。士達自照會送到，酌擬一稿，由子敬核定，會銜具詳，以了此案。

蓋孫氏於同治十年雖未參與條約談判，而曾奉命伴送日使入京，至翌年交涉，則躬任折衝，所叙種種情事，與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一輯所載相印證，可資硏討也。（其謂日使賫有『貢品』，爲舊日用語，所謂天朝口氣耳。）

文藝

高郵湖畔

曹卣



已經凍結的長江以北的小城鎭，街道上因融雪而鋪着堅冰，騾馬在上面屢屢滑蹄，撲撲的噴着白氣，接着就凝結起來，霜樣的。馭人咒楞楞的駡着，鞭聲像發小爆竹，這蹣跚的行列裏，宣噪得得的蹄響夾着牲畜的哀叫，彷彿要攝去人的魂靈。切烟店裏開始嘶嘶的刨着烟絲，在那黯黑的柵欄後面，那些勞苦的人啣着旱烟，紅色的光點時隱時顯的。其餘的店鋪都沒下門，而且雞還沒啼呢！

唯一的行人匆匆走着——一個學生子，着制服大氅，精神的戴着海軍軟帽，因爲快步穿過這騾馬羣而喘息，過分用功而致近視的眼擠着，竭力想望淸遠處。離恆泰米行很近了，從馬溺跨過，他用力去叩店門而且高聲喊，冷風刮痛他的鼻頭。

「朱國棟，嘿，國棟！」叫着同伴的名字，

他微笑了，朱國棟結婚不久呢！那女孩是嬌好的，從前大家在一起讀過小學。漸漸，他覺得太魯莽，不應當叫得這麼響，來驚動這對年青夫婦。於是靜靜的候着，一會兒朱國棟就挾着一件小皮箱出來，他已經衣冠齊楚，驟然爲外面的冷氣流所襲而咳了幾聲嗽，拍拍陽鑑的肩膀，那一個比他要高過一頭，健壯而赭色的臉子，永遠微笑着。

那才是幾天前的事，這老大民族被壓迫得正緊，學校因互相聲援而相繼罷了課，他們的校長一向丕用溫情的態度來制止，最後不可避免的慘酷的逐出他們，這有機體被拆得零零碎碎，家在運河沿岸的他們很容易的回來了，現在又接到期考的消息，像一隻密蜂在從這隻花朶又到那隻花朶樣的忙着。

下過一場雪，天氣驟然寒冷，烏鴉在屋脊上啎噪，店鋪門口的冰箸劍樣的倒垂着，風勢雖然稍殺，過于冷的氣溫仍使得面孔僵痛，鼻頭發酸而激出大量的淸涕。兩人默默的走着，打算今晚可以在校裏過夜了，大家祇分別一星期，彷彿就隔了那麼長遠的年月，它使人想念得多麼渴啊！

運河早已給冰封住，所有輪船都聚到鎭江開短班去了，他們必定要起旱，長途汽車已經辦妥。快出西門外

，朱國棟坐在兵營的馬秣叶子上，等候他的同伴拿回拢箱。坐穩把手放在袖裏，默默的數着那女孩子喜歡的東西：幾册歌本兒，還有一本針織法說明，幾磅「抵羊牌」毛繩，各種色彩的土耳其線…………

當陽鑑不勝任的提着行篋來時，才把他的思路打斷，他笑得更嫣然，一隻手接過他的箱子。

「伯母好嗎？」

「還好！」

默默的在長堤上走着，闊寬的河身從上流帶些凍塊冲着，幾隻民船給河邊薄冰封住，船娘蓬着頭點燃了鍋膛子，邊咳嗽着邊拭着爲柴煙所激出的淚。纜繩上晾着襤褸的衣服，凍得板樣的，恐怕折斷而一直讓牠旗幟似的晾着。堤上是些襤褸的房屋，挑出斑駁的茶旆，尋常，一些賣薪蘆的邊呼着茶邊以銅板算盤算帳，做中的牙人則爲一點利益而爭吵着。這時已經從河東用擺渡搖過來，一列列薪蘆排得整齊悅目。陽鑑和朱就握着手進一間敝舊的茶館，和那些挑夫札夥，這屋裏的一切陳設皆彷彿十分嚴冷而不願觸摸。他們還沒有品茗的習慣，暫時附眺着，聽掌爐的和那些挑夫談閒：

「老大，大蘆什麼行市呀？」

「哼，不是年根裏，要賣一吊七呢！」啵啵的吸着旱烟，把烟灰在鞋底上敲掉又按上一袋：「生意不好做啦！少處說一担還有二百文的回水咔，主家講妥了價，佣人就出來麻煩了。」

外面進來一位老太太，一個小伙子給提着柳藤籃，掌爐的主人爲表示特別的敬意，拋開那幾壺將沸的水，過來照應了好久。接着又是兩個中年人，非常虔誠的外貌，着「螺來」的長袍馬褂，腕上纏着一百零八顆的唸珠。——這小城裏入「同善社」的日益增加，他們把金錢去印刊善書，把牠放在酒肆或浴室裏，希望那些顧客於暗中行了好事，如善書上所載。並且往往這些虔誠的人到較遠地方去求道，無管是怎樣的天氣，甚至遠及峨嵋山諸處，這兩個中年人無疑的是到什麼地方去求「四層」的了。

汽車遠遠的駛來，車身漆成黃色，車瓦上斑駁的塗着油石灰。方才在茶館裏的以及來自各處的乘客先後上了車，過多的行李捆放在車頂上，當大家都已坐穩，押車的小矮個已經照顧完畢而上了車子，於是這車身就擠得沒絲毫空隙，包袱，衣箱，點心的蒲包和筒兒罐兒的，砌在各人的腳下，大家仔細的把腳鑲在物什的隙間裏，在那漆布椅上坐下。

「噢少坐好，就要開車哉！」押車的叫：

書報簡評

評『崖邊』

張振亞

柏山作　二十六年八月

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貫穿在這僅含有五個短篇小說的集子中的，是一種統一，一致的筆調。爲其筆調所惑，我竟常常直覺地感到它是散文。這筆調的特長處是：濃淡的均勻適度的藝術味；作者把題材，故事底一點一滴，稀疏地排列開，調入藝術成分，一筆一抹地從容畫下來。取材皆自農村，但因得力於手法底高妙，有異於一般寫農村的作家處：無乾枯，無呆板，娓娓動人；藝術底眞實性，如其有值得注意的效力，這裏供給了一個證例。而且，這小書簡直地可說是有了獨特風格；它在行文格趣上不僅全體有共同之點，而且還迥異他人：它如薄暮間山峽流水般，緩緩地流入讀者心田。

同爲着重現實的文藝者，他却頗

旅程開始了，速度漸快而震顫起來，那矍鑠的老太婆馬上不耐而坐到前面去，和車夫押車的挨身一塊。奔駛着，車裏漾着甘士林的氣息，二十多個乘客的體溫的交遞變得暖和的，更觸鼻的氣息揮發着，彷彿是哥羅地納的味過在滋生。這二十幾個除了大部雜色制服的學生外，有兩個販綢緞布疋的商人，正好一對搭擋，都戴着搭帽，一個是瘦削而尖下頦，穿着很好料子的坎肩，另一個是狼頭的大塊頭，僅祇離開車二十分鐘，已經睡得打鼾，把口涎流在皮袍子上面，猛的一次震動把頭和車板撞擊一下，才慢慢的睜開肥厚的眼皮，覺得有人注意他，於是解釋似的向他的同伴靄然一笑，又改換姿勢睡去。

車身轟轟扎扎的前進着，井河已經不遠，電話杆依次一根根的撲面而來，線路從一端下降到相當彎度又昇高起來，窗子外面的景象是這樣平板的。陽鑑和他的同伴坐在離窗較遠的一角，一上車他們就擇了這麼一個防風的位置，車身的格震使得璃窗在槽裏撞擊而達達發響。坐在那兩個「同善社」社員一側的討帳客人因爲睡去的寒冷而醒覺，連連打着寒噤。朱國棟拿出一牀氈子來合蓋着，他想睡一短覺。陽鑑開始非常孤另了，從車壁插匣裏取出一本新生活運動小冊來讀着，由於這一段修得糟糕的路，車身格震着，視線在字句上迅速的移動，努力要記住那些字樣，但不得一個連貫的統系，使他煩惱起來。他彷彿和朱國棟隔離，方才還互遞着體溫，這時爲絨氈建了壁壘，他的思想就無覊勒的奔馳起來：

他是永遠以回家爲苦惱的，因之對這艱苦的旅行簡直覺得高興。回家的那一晚上，他的嬸媽理着他的頭髮而墮淚，她對於長子已經失望——一個無可救藥的賭徒，在某個老煙會裏被逮捕了去，處罰五百元錢，暫時籌不到這筆款項，一直讓他在黑牢裏呆着。做阿姊的早就嫁給一個浪蕩的少年，在委曲裏已經過了兩個冬天，因此做母親的把愛和希望都注在這最幼的孩子身上，而且唯有這明理的孩子能安慰她。陽鑑雖然對阿哥有點怨恨，但回去沒得一面，一種渴望又在滋生着，很想和禁子疏通一下去看看墮落的人。眞的這樣，那麼嫁到遠方的阿姊又使他把思想縈洄於她的不幸了。

漸漸駛近一個城鎮，廟宇和蛋行牆壁上塗着刺目的××廣告字樣。

本來這次罷課陽鑑也分得一部分工作，有兩次晴和的上午，他携帶傳單和當地學生結夥向市民宣傳，把國難地圖釘在民衆體育場的門口，雖然聽衆不十分多，同時也爲避免與警察接觸，這短時間激昂的演說也會引起大部分的共鳴。他覺得私心稍慰，覺得這六七日過得更有意義有價值。

不似周文。讀周文底小說，覺得：一是一，二是二，乾乾脆脆，清清楚楚，說完就完；讀柏山底小說，則覺得：一種朦朧的撼人力在潛隱着，有不盡餘味。周文小說像見角見稜的樓；柏山小說像暮靄中的山。

每篇底故事不同，主題亦異；然而，在基本根性上有着這樣的相同：反映出農村底動亂。「忤逆」一篇，以母病，兒去搶分祠堂穀事，襯照出鄉農的貧困被剝與反抗，感人力量不下於蕭乾底「落日」。「崖邊」的一身爲民團隊隊員，而懶散，好閒的全福，取小巧，欺侮人，被罰，逃脫，末復爲亂兵所獲的經過，景色人物調諧處，似蕭軍底「羊」。「皮背心」中，活現出一個反抗的貧民長發。「夜渡」中，活現出一個反抗的工人連生。「槍」寫農民底天眞的，固執的直性子，給人的印象是深深的。這小書隱隱透示出一些可愛的積極。

朱國棟已經醒了，他動手寫信，車身的震顫妨礙他的作字，但他仍微笑着，完全是個大孩子。陽鑑從思路裏折回時候遇到朱的眼光：

「睡着了麼？」

「唔！作了個好長的夢！」

「說把我聽聽，」像個孩子樣的懇求着；

朱國棟漫漫的但眼光變得犀利起來：

「我作了個復興祖國的夢！」

「啊！………」

車停了，但太陽沒出得好，天氣冷得很呢，陽鑑剛把窗子拉開，那瘦商人就把反對的眼光投過來了。朱國棟已經完結他的信，他是預備一到校馬上可以寄出的。到了寶應城，搭客先後下了車，歪戴工人帽的車夫要了包仙女牌，點燃一枝抽着。這時不過八九點鐘，河岸上的狗哇哇叫着，和民船上的叭兒狗相應和着，堤上排列着缸甕的行列，燒絲釉的精製金魚缸，龐大的水缸，以及一些花盆，煨雞的缽子………

他倆個有點懶，也因爲夜來睡眠不足而有點萎靡。

背馬扎的討帳客人拿出袋裏的金剛臍子吃着，把一端咬斷送進嘴巴，像電報紙條樣的往肚裏抽着，接着第二個第三個，狠狠在臉上摸了一把，動着板頰，貪婪的樣子。

那兩個善人回來了，吃了什麼冷東西而不斷的打着呃。陽鑑不耐煩起來，已經耗去一個鐘頭了，他去和那打盹押車的交涉，但是小個兒回答些難懂的寧波話；

「儂……阿是——阿是要……」一向就不經意的撩起喇叭來招呼客人。

一個個上來之後，在原位上坐下，把脚在空隙地方安置好。車身緩緩的進行着，野孩子，乞丐，狗，一齊喧噪起來。

那些爲全車敬重的學生們先後拿出書本，開始吞食上面的字句，書面上的墨水跡像樁象的顏色在耀亮，還沒習慣於這樣讀書的環境，一刻之後大家又先後的把書本拋開，同時他們人數多，放肆的，和在學校寢室裏一樣，互相辯駁着，使得別的來客莫名其妙而敬意的翹起下巴聽着。

「後天獲得性可以遺傳你相信不，譬如經驗可以遺傳。」一個發問：

「先生舉過莎士比亞的例子，舉過孔子的例子，總而言之，我始終懷疑，爲什麼我那大表哥每次考試都「Fumark」，而那位表弟倒其笨如牛呢？」一個瘦條子回答：

評魯彥短篇小說集　趙仲群

—開明出版，價一元，五百十頁—

魯彥已是一個「老作家」，但他未利用老作家的牌子粗製濫造；甚至比「新作家」還要慎重。雖然他從十七八歲就「踏入了緊張生活的戰場」，仍嫌不夠充實，更要「多多體驗實生活」。他忠實於他的工作，會把有了的材料，定了的方法，再擱上一二年才動筆。像一篇「小小的心」就是這樣慎重後的產品。這慎重使他有工夫接觸到更多的孩子，而且懂得了福建話——在作品裏增加了一點必需的材料。這樣出格的鄭重，是他的創作態度。

從大體上說來，魯彥是一個冷靜的作家。魯迅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導言」關于他，寫道：「要說冷靜，這才是眞的冷靜。」

但是，「人」終究是有心的，所以魯彥先生雖然冷靜，也免不了悲哀。他「看見了隱藏在深的內部的秘密。從這裏得到了深切的失望和悲哀……途漆黑一團，什麼是前人生的意義？什麼是偉大的自我？……」（毒藥）

「嚇，你真簡單，不能因為你這位親戚就推翻這個學術嘛，一個人的生殖質無時不在變異，……」

「反正，什麼是生殖質，突變說，拿不出來就不叫人佩服！」瘦條子的臉紅起來，口吃的打斷別人的話：

「算了吧，輸啦！照你說，什麼電子學說，亞佛加德羅的假說都不成立了！」

這樣辯駁着，旅途並不是索然的了。

陽鑑拿出一筒酥蛋餅乾來謙讓一下，就和宋國棟吃起來，他們已感得飢餓，范水早已過去了，那車夫在范水歇息時候，又買了一包烟，很懈怠的抽着。大家在一陣激辯之後都已疲倦欲睡，車身像隻大搖籃，搖動着前進。一個着絨繩上衣的為及膝的行李的堆積使腿部固定一處而發痠，半閉着眼睛把腿拿起，舒適的放在一件皮箱上，外面還套着防磨損的箱衣，牠的主人——尖下頦的商賈很陰險的噘了噘嘴，蹙起眉毛，用指尖點着學生的膝蓋，彷彿怕弄髒似的：

「喂！哥子，識相些個，」從上海各埠學得的話說得煊赫有勢。

學生猛的睜開眼，憤憤把腿拿下，扶着窗沿跳起來，

「說的什麼，你侮辱人！」

在一旁冷眼觀察好久的陽鑑覺得不平，他氣憤那商人的陰險樣子，他恨這些奸商。他的眼光凶惡的投過去，宋國棟輕輕的推他，啓示他不要妄動。對面的學生先後的醒過來。

「怎麼的，打！打！」

「別這麼橫，」那商人說話時候把臉部筋肉動作得很快，彷彿要把人吞噬。

「橫？把點顏色看看，你侮辱我們就——是——不行！」

「侮——辱，哼！」很不屑的樣子：

「哼的什麼！揍你個龜孫子！」

「揍！揍！」

車已停止，那同善社員過來勸解：

「別罵人，罵人就理虧了，要下割舌地獄的啊！」

大家要把那尖下頦傢伙攆下去，退回他的票錢。

「滾下去！不要這樣的賣國賊！」

「打嚇，上嚇，揍××賊！」揎出好幾十隻拳頭：

在他看來人生是既無聊又無望。然而在渺茫紛歧的路上的人們竟是盲目生活下去的！魯彥對于這樣模模糊糊地活着的人，是絕望了的。他看來，這世界，這人間，是無法可改善，可醫治。按理講：魯彥既是一個文學家，就該相信文學對這無望的社會有所貢獻。但是他却懷疑了：「作品於讀者有什麼益處呢？給他們一點什麼？安慰嗎？……希望嗎？……指示他們人生的路嗎？……」他都不相信。不承認文學作品有什麼力量；而且，他因為失望，悲哀，更逃避人間，他不想指示人生了，「還是讓他們不了解，模模糊糊的好！」所以，他把他本不相信有什麼益處的作品也「點起火柴，他燒掉了桌上尙未完工的作品……」（毒藥）至于眞實的作家魯彥，也眞的在「過去三年中幾乎擱了筆。」

他怎樣用他的作品來描述了他的「失望與悲哀」呢？

第一，在形式方面，他有「不一致」的作風，文體……他未給自己製造下可怕的不能超出的「定型」，能能用許多方式或手法寫他對人生的失望與悲哀。「幸福的哀歌」是相當的沈重的心理描寫。「鬍鬚」却是以詼諧——或可以說是頑皮之筆出之的。「小雀兒」更巧妙的用一隻麻雀描出中國的內憂外患，虛偽可怕的人性，各種主義的無聊……。

那商人不得已而退步，若無其事的坐下，用肘節示意身邊的胖子，於是等候着插嘴而沒得機會的胖子諂笑的過來了。

「我們這位伙計，長成的這個脾氣，在店裏哪個都代量他哇，一出門我就勸他，碼頭上，車上，怎幹能得罪人吵，那能跟在家一樣吵，是吧！大家代量些個。」

「他有脾氣照那個使呀！」一致的嚷：

押車的過來了，他說了一篇關于大家利害的話，要叫車再一耽擱，今晚就祗好趕到高郵況且事也値不當的。

車又緩緩的開起來，興奮好久的學生們縱聲的談論者，不是學術上的疑問，而是救國大道，他們一致主張剷除奸商，那一個甚至說：

「奸商最沒人心，狼心狗肺，要使中國强盛，非懲治他們不可。」

每人都有流利的言論，激昂的，兩個同善社員交換着耳語：

「學生的氣燄太盛！」

陽鑑偶然往那邊注目，耳語就中止了。

無力的陽光因爲車身掉轉而投在那討帳客人的臉上，他不耐煩的躲避那個發黃的小光點，慈祥的太陽的微隙照像跳動着，界首已經過去了。

路程已經完結了大半，這不舒適的環境使得人人都因出力抵抗而非常疲乏，車箱裏揮發着異樣的氣息。前面的老太太倚在押車的身上睡着了，依然發烏的髮髻有點散亂。大家從一個短短的打盹裏醒來彷彿已經忘卻剛才的風波。有人唱HOME, SWEET HOME，歌聲輕柔而快活。

「也好，吃雙黃鴨蛋去……」陽鑑自語着：

「沒法啊，坐小火輪祗鬧到吃界首乾子呢！」

到高郵湖附近了。

汽車夫點燃一枝烟捲，車身格震得利害。

「怎麼啦！」有人喊：

接着一聲慘呼，這二十個尖銳聲音像斷了喉管的豚豕，車身偏側過去，很快的打着轉，車箱裏的物什和二十個生命攪動着，從長堤上「格冲」一響，跌進無底冰洞，尖嘯的叫號咽住了，車瓦擲在遠處，水從空隙裏灌進，啪啪的發着水泡，汽油浮在水面，微弱的夕陽映照而放射螢光。

一切都寧靜了。

第二，在內容方面，更有多方面題材的選取：

戀愛的故事在這集子裏有二篇，都是無聊和盲目沒有意義，如同蛆蟲一般。「一篇抄襲的戀愛故事」底主人公們的戀愛僅是「背書」，從小說上學習來，機械的表演一回。「他們戀愛了」的時候，有人以「師生」不該戀愛的大道理來反對；但，結果，這些人物更其草率的，更其莫明其妙的，就「也戀愛了……」。在另一篇「戀愛進行」上，更是朦朦糊糊，主人公們把母愛與情愛看作沒有區別，而且，可悲的是不知道爲什麼結了婚就會生孩子。這樣的人物，怎不令人失望而且悲哀呢！

農村經濟破產也被作者選取了來。「橋上」的主人公伊新叔雖然用盡了方法，使盡了力量，仍然抵抗不住有錢的軋米船老闆。手工業是完全失敗了，人們的生活陷進可怕的境界去了。

寫婆媳兩代的「屋頂下」，更表現了作者對人生的看法。婆與媳雖都是一份「好心」，結果也不免彼此仇恨而且分離，但是作者仍不肯就此住筆，他更深入一步，寫出人生的這悲劇會層出不窮。身受這悲苦的人物（媳）並不知道也應該設法免除，她反而更糊糊塗塗的就要給自己再弄下這不幸的結果。而且「這時間並不遠，



在城市裡（三十七）

張天翼

有誰歎了一聲：

『唉，眞的。成什麽話嗄——要給人家聽見了……』

『我不怕！』文侯把太太的鐲子往皮箱裏一摔。『你們怕丢面子——你們要這塊破面子——我偏要撕破牠！我敞開了說：…我不要面子！…面子！顧了你們的面子叫我來嚥這口悶氣呀？……』

全家的高媽們跟聽差們都擠到了這屋子外面，帶着又好奇又害怕的臉色互相瞧瞧，又壓着嗓子問着：

『什麽事？什麽事？』

祇有高升滿不在乎，好像辦差一樣聽了一聽，就幹完了正事似地走開去，冷冷地說：

『哼，留神點個！給三老爺看見了——又好賞你幾下子洋火腿！』

那位溜嫂子身分到底高些，推開了他們叫自己挺了進去。不過她沒進房，祇緊靠着芳姑太站着，似乎一半爲了好保護這位主人，一半爲了怕自己這虛弱的身體受不起驚嚇。她鼻子邊勾起兩條皺紋來表示不忍的樣子，把上唇吊起了點兒——露出那薪齊一排的光油油的黑牙齒。

她不知道她該說什麽才好，嗓子裏輕輕地哼了幾聲。直到丁秘書長出現了，走過她身邊的時候，這她才咕嚕了一句——

『嗳唷，我的媽！這樣鬧法子！』

屋子裏有一股說不出的壞味兒：不知道是太太沒把孩子帶乾淨，還是那些皮袍子的臭氣。丁文侃一走進來就給燻得腦子發漲，恨不巴馬上就打轉身。彷彿這氣味就够表示老三的做人，他覺得他天生的有種什麽發霉發爛的東西巴在身上。這傢伙走了倒是家庭的幸福。

幾個人都安靜了些，話聲跟風一樣的息了下去。所有的眼睛都巴巴地看着丁文侃，好像一些事務官碰到了一件難辦的事，忽然看見主任長官到來了似的。

眨一眨眼就到了。」

此外，寄寡婦的有「安舍」一篇。她「自從二十歲過門守寡，」到四十五歲，因爲有了繼兒，才能和丈夫的親弟弟談一兩句話。而且她「當眞咬住了他—她的繼兒—的左頰，還狠狠的搖頭，然而却並沒有用牙齒，祇是用嘴唇夾住了面頰的肉，像是一個熱烈的吻。」句這幾，簡潔有力的寫出了守寡幾十年的女人的不得安慰的心也是要安慰的。然而，那二十五歲的青年兒子又被朋友招呼了去，她只得「哼出一聲悲凉的，絕望的……嘆息。」

「黃金」裏的主人公如史伯伯的「壓迫一天嚴厲一天」。「祝福」裏的主人公陳允才雖然「自幼習讀，粗知大義……毀家紓難，投筆從戎……歷充排長，連長，營附等職……」但是，也不得不「伸出了他的駭人地瘦削的手」向人乞討。

因爲魯彥先生的創作差不多都是在十分鄭重下寫出的，並且他的作風，文體……也不一致，所以他能完美的，不令人感到些微繁複的寫出對人生的無望的心情。

然而，這一個包含二十八篇作品的集子也並非只有冷靜，只有失望與非哀——雖然魯彥先生冷靜的正確的寫了這個失望非苦的中國，但中國既非完全絕望，他的作品裏也就有新生

然而那個祇是記罣着老太爺：他怕他老人家在這里遇險：

『呃，爹爹，爹爹！』

文侯走的時候倒沒出什麼亂子。一鼓作氣衝出了門，對誰也沒看一眼，祇沉着地對他哥哥說了一句——

『你留神！』

外面張皇着的人趕緊逃開。老小高落了後，縮着頸安頓來挨揍，可是三老爺沒理就走了。

屋子裏三太太楞了會兒，瞧瞧打開了的衣箱，瞧瞧房門，忽然——一下子撲到老太太跟前跪下，痛哭了起來。

第二十二章

『他會做出什麼事來呢？』芳姑太耽心地問。

大家反倒安心了許多。先前老三那種兒勁兒——誰也不敢想像他會幹出些什麼事來。如今他這麼一走，他們往實際上面想一想，覺得他故意要去搗蛋倒是不容易的。

於是丁文侃很放心地答道：

『怕他！——他會怎麼樣？』

接着他又斷定老三這回是發酒瘋。他用做哥哥的身分來下了一個攷語，他認爲老三人倒是厚道，有時候還會上人家的當。他並不是不明白事理，可是一醉了就亂來了。

小鳳子馬上插嘴：

『好玩哩：他跟我都吵起來了！我跟他說了什麼嗄！——媽媽曉得的，我說了什麼說沒有。我不過說家用不够……』

這里老太太擺了擺手，證明小鳳子這句話不錯，她細細對大兒子報着賬，叫他知道家裏開銷不過來。

丁文侃抽着煙，皺着眉毛。他咳一聲清清嗓子，談公事似地談開了：

『這個我也曉得。錢的問題的確是個大問題，教育不敎育倒還在其次。這個話我也跟梁冰如說過。不過你們不曉得——如今不比從前。如今是——咳，祇能靠這點個呆薪水。辦事情固然不在乎錢，但是這個生活——生活——唔，大家也都是窮幹。…… 老三總當我有錢，硬說我替自己留下一筆家私。我哪塊來的錢嗄？我怎麼會有錢嗄？……這眞是笑話！他一吃醉了就這種瞎說八道！……』

『不家來怎麼辦呢？』芳姑太太一直在想着什麼，突然抬起眼睛來。

『你放心：他醒了酒就家來。他頂多是到省城去嫖窰子。』

過了會兒丁文侃又抬起眼睛來看看芳姑太，確定地加了一句，好像這件事已經証實了似的：

『唔，他到省城去嫖窰子。』

小鳳子打煙罐裏拿起一支烟來，似乎怕人責備——悄悄地擦了一根洋火。她瞟一下文侃的臉色，又對老太太瞅一眼。她想隨便插進點嘴去，跟這位不常在家的哥哥談談閒天，可是

的希望，與熱情的呼號與咒罵。像「惠澤公公」的孫兒終是從溺愛的老人的懷抱裏走向孩子羣裡了；這孩子自然是有了希望的。像「狗」是作者帶着最大的熱情的咒罵，同時他相信「微小的生物」會起來，會「集合着伴侶……」

這是去年文學界的一部重要集子；它正確的描寫了在悲哀，無望，沒落，同時又在逐漸走上新生途中的中國。它豐富可讀——無論對于「青年」或「成年」。因爲魯彥先生是冷靜的，這集子才並非完全以「熱情」支持着的作品。它雖然不能便說是「偉大作品」，但對于現代中國却作了正確而且老練成熟的描寫。

老找不出一句話來：這樣那樣都彷彿有點顧忌。

『三哥哥眞是個孬種！』她把堵起來的嘴巴動動——沒發出聲音。

這時候——不知道他到底是有意還是無意——哥哥眼睛釘刺了她臉上，簡直要勾出她心底裏什麼秘密的神氣。一面他還滿不在乎地抽着煙，跟大家哇啦哇啦着。他跟他們談到了田上的事。

她臉子發了熱。她拿出平素在衙上對付那些討厭男子的辦法來——避開了她哥哥的視線。她祇瞧着手裏的烟，連兩個眼珠門成了鷄眼也不管，好像她在研究那一捲烟草似的。可是心總定不下來，隱隱地總覺得自己賭輸了一筆錢。

『嗨，都是老三！』

已經巴望了好久的，打算了好久的，給那個冒失鬼一下子攪糟了。他怎麼要打架嗄！這里小鳳子很重地拍下煙灰：哼，他還要怪到她做妹妹的身上來，在這麼個局面裏——她當然要派三哥哥的不是。她當然不服：她寧可帮着大哥哥來說幾句公話！

可是侃大爺全沒顧到。他還是發他的議論：那些字音一個個像小石子那麼往她耳朵裏跳：

『况且我是沒得錢！就是有錢——如今這年頭還能够買田啊？……老三不懂嘛。』他瞅了小鳳子一眼。『胡鬧嘛！』

那位小姐想：怎麼他憑空這麼瞅她一眼呢？

『田是個禍，田是個禍！』丁文侃把熄了火的雪茄抽幾口，看一看，很失望地喊着。『部裏有好些同事——家裏田送不掉，貼人家錢都送不掉。』

芳姑太害怕地問：

『什麼道理呢？』

『又是天災，又是人禍：這個年成田上還有東西啊？年成一好點個呢——稻子多了不値錢。錢糧可年年要完，比如甘肅陝西——』

有誰在嘴裏『嘖嘖』了兩聲，還悠長地歎了一口氣。這是那位溜嫂子。

老太太點點頭：

『甘肅陝西的確是這個樣子：我看見報上說的。不過我們這塊好點個。……』

『好什麼！』丁文侃大聲說。『我們這一帶——鄉下沒得土匪啊？沒得大水啊？前年年成好，稻子不是不値錢啊？』

芳姑太可發慌來：

『這個——這個——』

她欠欠身要站起，又倒了下去，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她身子裏面什麼都給掏空了：覺着她辛辛苦苦造好一座什麼東西，費了許多心血的，如今可一下子塌了下來，摔得粉碎。她想再多知道點兒，可是她不敢向侃大爺發問。彷彿他是個不吉利的東西，一碰着他就會背時的。

隨後她用着報警那樣的忙亂勁兒喊起她兒子來。

『祝壽子，祝壽子！……』她拿眼睛四面找着。她沒了主意，似乎要找她少爺來商量一下。『你在那塊，你在那塊？……』

那個孩子正坐在她椅子後面。他手裏拿着一把杭州剪刀，用心用意在椅背上刻畫着。他想要刻成一個『唐』字。可是那上面很滑很硬，刀尖子老是吱的一聲溜了開去。他給攪得很不耐煩。

他母親拖開了他：

『呃，這個不能畫。……呃，祝壽子！……』

祝壽子眼睛發直，嘴一扁一扁的：他向來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就先來這一手。

芳姑太太嘆了一口氣。她生怕這孩子氣出病來。

『你到下房裏去畫罷。那塊的椅子隨你畫，好不好？……來，放乖點個。……叫溜嫂子陪你去。』

不知道怎麼一來侃大爺他們談到了史部長 。老太太帶着關切的臉色——很仔細地問了許多話。史部長怎麼會那麼胖呢？他也愛打牌麼？他看見了部裏的同事是怎麼個勁兒呢——笑不笑？還是大模大樣擺出一付大官派頭嗄？

侃大爺很小心病的樣子回答了她。隨後他沉思地說：

『唉，他那個很討厭。醫生說的：他以後隨時有那個的危險。』

說了他又瞟小鳳子一眼。他覺得她們這種漠不關心的神氣很可惡。

『我怎麼說這些話呢？……人家還巴不得部長中風——忽然死掉：我

的政治生活一定完結，人家就高興！……』

可是小鳳子關心着部長太太：

『史太太年紀不大吧？燙頭髮不燙？』

『怎幹老說這些的嗄！』芳姑太太想。她掉轉臉來瞧一瞧，溫嫂子跟祝壽子可都不在這裏。她心底裏忽然湧出一種淒涼感覺，好像她的那塊肉跟她離別得很遠似的。

這天——她又沒有機會跟文侃談那件事。

『叫我怎麼辦呢，我們孤兒寡婦？』她悄悄地脫了衣，悄悄地睡上床。耳邊又飄起了三太太的哼聲。仔細一聽，可又不大像。黑地裏，又看見亂七八糟的一團，叫她眼睛發漲。她極力叫自己定一定心，好好打算一下，可是不知道要從那塊想起。越來越不順手，彷彿天地萬物都結成了幫——一個勁兒來欺凌她跟祝壽子。

『田是個禍……就儘讓唐老二去賣啊？……』

隔壁老太太在那里打鼾：她聽來竟成了一種威脅。外面似乎有一點風，攪得院子裏兩棵樹沙沙響了一陣，然後覺得到牠打屋頂上飄了出去。於是三太太那個不成調的哼聲又蕩了起來：永遠不會停止，永遠是這麼捉摸不定，彷彿並不是眞的有人哼，祇是打你自己心裏迸出來的。

現在芳姑太太看見了文侯老三那張紅臉。他打着三太太，把桌上什麼東西都打碎，跳着發着脾氣接着他點個火把這屋子燒起來。

旁邊靜靜地站着唐老二——嘻嘻地笑着。一面掏出田契給何雲蓀，還說明着：

『我這個田——是侃大爺叫我賣的。……』

她衝過去搶着打着。……於是醒來了。她滿身的汗。

『溫嫂子，溫嫂子，』她輕輕地叫。

四面靜悄悄的她打了個寒噤。

嘆了一口氣。自己聽着這聲音忽然害怕起來。她老實想要叫幾聲，叫醒隨便哪個都可以。她要找一個人說幾句話，找一個活人。就是幾句不相干的話也好。……

這時候文侯跟唐老二的臉又在眼前顯現着。她全身的肌肉一陣縮緊，又鬆了下去。

『我受不了！』她說夢話似的。『我馬上——我馬上——嗯！……』

她一下子坐起身，把衣裳一披。她下床趿着拖鞋，往前跨了兩步就停住了，渺茫地看看四面。指尖像浸在冷水裏一樣。胸脯一起一伏地在喘着氣。然後慌慌張張走到窗子跟前，把窗擋掀開一角——往外面望了一下。

一個冰冷的月亮掛在屋簷上，發着青灰色的光。這世界上好像祇有她一個人：她生命裏的一切東西可又給誰搶走了，給剝光了。

她往床上一倒，抽抽咽咽痛哭起來。

什麼都沒驚動她。她哭了很久。末了她給攪得很疲倦，閉上了眼睛。心裏可平靜了許多。

『唉，馬上就要談。……要快點想辦法。……』

娘家這些人可滿不在乎，還是熱熱鬧鬧打牌，還是不斷地有許多客人。他們竟好像故意要叫芳姑太沒法子談這件事——免得聽着這些背時話來掃興。唐老二也常來拜訪他們，簡直顯得有點驕傲的樣子。

晚上客人散了之後，她一想到她現在就得開口，她忽然就莫明其妙地害怕起來。其實要說的話她早準備好了的，可是心總跳得很厲害。她想：

『等下子罷。』

等下子大家各人回自己屋子裏睡覺去了，她這就焦急得臉都發了熱。怎麼又不說！——等到哪一天呢？老太太跟小鳳子也眞是！——這個事她們分明曉得，可是她們不提一句頭！連提醒她一下都不！還有侃大爺——她就不相信他連她的委屈都不明白！

然而侃大爺也不向她問起。他并且還似——故意要避開這個麻煩似的，馬上就要走！

梁秘書搓搓手告訴新聞記者：

『是的，是的。我跟秘書長明後天就回京裏去：部裏事情忙得很。』

於是芳姑太毅然決然地叫，臉色很嚴厲：

『祝壽子，來！』

一會兒又擺擺手：

『唔，慢點子！……我先去照應一聲。』

她走到外面廳子門口張望了一下：那里坐着許多男客在抽烟，磕爪子。她衝着走過來的高升問：

（未完）



時人彙誌



馬步青

馬步青，字子雲，甘肅臨夏人。十八歲即充寧海軍巡防馬隊第一營管帶，旋充寧海馬步全軍指揮官，綏遠第四路警備司令，陸軍第五混成旅騎兵團團長，寧海暫編騎兵旅旅長，連年剿辦白狼及陝西治九才逆僞皇六子朵拉番宗社黨呂光之亂，拉卜塄蘇莽倉之亂，平定嚷冷恨寺及果洛之亂。民國十七年奉命東下，充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暫編二十六師七十六旅旅長，洛陽警備司令，國民軍第二方面軍第四路二十六師師長，迭次剿辦陝西同州白水潼關一帶匪亂，參加豫西豫東諸戰役。民國二十年回甘，調升甘肅騎兵第一師師長，旋改中央新編騎兵第二師師長，現改任陸軍騎兵第五師師長，駐防河西。民二十五年紅軍渡河西竄，約兩萬餘衆，馬氏率部予以截剿。

編輯後記

由日政府的解散議會，我們可以看出遠東大局的嚴重性正在日漸增加。日當局對於國策，已證明毫無變更的傾向。本期「論遠東新均勢」一文指明了東亞局勢演變的階段，意在鼓勵國人去努力維持遠東的新均勢。我們希望大家能共同負起這艱巨的時代使命。

× × × × ×

關於青年問題和教育問題，我們最近會發表過好多篇文字，本期又發表兩篇關於這兩大問題的文章，它們是響應王芸生和胡先驌兩先生最近的大著的。

× × × × ×

「英國對華政策之經濟背景」一文內容包含着許多有參考價值的材料，研究中英關係者可以一讀。

× × × × ×

金錚先生由北歐寄給我們的「談中外異同」一文，內容極饒興趣，讀此文後，一般對於西方文化優越感的迷信，可以不攻自破。

× × × × ×

本社長江先生前有視察綏蒙之行，自本期起，他着手把此行的印象和隨感，追寫出來，以餉讀者。全文將按期陸續發表。

× × × × ×

日本論壇者碩德富蘇峯先生近著「明治七十年」一文，歷述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建國艱難的過程，有許多地方與我國的情形脗合，深足當我人借鏡之資。

× × × × ×

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新著「遠東的危機」一書出版後，會引起世人重大的注意，本社馬季廉先生已將此書譯成中文。由本期所載的述評，我們對該書的價值，不難作一準確的估定。

編者





兒童身骨嫩弱常不任風寒侵凌一有不慎動生疾病殊為發育之障碍也善撫子女者必日給以司各脫乳白鰵魚肝油使兒童得臻于健全活潑減少病患易于成長因此油中含有維他命與鈣質等多種名貴養料於兒童最為滋補任何魚肝油類不是過也

中國總經理 美商卜內門洋碱有限公司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服本品能抵禦風寒！



品質高貴　價格低廉

全國各大呢絨商號均有出售

支店：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
上海蓬萊路蓬萊市場
南京太平路一四二號
漢口江漢路二九三號

章華毛絨紡織公司

上海四川路三十二號

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十四期）

民國廿六年四月十二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南京　馬路街四號大公報辦事處
北平　西交民巷大公報分館
漢口　黃陂路五十一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書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重慶　機房街二號建華公司圖書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欵以通用鈔幣為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九分
快郵每份一角三分
航空每份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為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為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六、稿件經揭載後、即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真、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歷略）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

本報編輯部謹啓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欵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中華書局

民國廿六年 特價書 第三次

四月一日起 各書減低定價 再售特價七折

英美德日四國兒童教育 胡叔異編 原定價一元四角 改定價一元二角半

國際勞動運動史（社會科學叢書） 黃卓譯 原定價二元二角 改定價一元九角

近代世界外交史 張安世著 精裝一册 原定價二元 改定價一元八角 並裝二册 原定價一元五角 改定價一元三角半

國民大會參考資料 耿文田編 原定價一元 改定價九角

內蒙盟旂自治運動紀實 黃奮生編 原定價一元 改定價九角

五權憲政論集 金鳴盛著 定價一元五角

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 于恩德編著 原定價一元二角 改定價一元〇五分

世界經濟史 野村兼太郎等著 凌璧如譯 五册 原定價二元四角 改定價二元一角半

世界產業大全 牧野輝智著 馮達夫譯 二册 原定價二元 改定價一元八角

日本在華經濟勢力 實業部編 原定價一元二角 改定價一元〇五分

中國貨幣史綱（社會科學叢書） 吉田虎雄著 周伯棣編譯 原定價一元二角 改定價一元〇五分

人口論綱要 許仕廉著 精裝 原定價三元 改定價二元七角

社會調查大綱 言心哲著 原定價一元二角 改定價一元〇五分

海粟叢刊 西畫苑 歐洲名畫大觀（照相銅版） 五册 定價各三元

攝影之原理與技術 徐景宗編譯 原定價七角 改定價六角

攝影初步 舒新城編著 原定價一元五角 改定價一元三角半

音樂的基礎知識 朱穌典編 原定價七角 改定價六角

世界名歌選 錢歌川 凌麗茶 編譯 原定價一元二角 改定價一元〇五分

崑曲新導 劉振修編 二册 原定價一元八角 改定價一元六角

象棋譜大全 謝宣編 共三集 各四册 每集 原定價二元 改定價一元八角

中國脊椎動物之研究〔英文本〕 精裝 原定價四元五角 改定價四元

會計學概論 太田哲三著 袁愈佺譯 原定價一元六角 改定價一元四角

近代各國審計制度（中國計政學會叢書） 楊汝梅著 原定價二元 改定價一元八角

實用工商管理 吳廉銘譯 原定價一元八角 改定價一元六角

育兒心理學 吳廉銘譯 原定價九角 改定價八角

華胥社文藝論集 華胥社編 原定價一元五角 改定價一元三角半

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著 全四十册 文集十六册定價十五元 專集廿四册定價十七元 合購 原定價四十元 改定價三十元

詩賦詞曲概論 丘瓊蓀著 原定價一元二角 改定價一元〇五分

詩今選 蔣善國編 二册 原定價一元二角 改定價一元〇五分

散曲叢刊（倣宋版） 任中敏編 廿八册 原定價十四元 改定價十二元六角

古今文綜 張相編 線裝四十册 連史紙 原定價十五元 改定價十三元五角

古文辭類纂（倣宋版四部備要單行本） 清姚鼐輯 十四册 線裝連史紙 原定價六元 改定價四元五角

續古文辭類纂（倣宋版四部備要單行本） 清黎庶昌輯 十四册 線裝連史紙 原定價七元八角 改定價六元

新古文辭類纂稿本 蔣瑞藻編 線裝二十四册 原定價五元 改定價四元五角

文選（倣宋版四部備要單行本） 梁蕭統輯 唐李善註 廿二册 線裝連史紙 定價八元

經史百家雜鈔（倣宋版四部備要單行本） 清曾國藩輯 八册 線裝連史紙 原定價六元 改定價四元五角

常識文範 梁任公著 線裝四册 原定價一元四角 改定價一元二角半

新式標點實用公文示範 曹辛漢 金湛廬 編 原定價七角 改定價六角

海外工讀十年紀實 盛成著 原定價一元七角 改定價一元五角

古今義俠奇觀 適盦編 四册 原定價二元 改定價一元八角

華1772〔全〕26,3.